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公寓女郎
陈亦君／曾 胡／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催眠术般的精巧安排。

——《金融时报》



ISBN 7-221-04470-8/I·981 定价：20.50

公 寓 女 郎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陈亦君 曾 胡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公寓女郎

THIRD GIRL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陈亦君　曾　胡
责任编辑：陈继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瑞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07 千字
印　　张：9.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70-8/I·981
定　　价：20.50 元

第　一　章

赫尔克里·波洛正坐在早餐桌旁。他的右手边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巧克力。他从来都是喜欢吃甜食的，除了那杯巧克力，还有一块奶油蛋糕。这东西和巧克力一起享用非常爽口，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蛋糕是从他光顾过的第四家小店里买的。这是一家丹麦面食店，可是比附近那家所谓的法国面食店不知要强多少倍，那里除了冒牌货以外什么也没有。

他在大享其口福。他的胃感到很舒服，脑子也很平静，也许过于平静了。他已经读完了《杰作》，这是一本分析几位大侦探小说作家的书。他冒昧地说了些批评埃德加·艾伦·坡[1]的话，抱怨威尔基·考林斯[2]那种罗曼谛克的感情迸

[1] 埃德加·艾伦·坡(1809—1849)美国著名的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批评家。——译注。

[2] 威尔基·考林斯(1824—1889)英国小说家。——译注。

发缺少方法或条理，他对两位基本上是无名之辈的美国作家却赞扬备至。在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用各种方法给予称道，在认为不值得称道的地方，则铁面无私地不予称道。他看过报刊杂志上对该书的介绍，考察了该书引起的反响，他认为除了几处难以置信的印刷上的错误之外，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他对这种文学上的成就甚感快慰，对自己不得不广读博览感到得意非凡，他也以那种带着厌恶的心情，嗤之以鼻地把书往地板上一摔为乐事（尽管他总是忘不了站起身来，将书拾起，然后整整齐齐地放进废纸篓里）。当一本书值得称道的时候，他也陶醉于对这种偶或得之的好书赞赏地点头称是。

而现在呢？他正享受着愉快的小憩，这在脑力劳动之后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一个人不能永远休息，还得接着去做下一件事情。不幸的是，他不知道下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再读一些成功的文学作品吗？他不想这样做了。凡事恰到好处就该歇手，这是他的准则。不过，事情实质上是，他已经厌腻了。他所发奋从事的工作全是如此紧张的脑力劳动，它们已经太多了。这使他养成了坏习性，使他不得休息……

真叫人气恼！他摇了摇脑袋，又呷了一口巧克力。

门打开了，他那训练有素的仆人乔治走了进来。他的神态毕恭毕敬，而且略带歉意。他咳嗽了一声，斯斯艾艾地说，“有一位——”他顿了顿，“——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登门来访。”

波洛惊讶而又有些厌恶地望着他。

"这个时间我不见客。"他斥责道。

"是，先生。"乔治附和道。

主仆二人相互望着。有时，他们之间交流思想困难甚多。每逢这种时候，如果提一个恰当的问题，乔治就能用声音的抑扬顿挫、暗示或选择特殊的字眼把想要说的事情说明白。波洛琢磨着，眼下提什么问题才恰如其分。

"来的年轻小姐长得漂亮吗？"他审慎地问道。

"以我看——不漂亮，先生，不过，各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

听到这个答复，波洛考虑了一下。他想起来了，刚才乔治说"年轻小姐"这个词之前，略为犹豫了一下。乔治在通报社交方面的来客上是个很精细的人。他拿不准这个来访者的身份，不过，他还是给她报了个好身份。

"那么你认为她是个有身份的小姐，而不是——譬如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女人喽？"

"我想是这样的吧，先生，虽然这年头往往弄不清楚。"乔治由衷感到遗憾地说道。

"她说了要见我的理由了吗？"

"她说——"乔治说话的时候有些勉强，并像往常一样对此表示了歉意，"她想和你谈谈，因为她可能犯了谋杀罪。"

赫尔克里·波洛目瞪口呆了。他扬起了双眉。"可能犯了谋杀罪？难道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她正是这么讲的，先生。"

"莫名其妙，不过，也许很有意思。"波洛说。

“这大概是——是个玩笑吧，先生。”乔治疑惑地说。

“我想什么可能都有，”波洛承认道，“不过，一个人很难认为——”他举起了杯子，“五分钟以后带她进来。”

“是，先生。”乔治退了下去。

波洛喝完了最后一口巧克力。他把杯子推到一旁，站起身来。他走到壁炉前，对着悬在壁炉架上的镜子，仔细地整理了一下八字胡，随后，满意地转过身来，回到了椅子上，等待着来访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毫无把握……

也许，他希望能看到某种与自己对女性魅力的估计相近的情况。“苦恼的美人”这个陈腐词儿也就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了。当乔治转了回来，将来访者引进门时，他大失所望。他暗自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眼前的根本不是什么美人——也看不出有什么苦恼，说她略为有些困倦倒比较恰当。

“呸！”波洛厌恶地想，“这些姑娘们！难道她们真不想有点儿出息了吗？好好打扮打扮，穿得像样点儿，到高级理发师那儿好好地梳理梳理，这样她也许还算看得过去。可现在像个什么样！”

来访者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乱蓬蓬的头发披散在肩头，翠蓝色的大眼睛里带着一种怅然若失的表情。她的衣着可以说是她这一代人所喜欢穿的。黑色的高腰皮靴，不怎么干净的白色透孔长毛袜，一条小里小气的裙子，一件又长又邋遢的厚羊毛套衫。任何一个和波洛同时代同年龄的人只会想到把这个姑娘送到浴盆里去洗一洗，并且越快越好。在他沿街散步的时候，他常常有与此相

同的感触，成千上百的姑娘全都是这副模样，看上去全都显得肮里肮脏的。然而，不同的是，这个姑娘的样子好像是最近刚刚溺过水，被人从河里救上来似的。他想，这种姑娘其实并不是真脏，而是处心积虑故意弄成这副样子的。

他像往常那样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和她握了握手，拉出了一把椅子。

“小姐，你要见我吗？请坐。”

“哦。”那姑娘用有点儿透不过气似的声音叹道，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1]”波洛说。

她踌躇着。“我想，我倒宁愿——站着。”那对游疑的大眼继续盯视着他。

“那就请便吧。”波洛重新坐回了椅子中，望着她。他在等待着。那姑娘来回蹭着脚。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然后又抬眼望着波洛。

“你——你就是赫尔克里·波洛吗？”

“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

波洛觉得，她大概需要点儿帮助才行，便带着帮她一把的口气说，“我的仆人告诉我，你想和我谈一谈，因为你认为你‘可能犯了谋杀罪’。是这么回事吗？”

那姑娘点了点头：“对。”

“这可绝对不是一件可以含糊的事情。你一定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犯了谋杀罪。”

[1] 原文是法语：Eh bien. ——译注。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我是说——"

"来吧,"波洛和蔼地说,"请坐下来,松驰一下,把事情从头到尾讲给我听。"

"我并不认为——哦,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这事难透了。我已经——已经改变主意了。我并不想失礼,不过——嗯,我想,我最好还是走吧。"

"喂,拿出勇气来嘛。"

"不,我办不到。我原来以为,我能到这里来——来问问你,问一问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可是,我不能问了,你知道。太不一样了——"

"和什么不一样?"

"我非常抱歉,我的确不想失礼,不过——"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望了望波洛,又将目光转开了,突然间,她脱口说道,"你太老了。谁也没跟我说过,你年纪这么大。真的,我不想失礼,可是——就是这样。你太老了。我的确很抱歉。"

她突然转过身去,慌慌张张地跑出了房间,就像一只扑到了灯上的绝望的飞蛾。

只听得前门砰然一声响,波洛张口结舌了。

他突然喊道:"名字,留个名字,留个名字[①]……"

---

① 原文为法语:Nom d'un nom d'un nom.——译注。

第二章

1

电话铃响了起来。

赫尔克里·波洛好像压根儿没听到似的。

电话铃刺耳地响着,没完没了。

乔治走进了房间,向电话机走去,满腹狐疑地瞥了一眼波洛。

波洛打了一个手势。

“随它响去。”他说。

乔治顺从地离开了房间。电话还在响个不停,那烦人的刺耳声音没完没了。突然,它不响了。可是,过了一两分钟,它又响了起来。

“哎呀,活见鬼[1]! 一定是个女人——肯定是个女人。”

[1] 原文为法语:Sapristi.——译注。

他叹了口气，站起来，向电话机走去。

他拿起听筒。“喂。”他说道。

“你是——波洛先生吗？”

“我就是。”

“我是奥利弗太太——有些不像你的声音。一开始我都没听出来。”

“早安[1]，太太，你还好吧？”

“哦，我很好。”听筒里传来了阿里亚登·奥利弗往常的那种欢快的嗓音。这位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与赫尔克里·波洛的关系很好。

“给你打电话的时间早了些，不过我想请你赏光。”

“是吗？”

“侦探小说作家俱乐部每年有一次聚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来做今年的特邀讲演人。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真是太好了。”

“什么时间？”

“下个月——二十三号。”

电话里传过去深深的一叹。

“唉！我太老啦。”

“太老了？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根本就谈不上老。”

“你这么想吗？”

“当然啦。你会讲得很出色的。你可以给我们讲许多动听的、真实的犯罪故事。”

---

① 原文为法语：Bonjour. ——译注。

“可有谁想听呢？”

“谁都想听。他们——波洛先生，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听起来你好像心烦意乱似的。”

“是呀，我烦得很。我的感觉——啊，哦，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那你告诉我吧。”

“我干嘛要小题大做呢？”

“为什么不呢？你最好到我这儿来，讲给我听。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下午吧。来和我一起喝茶。”

“午茶我是不喝的。”

“那你可以喝咖啡。”

“我通常也不在那个时间喝咖啡。”

“巧克力呢？上面再加些雪花奶油怎么样？要不来杯补汁？你是喜欢喝补汁的。或者喝柠檬汁。再不然就喝桔子水。或者，要是我弄得到的话，你可以来点儿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怎么样——”

“啊，这可不行！它糟透了[1]。”

“还有你非常喜欢喝的加糖果汁。我知道，我的食品柜里还有半瓶‘里本那’呢。”

“‘里本那’是什么？”

“一种黑醋栗果汁。”

“真的，在你的面前谁都得认输！你真算是尽力而为了，太太。我被你的热心感动了。今天下午我不胜愉快地奉陪

[1] 原文为法语：Ah ca，non，par exemple！——译注。

你喝一杯巧克力吧。"

"好。到那时你得把让你心烦的事通通告诉我。"

她挂断了电话。

2

波洛考虑了片刻。随后他拨了一个号码。不一会儿，他说道："是戈毕先生吗？我是赫尔克里·波洛。你现在忙得脱不开身吗？"

"一般，"戈毕先生说道，"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波洛先生，如果你还像平常那么着急的话，我可以满足你——哦，我要说我的那些年轻人是能设法把当前手头的大多数事情办好的。当然啦，好小伙子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找了。这年头他们都自恃高强，以为他们自己是不学就会，无师自通的。不过，算啦！不能指望既年轻又阅历深的人了。我将高兴地听候你的吩咐，波洛先生。也许，我可以派上一两个像样些的小伙子。我想，还是老差使——搜集情报吧？"

当波洛详细地说明要叫他们干什么的时候，他频频点头，洗耳恭听。和戈毕先生谈完之后，波洛又给在苏格兰场[1]的一位朋友挂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挂通了。当他听完了波洛提出的要求之后，答道：

"你不再需要别的了，对吗？你一点儿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谋杀，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受害

① 即伦敦警察厅。——译注。

者都不清楚。老朋友，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似乎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又不表赞同地补充了一句，“看来，你实际上还什么都不了解！”

3

那天下午四点十五分，波洛坐在奥利弗太太的客厅里，津津有味地啜着一大杯上面盖着冒泡的雪花奶油的巧克力，这是女主人刚刚放在他身边的一张小桌上的。除此以外，她还准备了满满的一小盘猫舌饼干。

“亲爱的太太，真是太蒙盛情了。”他有些吃惊地从自己的杯子上面望着奥利弗太太的发型和墙上那崭新的糊墙纸。他觉得它们都挺新奇。他上一次见到奥利弗太太的时候，她的发型简朴而又正派。可是眼下，她那丰满的卷发，做成了复杂错综的式样。他认为，这种极其华美的发型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他心里思忖着，奥利弗太太常常会突然之间激动起来，要是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有多少假发卷会出人意外地掉下来呢。至于那糊墙纸……

“这些樱桃——都是新的吗？”他挥了一下勺子。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置身在一座樱桃园中似的。

“你认为它们太多了吧？”奥利弗太太问道，“糊墙纸这东西，事先很难预料到它们的效果如何。你认为我的旧糊墙纸比这个好，是不是？”

波洛隐隐约约地记起，旧糊墙纸的图案是森林中许多色彩明丽的热带鸟。他觉得不禁想说上一句：“万变不离其

宗[1]。”不过，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客人终于将杯子放进了茶碟，心满意足地往坐椅的后背一靠，擦了擦挂在小胡子上的星星点点的奶油泡沫。这时，奥利弗太太问道：“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也很简单。今天早晨，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我让她约个时间再来。每人都有日常工作要做嘛，这你是理解的。她回话说，她想马上就和我见面，因为她认为她可能犯了谋杀罪。”

“这话真怪。难道她自己不清楚吗？”

“正是如此！前所未闻[2]！我吩咐乔治把她请了进来。她站在那里不愿意坐下！就那么站着，瞪眼望着我，像个头脑迟钝的人。后来，她忽然说她改变主意了。她说，她不想失礼，不过——（你猜她说什么？）——说我太老了……”奥利弗太太赶忙说：“哦，姑娘们就是那样。不管是谁，只要一过三十五，她们就认为是半截人士了。你一定明白，这些姑娘们，她们连常识都不懂。”

“我听了很伤心。”赫尔克里·波洛道。

“嗐，我要是你的话，我才不放在心上呢。当然，这话讲得也太鲁莽了。”

“那倒没什么。问题不光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很担忧。是的，我太担忧了。”

“哦，我要是你的话，一定会忘个一干二净的。”奥利弗

[1] 原文为法语：Plusc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 ——译注。

[2] 原文为法语：C'est inoui! ——译注。

太太满不在乎地建议道。

"你不明白。我是为这个姑娘担忧。她找我原是为了寻求帮助的。可后来她认准我太老了,老得帮不了她的忙了。当然,她什么都没讲就扬长而去是不对的。然而,我得对你说,那姑娘是需要帮助的。"

"我认为,她实际上并不需要帮助,"奥利弗太太哄着他说,"姑娘们总是爱大惊小怪。"

"不,你错了。她需要帮助。"

"你不是认为她真的犯了谋杀罪吧?"

"为什么不呢?她说她犯了嘛。"

"是啊,不过——"奥利弗太太停住不往下说了。"她是说,她也许犯了,"她慢吞吞地说。"可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问得恰到好处。这话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她谋杀了谁呢?或者,她以为她谋杀了谁呢?"

波洛耸了耸肩膀。

"她为什么要谋杀这个人呢?"

波洛又耸了耸肩膀。

"当然,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当奥利弗任她的想象力驰骋起来的时候,她开始活跃起来了。"可能她开车轧了人而没有停车。也可能是在一个悬崖上有个男人要强奸她,经过一番搏斗,她把他推了下去。还可能是她无意中给某人拿错了药。再不然她可能去过某个服麻醉药片的人的聚会,和什么人干了一架。她可能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刺伤了人。她——"

“够了，太太，够了[1]！”

可是，奥利弗太太一个劲儿地往下说着。

“她也许是位手术室的护士，施错了麻醉药，或者——”她停住了，突然急于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她长得怎么样？”

波洛考虑了一会儿。

“像奥菲利娅[2]，但身材没有吸引力。”

“哎呀，天哪，”奥利弗太太说，“你这么一说，她差不多就在我的眼前了。真是怪呀。”

“她不是个能干的人，”波洛说，“我是这么看的。她不是那种能够应付困难局面的人，也不是那种对势必要出现的危险有先见之明的人，她恰恰是人们四处寻找拿来作为牺牲品的那种人。”

可是，奥利弗太太不再听他说话了，她用波洛熟悉的手势，双手抓着她那满头的发卷。

“等一等，”她极其兴奋地喊道，“等一等！”

波洛扬起双眉，等待着。

“你还没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呢。”奥利弗太太说。

“她没有留下姓名，太不凑巧了，我同意你的说法。”

“等一等！”奥利弗太太怀着同样的兴奋情绪恳求道。她松开了抓着头发的双手，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头发散落了下来，披散在肩头，一个属于高档货的发卷从头发上掉到了

① 原文为法语：Assez. ——译注。

② 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中的人物，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的未婚妻。——译注。

地板上。波洛将它拾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桌子上。

“那么，”奥利弗太太突然恢复了镇静，她别上了一两个发卡，边想边点着头说道，“是谁对这个姑娘提到你来着，波洛先生？”

“据我所知，没有人向她提到过。自然啦，毫无疑问，她听说过我。”

奥利弗太太想“自然啦”这个词用得一点儿也不恰当。波洛凭什么那样自信任何人都自然会听说过他的大名呢。其实，提起赫尔克里·波洛这个名字时，还有相当多的人只会面面相觑，不知其为何许人呢，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更是如此。“可是这一点，”奥利弗太太想，“我该怎样向他讲而又不至于伤害他的感情呢？”

“我想，你错了，”她说，“姑娘们——嗯，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对侦探这类事是不大了解的。他们不会知道侦探们的大名的。”

“谁都会听说过赫尔克里·波洛的。”波洛志得意满地说。

这对赫尔克里·波洛来说是一个信条。

“不过，现在他们所受的教育十分糟糕，”奥利弗太太说，“真的，他们只知道那些流行歌星、大众乐团和迪斯科高手的名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如果你需要某个特殊的人，我指的是医生、侦探或者牙科大夫——哦，我是说，你会去请教某个人——问一问，该去找谁合适？这样，那个人就会说——‘亲爱的，你得去找住在安妮王后街的那个了不起的人，他三下五除二，就能给你治好病的’；要么就是‘有一

次我所有的钻石都被偷走了，亨利要是知道准会大发雷霆的，因此我不能去找警方报案，可是，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侦探，考虑问题周密之极，他把那些钻石全都给我找回来了，亨利压根儿也不知道。'——事情常常就是这样的。是有人叫她去找你的。"

"对此我深表怀疑。"

"不跟你讲，你是不会知道的。现在，我正在告诉你呢。我也刚想起来，是我叫那姑娘去找你的。"

波洛目瞪口呆了。"是你？可刚才你怎么不立刻告诉我呢？"

"因为在你讲到奥菲利娅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她长着一头像是湿透了的长发，相貌很一般，这好像是在讲一个我曾经见到过的人，就在最近见到的。接着我就想起是谁来了。"

"她是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她。我们曾经在一起谈论过私家侦探——我提到了你，和你以往的一些惊人之举。"

"你把我的地址给她了？"

"没有，我当然不会给她。我根本没想到她要去找侦探什么的，我以为我们不过是谈谈而已。可是我几次提到了你的名字，这样，就很容易在电话簿里找到你的地址，径直去找你了。"

"你们谈到谋杀吗？"

"我记不得了。我甚至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谈起侦探来的

——除非，是的，也许是她起的这个话头……”

“那么，给我讲讲吧。尽可能讲得全一些——既然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你就把你知道的关于她的情况都告诉我吧。”

“哦，那是上个周末的事。我在洛里默的家里，他们除了把我和他们的几个朋友邀请在一起喝点儿酒以外是不过周末的。那里有几个人——我过得并不很痛快，因为你是知道的，我其实并不喜欢喝酒，所以他们就只好给我去找不含酒精的饮料，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麻烦。后来，他们又对我讲了一些话，你知道，说他们怎么喜欢我的书啦，他们是如何一直想见到我啦——这使我感到怪不高兴的，觉得又心烦又无聊。不过我还是多多少少地应付了一下。他们说他们如何喜欢我笔下的那位了不起的侦探斯文·杰尔森。要是他们知道我多么讨厌他就好了！可是，我的出版商总是说，我不应该这样讲。不管怎么样，我想，关于实际生活的侦探这个话题就是这样说起来的。我稍稍谈到了你，这个姑娘便凑过来，站在那里听。当你说到相貌平常的奥菲利娅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就觉得似曾相识。我在想，到底是谁给我留下过这样的印象呢？后来，我想起来了，‘没错，就是那天聚会碰到的那个姑娘。’我认为她就在那儿，要不就是我把她和另外一位姑娘弄混了。”

波洛叹了口气。和奥利弗太太在一起总是需要很大的耐性才行。

“和你一起喝酒的人都是谁？”

“我想，有个叫特里富西斯的，要不然就是叫特里赫恩。

反正就是那一类名字——他是个阔佬，很有钱，在伦敦商业区有点儿名气，可是，他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南非度过的——"

"他有太太吗？"

"有。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比他小得多，长着一头金发，她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的女儿是头一位太太生的。还有一位老得出奇的伯父，耳朵聋得厉害。他的地位极其显赫——名字后面挂着一大堆头衔。是个海军上将或空军元帅之类的人物。我想，他也是个天文学家。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有一具从房顶伸到外面去的望远镜，我想这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罢了。在场的还有一个外国女郎，她老是跟在那个老头儿的屁股后面。我相信她是跟他一起到伦敦来的，照看他，别让他被车轧了。她长得很标致。"

波洛的脑子就像个人类计算机一样将奥利弗太太向他提供的情况进行了分类归纳。

"那么住在那幢房子里的是特里富西斯先生和他的太太了——"

"不是特里富西斯——现在我想起来了——是叫雷斯塔里克。"

"这可完全不是同一类型的名字呀。"

"是的，这是康沃尔[1]人的名字，对吧？"

"这么说，住在那里的是雷斯塔里克先生和他的太太，以及那位尊贵的上了年纪的伯父了。他的名字也叫雷斯塔

---

[1] 英格兰的一个州。——译注。

里克吗?"

"是叫罗德里克爵士什么的。"

"还有一个陪伴姑娘,搞不清她是干什么的,再就是一个女儿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想,没有了吧——可是,实际上我也不了解。顺便提一下,她的女儿不住在家里,只是周末的时候才去。我想,她和她的继母合不来。她在伦敦有工作,她找了个他们不怎么喜欢的男朋友,这是我听说的。"

"看起来,你好像对这个家庭很了解。"

"哦,都是些偶然听到的事儿。洛里默家的人全都十分健谈,总是喋喋不休地扯别人的闲话。你可以听到很多关于周围的人的流言蜚语。有时候你都分不清他们说的是谁。有可能我也被弄糊涂了。我希望我能想起那个姑娘的教名来。它好像和一首歌有关系……叫托拉?让我自己念叨念叨,托拉。托拉,托拉。大概像这个名字,再不就是迈拉?迈拉,啊,迈拉,我的爱完全属于你[1]。有点儿像这个。我梦见我住进了汉白玉的宫殿。叫诺玛?我是想说叫马里塔娜?诺玛——诺玛·雷斯塔里克。对了,我敢肯定。"随后,她又加了一句,"她是个三姑娘。"

"我想,你说过,你认为她是个独生女。"

"是的——我想是的。"

"那你说她是三姑娘是什么意思呢?"

---

[1] 这句是歌词,其中有的字的发音与奥利弗太太要回忆的名字的发音相近。下句同。——译注。

“天哪，难道你居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姑娘吗？你不看《泰晤士报》吗？”

“我看有关死生婚嫁的消息，我对这类东西感兴趣。”

“不，我指的是正面的广告版。只不过这一版现在不在正面了。所以，我正琢磨着另外订一份报纸呢。不过，我可以拿来给你看的。”

她走到侧面的一张桌子前，抓起了《泰晤士报》，翻了翻，然后递给了他。“就在这儿——你瞧。‘舒适的二层楼公寓征求三姑娘，一人一间，有暖气。地点：伯爵巷。’‘征求三姑娘，合住一套公寓，一人一间，每周租金五几尼[1]’。‘征求四姑娘。摄政公园。一人一间。’眼下姑娘们就喜欢这么住。这比在私人家里寄宿包伙或住寄宿旅馆强。主租的姑娘租上一套带家具的公寓，然后和其他人共同担负租金。第二姑娘通常是主租姑娘的朋友。如果她们不认识别的人了，便登广告征求第三姑娘。而且，像你看到的那样，她们还千方百计地设法使第四个姑娘挤进来一起住。第一姑娘住在最好的房间里，第二姑娘付的钱就少一些，第三姑娘住的是斗室，房租就更少一些。她们自己商定，一个星期中的哪一天夜晚谁占用这套公寓。安排得非常通情达理。”

“那个名字可能叫诺玛的姑娘住在伦敦的什么地方？”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实际上我对她一无所知。”

“可是你能了解到吗？”

“哦，是的，我想这倒不费什么事。”

---

① 英国旧币名称。——译注。

“你肯定没有谈到或提到任何意外的死亡吗?”

“你指的是伦敦发生的意外死亡呢——还是雷斯塔里克家的?”

“指哪个都行。”

“我不这么想。要不要我看看我还能了解到什么情况?”

奥利弗太太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眼下,她已经被这件事情打动了。

“那太感激不尽了。”

“我要给洛里默家打电话。实际上,现在打正是时候。”她朝电话机走去,“我得找个理由才成——要不瞎编个事儿吧?”

她委決不下地望着波洛。

“自然应当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女人——对你来说这不是件难事儿。不过——别太异想天开了,这你是明白的。要适当。”

奥利弗太太心领神会地瞥了他一眼。

她拨了拨电话,要求接通她要的号码。她转过头来,小声说:“你带着铅笔、纸或笔记本吗?好把姓名、住址、地点都记下来。”

波洛已经拿好了笔记本,肯定地点了点头。

奥利弗太太又转向她手里拿着的话筒,讲了起来。波洛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单方面的讲话。

“哈罗,请你给我找——啊,是你呀,内奥米。我是阿里亚登·奥利弗。哦,是的——嗯,那次人可真不少……噢,你是说那个老伙计吗?……不,你知道我不……几乎瞎了眼?

……我原以为他是和那个外国小妞儿一起到伦敦来的呢……是呀,有时候也真够他们担心的——看起来她好像挺能驾驭他,……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向你打听一下那个姑娘的住址——不,我指的是雷斯塔里克家的姑娘——是住在南金区的某个地方,对吗?要不然就是在骑士桥?哦,我答应过送她一本书,地址我记下来了,不过,还是老样子,照样给丢失了。现在她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是叫托拉还是叫诺玛来着?……是的,我想是叫诺玛,……等一等,我拿支铅笔来……是的,好了……鲍罗登公寓大厦67号……我知道——就是那座看上去很像沃姆伍德·斯库拉布斯监狱的大楼……是的,我相信那些公寓有中心供暖系统,是很舒服的……和她同住的另外两个姑娘是谁啊?……是她的朋友?……还是登广告征求来的?……克劳迪娅·里斯-霍兰……她父亲是个议员,对吗?另外一个是谁?不,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我想,她也不错吧?……她们都干些什么?她们好像总是当秘书的,是吗?……噢,另一个姑娘是个搞室内装饰的——你认为——在一个美术馆工作——不,内奥米,当然,我真的不想知道——就是有点儿纳闷——眼下这些姑娘都干些什么?——噢,我了解这些对我写书是有帮助的——一个人总是想跟上潮流嘛……你告诉过我关于那个男朋友是怎么回事来着……是的,不过,真是没办法啊,对吗?我是说,姑娘们总是爱干啥就干啥……他的长相太要不得吗?他脏得连脸也不刮吗?——噢,是那种人——穿着锦缎背心,栗色长卷发——披散在肩头上——是呀,很难分清他们是姑娘还是小子,对吗?——是的,他们要是长得好

看的话，有时候看上去就像凡戴基[1]作品里的人物……你说什么？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哦，我猜你也常常和后母争吵的吧？我想，这个姑娘在伦敦找到了工作，她一定挺高兴吧？别人说的闲话你怎么看呢？……怎么，他们搞不清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啊——一个护士吗？——和詹纳家的家庭女教师谈过？你是指她的丈夫吗？噢，我明白了——医生们什么也没发现……不，人的本性太坏了。……哦，是胃，对吗？……可是多可笑啊。你的意思是，有人说过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安德鲁——你是说用附近的那些除草剂很容易就能办到——是的，不过为什么呢？……我是说，情况并不是他多年不喜欢他的太太——她是第二位太太——比他小得多，而且长得挺漂亮……是的，我想，那也许是——不过，那个外国小妞儿为什么也想插一杠子呢？……你的意思是，她也许对雷斯塔里克太太对她讲过的一些话非常不满……她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小妞儿——我想，也许安德鲁曾经迷恋过她吧——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这可能使玛丽感到恼火，这样她就可能狠狠地骂过那个姑娘，而且——"

奥利弗太太的眼角瞥见波洛正向她一个劲儿地打手势。

"等一等，亲爱的，"奥利弗太太对着电话讲道，"面包师傅来了。"波洛露出不悦的神色，"别挂断。"

---

[1] 安东尼·凡戴基(1599—1641)，佛兰德斯著名画家。佛兰德斯为欧洲中世纪时的伯爵领地，包括今比利时及法国的一部分。——译注。

她放下话筒，匆匆穿过房间，把波洛推到房内用早餐的角落。

"怎么了？"她屏着呼吸问道。

"面包师傅，"波洛轻蔑地说，"我？"

"哦，我不得不随口说点儿什么。你刚才打手势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你都明白了吗——"

波洛打断了她的话。

"你一会儿会告诉我的。我了解得够多的了。我想让你做的事情是，运用你那敏捷的即兴创作能力，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好让我去拜访一趟雷斯塔里克家，譬如说你的一个老朋友，不久就要到附近来住什么的。也许你可以说——"

"交给我办吧。我会想出点子来的。你是不是要换个假名字？"

"当然用不着换。咱们最好把事情弄得简单些。"

奥利弗太太点了点头，急忙回到了还搁在那里的电话机旁。

"内奥米吗？我记不得刚才咱们谈的是什么了。一个人聊到劲头上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有什么事来打断。我连开始时是为什么事给你打电话的都记不清了——噢，对了——是关于托拉那孩子的地址的事——我说的是诺玛——你把地址给我了。不过，还有点儿事我想——哦，想起来了。我有一个老朋友，一个最有意思的矮个子男人。事实上那天在你们那儿的时候我还谈起过他。他的名字叫赫尔克里·波洛，他不久就要搬到雷斯塔里克家附近去住了。他非常想见一见老罗德里克爵士。他知道许多关于爵士的情况，对他本

人，对他在战争中的一些了不起的发现，还有他所做的一些科学工作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管怎么样，波洛先生非常想去拜访他，并向他致意，他就是这么讲的。你看这行吗？你是不是先跟他们打个招呼？是的，他大概会突然去拜访的。告诉他们，让他讲几个精彩的间谍故事。他——什么？啊！你的割草机？是啊，你当然该走了。再见。”

她放下听筒，一屁股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天哪，真把人给累死了。还可以吗？”

“还不坏。”波洛道。

“我刚才想，我最好把事情都挂到那个老头儿身上，这样，你就有机会见到那帮人了，我想这就是你的目的。一个人在谈科学的时候总是可以含糊其辞的，而你呢，在到那里去以前是可以想出一些比较明白的，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的题目来的。现在，你想听听她刚才都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我猜想，那是在扯闲话吧。是关于雷斯塔里克太太的健康状况吗？”

“对了。她好像得了一种怪病——基本上是肠胃方面的——医生们都觉得摸不着头脑。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她就好了，看来说不出什么过硬的理由来。于是她便回到了家里，可这毛病又发作了——医生们还是摸不着头脑。这样，人们就开始说闲话了。闲话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护士最先说的，她的姐姐告诉了邻居，这位邻居每天都要出门工作，又把这话告诉了别的人，这也真怪。后来，人们就议论纷纷，说她丈夫一定在想法毒死她。遇上这种事人们总是这样讲的——不过在这件事上，看来实在讲不通。所以，我和内奥米

都对那个陪伴女郎感到纳闷，她是那种给老头做伴的秘书之类的人——所以，事实上认为她会下除草剂给雷斯塔里克太太吃是毫无道理的。”

“我听得出来，你还设想了一些理由呢。”

“哦，可能总是有的嘛……”

“企图谋杀……”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道，“不过尚未实行。”

第　三　章

奥利弗太太驾驶着汽车开进了鲍罗登公寓大厦的内院。停车场上满满地停着六辆小轿车。还在奥利弗太太犹豫不决的当儿，一辆汽车退了出来，开走了。奥利弗太太急忙将车正正地开进了那个空档。

她迈出车来，砰地一声将车门带上，站在那里抬头望着天空。这是一座近年落成的大厦，是在上次战祸中一枚地雷爆炸后的空地上建起来的。奥利弗太太想，这座大厦像是整个地从大西路迁过来的，但是，完全没有像云雀羽毛牌刮脸刀片那样的花哨的装璜，它是作为一座公寓大厦座落在这里的。它看上去极为实用，不论它的建筑者是谁，显然都不屑于为它添加任何装饰。

现在正是车水马龙的时刻。一天的工作行将结束，庭院里汽车和人流进出不息。

奥利弗太太瞥了一眼手表，六点五十分。依她的判断，来得正是时候。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是有职业的姑娘们返回住地重新梳装打扮，换一身外国产的紧身长裤或穿上她们喜爱的衣装再一次出门去的时候，要不就是安心搞家务，洗洗小件衣物和长统袜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真是值得一试的好时候。这座公寓大厦的东西两侧全是一个模样的，正中间是个大转门。奥利弗太太选定了左侧，不过马上就发觉自己错了。左侧房号全是100到200号的。于是，她向另一侧走去。

67号在七层楼。奥利弗太太揿了一下电梯的按钮，电梯发出怪吓人的响声，电梯门像一张打哈欠的嘴一样地打开了。奥利弗太太走进了那个打着哈欠的开口。乘坐现代化的电梯，她总是觉得提心吊胆。

砰的一声，电梯门关上了。电梯开始上升。不一会儿，它就停住了（这也是怪吓人的！）。奥利弗太太像只受了惊吓的兔子一样赶忙跑了出来。

她抬头望望墙面，沿着左边的楼道走去。她来到了正中钉着67号金属字码的那个门前。就在她走到门前时，那个"7"字从门上掉了下来，落到了她的脚面上。

"这地方不欢迎我。"奥利弗太太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疼得退了几步，战战兢兢地捡起了那个字码，把它又钉回到门上。

她按了按门铃。也许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吧。

可是，门几乎立刻就打开了。一个身材颀长，模样漂亮的姑娘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色衣服，配着一

条特短的裙子和一件白绸衬衣，连鞋也穿得整整齐齐。她的黑头发向上梳起，化妆得精心脱俗。由于某种原因，她对奥利弗太太怀着几分戒意。

"哦，"奥利弗太太说道，鼓起劲来讲出了要说的话，"雷斯塔里克小姐不知在不在？"

"不在，对不起，她出去了。我可以给她转个话吗？"

奥利弗太太在接着说话之前，又"哦"了一声。她装模作样地拿出了用棕色的纸草草包就的一个小包。"我答应过送她一本书，"她解释道，"是我写的一本她没有读过的书。但愿我没记错，就是这本书。我想，她不会马上回来吧？"

"我的确说不准。我不知道她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噢。你是里斯一霍兰小姐吗？"

那姑娘看起来有点儿吃惊。

"是的，我就是。"

"我见过你的父亲。"奥利弗太太道。她接着说，"我是奥利弗太太，写书的。"她用通常那种看上去心中有愧的样子补充了一句，她作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地拿出这副神态的。

"请你进来好吗？"

奥利弗太太接受了这个邀请，克劳迪娅·里斯一霍兰把她引进了起坐间。这套公寓的所有房间都弄成一模一样的人造原木装饰。这样，房客们就可以挂上他们的现代画或按他们喜欢的方式再加装饰了。这里有一套基本上是现代的嵌入式家具，食橱，书架及其它一些东西，一张长沙发和一张拉出式的桌子。房客们可以添置一些私人的零星物品。

房间里也有体现个性的东西：在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哈里昆画像[1]，另一面墙上是一幅模板印成的画，画面上一只猴子在棕榈树枝上摇来荡去。

“奥利弗太太，我想诺玛看到你的书会高兴得不得了的。你不想喝点儿什么吗？喝雪利酒怎么样？杜松子酒呢？”

这姑娘有一种地道的出色的女秘书的行动轻捷的风度。奥利弗太太谢绝了。

“从你这里往外看风景美极了。”她说着，向窗外望去，落日的光芒直射进她的双眼，使她一时有些睁不开眼睛。

“是啊。不过电梯出毛病的时候，就不那么妙了。”

“我倒没想到这样的电梯还能出毛病。它简直——简直壮得像个机器人。”

“是最近才安装的，可它也强不了什么。”克劳迪娅说，“它得经常调整和拾掇。”

另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边走边说着：

“克劳迪娅，你记得我在哪儿放着——”

她停住了，望着奥利弗太太。

克劳迪娅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弗朗西丝·卡里——奥利弗太太。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

“噢，太叫人高兴了。”弗朗西丝说。

她是一个修长、苗条的姑娘，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过

① 意大利、英国等喜剧或哑剧中的头戴面具、身穿五颜六色衣服的角色。——译注。

重的化妆使她的面部显得极为苍白，眉毛和睫毛稍微有些往上弯——因为涂着染睫油，这种效果就更明显了。她穿着一条紧身的天鹅绒长裤和一件厚毛线衫。她是个与活泼而又能干的克劳迪娅截然不同的人。

“我带来了一本我答应过要给诺玛·雷斯塔里克的书。”奥利弗太太说。

“啊！——真可惜，她还在乡下呢。”

“她还没回来吗？”

一时没答复。奥利弗太太觉出这两个姑娘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以为她在伦敦有工作呢。”奥利弗太太说，尽力表露出一种天真的惊讶的神色。

“噢，是的。”克劳迪娅说，“她在一家室内装饰店工作。她有时带着各种图案，被派到乡下去。”她笑了笑。“我们住在这儿都是各行其事的。”她解释道，“我们随便来来去去——一般是不费心留什么口信的。不过，我一定不会忘记在她回来时把你的书交给她。”

没有什么比随口解释更容易的事了。

奥利弗太太站起身来。“好吧，那就多谢你了。”

克劳迪娅陪她走到了门口。“我要告诉我爸爸说我见到了你。”她说，“他可爱读侦探小说了。”

关上门之后，她走回了起坐间。

弗朗西丝那姑娘正靠在窗户上。

“对不起，”她说，“我太唐突了吧？”

“我刚才也说诺玛出去了。”

弗朗西丝耸了耸肩。

“我真说不上。克劳迪娅，这姑娘跑哪儿去了。星期一她怎么也不回来？她到哪儿去啦？”

“我想不出来。”

“她没有和家里人在一起吧？她是回家去度周末的。”

“没有。实际上，我已经打电话找过她了。”

“我看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吧……尽管如此，她——哦，她显得有些古怪。”

“事实上她并不比其他人更古怪。”不过，这话听上去说得并不那么肯定。

“哦，她确实有些古怪，”弗朗西丝道，“有时候，她让我觉得害怕。你知道，不正常。”

她突然笑了起来。

“诺玛不正常！克劳迪娅，你知道她不正常，尽管你不承认这一点。我想，这是你对雇主的忠诚吧。”

第　四　章

赫尔克里·波洛沿着隆贝辛的主要街道走着。如果你能把实际上是仅有的一条街称之为主要街道的话，那么，隆·贝辛这地方就是这样的。它是那种看上去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村庄，村里有一座引人注目的教堂，教堂的塔楼高耸，院子里长着一棵苍劲雄健的水松。村子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店，门类齐全。其中有两家古玩店，一家摆的差不多全是剥了皮的松木壁炉架，另一家的店堂则堆满了各种古地图，为数不少的瓷器，其中大部分都是有缺口的，几个被虫蛀了的陈年橡木箱，几架玻璃器皿，几件维多利亚时代[1] 的银器，它们摆得满满腾腾的，颇有些碍手碍脚。这里有两家咖啡馆，全都腌臜龌龊之极。有一家篮子商店倒还看得过眼，

① 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1837—1901)。——译注。

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庭制品。还有一家邮局兼蔬菜水果店，一家以出售女帽为主的服装店。这里也有一家儿童鞋店和一家能选购到各色商品的缝纫用品店，一家兼售报刊纸烟和糖果的文具店。还有一家毛料商店，它显然是这个地方的一家有贵族气派的店铺。两个头发银灰、表情严肃的女店员管理着一个接一个的摆着各类针织衣料的货架。在一头的艺术刺绣柜台上，有许多衣服的剪裁式样和编结花样。就在不久前，当地的一家食品杂货店已经发展成了所谓的"超级市场"，配备着一叠叠的金属丝篮筐，各种食品和洁净用品，全都装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纸盒里。村里还有一家小企业，一面小橱窗上用艺术字横写着"利拉公司"的字样，橱窗里陈列着一件流行式样的法国罩衫，带着"最新款式"的标签，还有一件海军衫和一件贴着"不配套穿"标签的紫色纹无袖套领罩衫。这些时装垂挂在陈列橱窗里，像是被随随便便地摆上去的。

赫尔克里·波洛怀着一种超然的情趣观察着这一切。在这个村子里，面对着这条街，还有些小房子。这些房子式样古老，有的保存了乔治王朝时代纯正的风格，而大多数则可以看到维多利亚王朝时期改建的迹象，譬如一座游廊，一扇凸肚窗，或一间小温室。有一两幢房子的门面完全改了样，显示出了求新之意，并以此而沾沾自喜。这里也有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年深月久的村舍，其中有一些是故意弄得比其实际建筑年代还要古老百十来年的样子，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名符其实的古老村舍，所有为了增加居住的舒适而加设的管道之类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偶尔扫一眼是看

不到的。

波洛沿着街道从容不迫地走着，细细琢磨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倘使他那急性子的朋友奥利弗太太和他在一起的话，一定会即刻问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了，因为他要去的那幢房子离村子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之遥。波洛就会告诉她，他正在琢磨这个地方的环境呢，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在村子的尽头，景象陡然为之一变。在村子的一侧，在离街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是一排村镇当局新建的房屋，房屋前面有一片草地，每座房屋的前门都漆着不同的颜色，造成了一种欢快的气氛。这些房屋的远方是一片田野和树篱，间或有一些被房屋代理商称之为“称心如意的住宅”的房屋穿插其间，这些房屋有花园和树木，呈现出一派宁静的、默然独守的景象。在他的前面，顺路再往下走一些的地方，波洛看到一幢与众不同的圆拱顶结构的房子。显而易见，不几年以前它的顶上还有着什么别的东西。这无疑就是他要去朝拜的“麦加”了[1]。他走到大门前，门上有一块写着“篱宅”的名牌。他察看着这幢房子。这是一幢老式的房子，大约建于本世纪初。它既不好看也不难看，也许用“平平常常”这个词来形容它倒是满合适的。花园比房子本身更吸引人，尽管它曾一度失修，但却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受到了精心的照料。它的草坪依然翠绿平坦，有许多花坛和悉心种植的灌木丛，给人一种景色如画的印象；一切都井井有条。波洛想，这个花园肯定雇用着一个园丁。这也许和个人的兴趣有

[1] 麦加，伊斯兰教朝圣地，这里比喻波洛要去找的地方。——译注。

关吧，他发现在靠近房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女人正俯在一个花坛上，他想，她是在扎那些大丽花吧。她的头部真像是一个金色的明亮光环，高高的个子，虽然身材苗条，但却肩膀宽阔。他拉开了大门的门栓，穿过大门，向着那幢房子走去。那女人回过头来，然后直起了腰，探询地向他转过了身子。

她站在那里，左手搭着园丁用的细绳，等着他开口说话。他注意到了她脸上的那迷惑不解的神色。

“嗯？”

波洛洋气十足地脱帽一挥，并且戏剧性地鞠了一躬。她的眼睛有些出神地望着他那撇八字胡。

“是雷斯塔里克太太吗？”

“是的。我——”

“但愿没有打扰你，太太。”

一丝淡淡的微笑涌上了她的双唇。“一点儿也没有。你是——”

“我冒昧地登门拜访。我的一位朋友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

“啊，当然。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波瑞先生。”

“是波洛先生，”他强调着最后一个音节，纠正了她的话。“赫尔克里·波洛，愿为你效劳。我从附近经过，不揣冒昧地前来拜访，希望能允许我向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表示我的敬意。”

“是的。内奥米·洛里默告诉过我们，你或许会来访的。”

"我希望这不会有什么不便之处吧?"

"哦,完全没什么不方便的。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上个星期在这里度过周末,是和洛里默夫妇一起来的。她写的书很有趣儿,对吧?不过,也许你不觉得侦探小说有趣,你自己就是侦探,对吧——是个地地道道的侦探吧?"

"我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发觉她强忍着笑意。他更密切地观察着她。她的端庄显得十分矫揉造作,一头金发梳得极为拘谨。她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缺乏信心呢,还是由于对花园的草木过分全神贯注,因而忽视了注意自己那英国贵妇的身份?他弄不明白。他对她可能会具有的社交背景也把握不住。

"你们的花园可真好啊。"他说。

"你喜欢花园吗?"

"不像英国人那样喜欢。在英国,你们在搞花园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这就是说,花园对于你们比对于我们有更深的意义。"

"你是说,比对于法国人有更深的意义?"

"我不是法国人,我是比利时人。"

"哦,对了。我记得奥利弗太太提起过你曾在比利时警方任过职。"

"正是这样。我,我是比利时的老警犬了。"他温文尔雅地低声笑了笑,挥舞着双手说道,"不过我赞赏你们英国人

的花园。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拉丁民族[1] 喜欢刻板正规的花园，喜欢宫堡式的花园，喜欢小凡尔赛宫[2]。当然，菜园[3]也是他们首创的，很了不起的菜园。在英国你们也有菜园，不过你们是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而且你们不像爱花那样爱你们的菜园。嗯？是这样吗？”

“是的，我认为你说得对，”玛丽·雷斯塔里克太太说。

“请进屋坐吧。你是来见我伯父的。”

“正像你说的那样，我是来向罗德里克爵士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是来向你表示敬意的，夫人。当我遇上美人的时候，总是要表示一番敬意的。”他又鞠了一躬。

她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起来。“你别向我说这么多好话。”

她领着他穿过一道开着的窗式门，他跟在她的后面。

“1944 年的时候，我曾和你的伯父有过一面之交。”

“可怜的人，现在他已经是个高龄老人了。我担心他耳背得厉害。”

“我和他碰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大概已经不记得了。那是有关谍报工作和一项科学发明的事。我们把那项发明归功于罗德里克爵士独具匠心的设计。我希望他会乐意接待我。”

“哦，我相信他会乐于接待你的。”雷斯塔里克太太说，

---

① 拉丁民族系指使用拉丁语系语言的各民族，包括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译注。

② 凡尔赛宫是巴黎西郊的著名宫殿。——译注。

③ 原文为法语：potager。——译注。

“现在他日子过得有些枯燥乏味。我不得不经常到伦敦去——我们正准备在那里找一座合适的房子。”她叹了口气，说道.“有时候，上了年纪的人很难对付。”

“我知道，”波洛道，“我也时常是个难对付的人。”

她笑了起来。“啊，不，波洛先生，得啦，你别装老了。”

“可有时候有人说我老了。”波洛说道。他叹了口气，“是那些年轻姑娘们这么说的。”他悲哀地加了一句。

“那她们也太不客气了。也许，我们的儿女辈会这样做的。”她补充道。

“啊，你有个女儿吗？”

“有。她起码算是我的后女。”

“我倒是很高兴见见她。”波洛彬彬有礼地说。

“啊，哦，我怕她不在这里。她在伦敦，在那儿工作。”

“现今女孩子们都工作。”

“谁都应该有一份工作，”雷斯塔里克太太含糊其辞地说道，“即使她们结了婚，她们也是会被劝回到工业部门去工作或者是去教书的。”

“夫人，他们是否劝说你再去做工作呢？”

“没有。我是在南非长大的。我只不过是不久前才陪丈夫到这里来的——一切我都还很陌生。”

她回头望了望，波洛觉得她望得毫无热情。这是一间传统风格的、装饰考究的房间——没有任何个人色彩。墙上挂着两幅大画像——这是唯一有个人色彩的东西了。第一张画像是一位穿着灰色天鹅绒晚礼服的薄嘴唇的女人，与之相对的墙上，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的画像，带着一副强压

着怨气的神态。

"我想,你女儿觉得在农村十分枯燥乏味吧?"

"是的,对她来说,伦敦要好得多。她不喜欢这里。"她突然顿住了,最后一句话就像是勉强从嘴里溜出来的,"——而且她也不喜欢我。"

"不可能。"赫尔克里·波洛带着一种高卢人的斯文说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哦,我想这种事是常有的。我想,对于姑娘们来说,承认继母很困难。"

"你的女儿非常爱她的生母吗?"

"我想她一定是很爱的。她是个不容易相处的姑娘。我想,姑娘们大都是这样的吧。"

波洛叹息着说道:"这年头父母们对女儿的控制大不如从前了。与那风气高尚的年代相比,这种控制已经是不复往日了。"

"的确是这样。"

"人们不敢这样讲,夫人。不过,我得承认,我感到非常遗憾,她们在选择——怎么讲才好呢?——在选择男朋友方面的辨别力是太差啦。"

"诺玛在这方面很让她父亲担忧啊。但是,我想,埋怨是没用的。人们总得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呀。不过,我得带你去见罗迪[1]伯父了——他的房间在楼上。"

她带头走出了房间。波洛回头望了望。这是一个单调

---

① 罗德里克的昵称。——译注。

沉闷的房间，毫无特色可言——也许那两张画像得算例外。从那女人的服式来看，波洛判断那两张画像已有年头了。要是那女人就是第一位雷斯塔里克太太的话，波洛觉得自己是不会喜欢她的。

他说："夫人，那些肖像画得真不错啊。"

"是的。是兰斯伯格画的。"

这是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是二十年前一位索价极高的流行肖像画家。

他那种过分注意细节的自然主义现在已经不时兴了，自从他逝世之后，就很少有人提到他了。有时候，人们嗤之以鼻地把他的人画者称之为"衣服架子"。不过，波洛却觉得他们远不只如此。他怀疑，在兰斯伯格不费吹灰之力一挥而就的那些形象的平滑的外表下面，小心谨慎地掩盖着一种嘲弄的笔意。

当玛丽·雷斯塔里克在他前面走上楼梯的时候，她说道："那两张画像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清刷干净了，而且——"

她突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一只手搭在楼梯扶手上。

在她的上方，一个身影恰好转过拐角向楼下走去。这个身影显得很不协调，有些古怪。这人穿着一身花里胡哨的衣服，这种人当然和这座房子是极不般配的。

要是在别的场合，波洛对这种身影就会相当熟悉了，那是一个在伦敦街道上，甚至在各种社交聚会中常常能碰到的人物，那是当代青年的典型。他穿着黑色外套，精心制作

的天鹅绒背心和裹着大腿的裤子，满是卷花的栗发披在脖子的后面。这人一身洋气，长得也不算难看，一时拿不准这人到底是男还是女。

"大卫！"玛丽·雷斯塔里克厉声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那小伙子丝毫也不感到意外。"吓着你了吧？"他问道，"太对不起了。"

"你在这儿——在这间屋里干什么呢？你——你是和诺玛一起来的吗？"

"诺玛？不，我还想在这儿找到她呢。"

"在这儿找到她——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在伦敦呀。"

"哦，不过，亲爱的，她不在伦敦。至少她不在鲍罗登公寓大厦 67 号。"

"你说什么，她不在那里？"

"哦，因为她这个周末没有回去，我就想，她或许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我到这儿来是想看看她正忙些什么呢。"

"她和平常一样，是星期日晚上离开这里的。"她愤怒地加了一句，"你干嘛不按铃，好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你在房里蹓来蹓去干什么来着？"

"啊哟，亲爱的，你以为我是想偷勺子或什么别的东西吧。光天化日之下走进一座房子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不对吗？"

"噢，我们是老派人物，不喜欢这样。"

"哎呀！"大卫叹了口气，"真是少见多怪。好吧，亲爱的，要是我在这儿不受欢迎，而你似乎又不知道你的后女在哪

里，那我最好还是走吧。我走以前，是不是要把口袋翻出来让你看看？”

“别胡闹，大卫。”

“那么，谢谢了。”这年轻人擦过他们身旁，满不在乎地扬了扬手，走下楼梯，穿过敞开的前门径自去了。

“真讨厌。”玛丽·雷斯塔里克说话时所怀的强烈的积怨使波洛为之一惊，“他真让我受不了，简直受不了。现在英国为什么到处都是这种人呢？”

“啊，夫人，别自寻烦恼了。这完全是一个风气问题。总是有各种风气的嘛。在乡下这种人还少一些，可在伦敦那就司空见惯了。”

“可怕。”玛丽说，“太可怕了。女里女气，一点儿没英国味儿。”

“而且还有些像凡戴基的画像，夫人，你说是吗？如果装在一幅金色的画框里，戴上花边领，那你就不会说他女里女气，没有一点儿英国味儿了。”

“竟敢那样就跑到这儿来了。安德鲁会大发雷霆的。他都担心死了。女儿有时可真叫人担心哪。看来安德鲁对诺玛也不够了解。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国外去了。他完全把她交给她母亲去抚养，现在，他一点儿都摸不透她。我何尝不是如此。我禁不住觉得，她是那种古怪的姑娘。眼下，你对她们毫无权威可言。她们好像喜欢那种最糟糕的年轻小伙子。她完全被这个大卫·贝克搞得晕头转向了。你简直毫无办法。安德鲁不许他到这个家里来，可是你瞧，他来了，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我想——我一直在想，我最好

别告诉安德鲁，我不想让他过分担忧。我相信她在伦敦一定会和他四处招摇的，而且不仅仅是和他呢。还有比他更糟的呢。那种人不洗不涮，从来也不刮脸，长着稀奇古怪的硬邦邦的络腮胡子，穿着油腻的衣服。”

波洛轻快地说：“哎呀，夫人，你可别自寻烦恼了。这些青年人的不检点总是有个头儿的。”

“但愿如此。诺玛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姑娘。有时候，我觉得她的脑子不对劲儿，她太乖僻了。有时候，她看上去真有些莫名其妙。她非常讨厌——”

“讨厌？”

“她讨厌我，确确实实讨厌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我想，她对她的妈妈很忠心，可是，她的爸爸再娶毕竟也是合情合理的呀，对吗？”

“你认为她真讨厌你吗？”

“哦，我明白她确实讨厌我。我有足够的证据。在她去伦敦的时候，我简直无法形容有多轻松了。我不想找麻烦——”她突然收住了话头，仿佛她第一次意识到她是在和一个陌生人谈话。

波洛很能取信于人。在别人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们几乎意识不到他们是在和谁谈话。就在这时，她冷然一笑。

“瞧我，”她说，“我真不明白我干嘛要跟你谈这些。我想，每家都有自己难念的经。当后娘也真可怜，日子不好过呀。啊，我们到了。”

她轻声敲起门来。

“进来，进来。”

传来了赋话人那洪亮的声音。

“伯父，有人看你来了。”玛丽·雷斯塔里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道。波洛跟在她的身后。

一个肩膀宽阔，脸盘四方，面颊红润，看起来脾气暴躁的高龄老人正在地板上踱着步子。他蹒跚地迎着他们走来，在他身后的桌旁，有个姑娘正坐在那里分捡书信和文件。她低着头，头发乌黑、柔亮。

“罗迪伯父，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玛丽·雷斯塔里克道。

波洛步态优雅地向前迈了几步，并随即说道：“啊，罗德里克爵士，自从我不胜愉快地见到您以来，已经有许多年了——许多年了。我们得从上次战争说起了。我想，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诺曼底[1]。我记得清楚极了，雷斯上校也在场，还有艾伯克龙比将军，空军中将埃德蒙·科林斯柏爵士。我们那时不得不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保安工作中我们又遇到过多大的困难啊。现在用不着再保密了。我想起了那个被我们揭露出来的间谍，他成功地干了那么长时间——您一定记得亨德森少校吧。”

“啊，确实是亨德森少校。天哪，那个该死的猪猡！他被揭露了！”

“您大概不记得我了，我是赫尔克里·波洛。”

“不，不，我当然还记得你。啊，那次可真悬啊，悬极了。你当时是法国代表，对吧？是有一两个代表的，有一个代表

[1] 法国西北部的半岛。——译注。

我和他处不来——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啊，好哇，请坐，请坐。叙叙旧比什么都强。"

"我唯恐您记不得我和我的同事吉罗德先生了。"

"不，不，两位我都记得。那些日子可真来劲，真是来劲极了。"

坐在身旁的姑娘站了起来，温文有礼地给波洛搬过一把椅子。

"很好，索尼娅，很好。"罗德里克爵士说，"让我把你介绍给我这位妩媚动人的小秘书吧。我有了她就大不一样了，你知道，她帮我整理卷宗。要是没有她，我可不知该怎么办好了。"

波洛文雅地点了点头。"非常高兴，小姐。"他低声说道。那姑娘也轻声答了几句。她是个长着黑色卷发的矮个子姑娘，有些腼腆，那双湛蓝的眼睛总是谦恭地往上瞧着，不过，她却抬眼向她的主人羞怯地嫣然一笑。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没有她我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说，"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

"哦，不，"那姑娘反对道，"其实我可没那么好。我打字的速度也不很快。"

"你打得够快的了，亲爱的。我记事得靠你，你就是我的耳目，而且还远不止此呢。"

她又冲他一笑。

"一个人，"波洛喃喃地说道，"总是记得那些广为人知的有趣的事。我不知道这是否言过其实。譬如说吧，那天有

人偷了您的汽车——”他接着把这件事的经过讲了一遍。

罗德里克爵士兴奋了起来。“哈哈，当然啦，的确可以说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总的来说，事情倒也真是那样。是啊，是啊，真想不到这事过了那么久，你还能记得。不过，现在我倒可以给你讲一件比那个更有趣的事。”他随即讲了另外一件事。波洛聆听着，赞不绝口。最后，他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

“不过我不可能再缠着您啦。”他说，“我看得出来，您正忙着要事呢。我只不过是凑巧到这个地区来，因此忍不住要到这儿来向您致意。岁月如流水，可是您，我看仍不失当年之勇，而且生活得也很自在。”

“哦，哦，也许你可以这样讲。然而你无论如何千万别把我恭维得过了头——不过你一定得留下喝点儿茶再走。我保险玛丽会给你端茶来的。”他四下看了看，“噢，她已经去了，是个好姑娘呀。”

“是啊，确实是这样，而且很标致。我想，多年来她对您是个很大的慰藉吧。”

“啊！他们是不久前才结婚的。她是我侄子的第二位太太了。我不瞒你说，我从来都不大喜欢我这位侄子，安德鲁——他不是个踏踏实实的人，总是不满足。我很喜欢他哥哥西蒙，我对他也不很了解。至于安德鲁嘛，他对待他第一个妻子的态度非常糟糕。你知道，他弃家出走了。把她孤零零地甩在一边。他和一个骚货私奔了。谁都知道她的底细，可他却偏迷恋她。他们头尾也就只是一两年的时间，蠢家伙。他现在娶的这个姑娘看起来很不错，就我所知，她没有什么

过错。西蒙可是个稳重的人——尽管他迟钝得要命。我的姊妹嫁给那家的时候，我并不十分高兴。你知道，那是拿婚姻作交易。当然，家里很有钱，可钱并不就是一切——通常我们都是和在军队里供职的人结亲的。和雷斯塔里克那号人，我从来就不多见面。”

“我想他们有一个女儿吧，上个星期我的一位朋友碰到过她。”

“噢，是诺玛，一个糊涂姑娘。穿着那种糟糕透顶的衣服到处招摇，而且还和一个糟糕透顶的小伙子交上了朋友。啊，是呀，现在他们这些人都是半斤八两。长发青年，垮掉的一代，硬壳虫，这就是他们的名称。我跟不上他们啦。实际上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可是上了年纪的人的批评，谁也听不进，而且也不在乎。我们也不过如此了。甚至玛丽——我一直以为她是个明智的、好样的人。可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她有时简直歇斯底里透了——主要是对她的健康状况。总是大惊小怪地要去医院观察一下什么的。喝点儿怎么样？来点儿威士忌？你不喝？你真的不想再呆会儿，喝点儿茶再走吗？”

“谢谢啦，我还要去会朋友呢。”

“那好吧，我得说今天和你聊得真痛快。回忆一些往昔的事情是太美了。索尼娅，亲爱的，你是不是带这位——对不起，你叫什么来着，我又给忘了——啊，对了，波洛。带他下去找玛丽，好吗？”

“不用了，不用了。”赫尔克里·波洛赶忙谢绝了这个提议，“我不能再去惊动太太了。没问题，准保没问题，我完全

可以自己找到路的。这次见到您，我不胜愉快。”

他走出房间。

“这位老兄是谁，我脑子里一点影儿也没有。”波洛走了之后，罗德里克爵士说道。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索尼娅吃惊地看着他，问道。

“就我个人而言，现在凡是来和我谈话的人有一半我都记不得了。当然，我不得不费劲去猜测。你知道，一个人是可以学会这样猜测而又不露马脚的。在宴会上也同样如此。有人走上前来，说，‘你大概不记得我了，我上一次见到你是在 1939 年。’我就不得不说，‘我当然记得，’可是我想不起来了。我几乎又聋又瞎，真是太碍事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交了好多那样的法国朋友，可是有一半都想不起来了。噢，他也是吧。他认识我，他谈到的许多老人我都认识。那个关于我的车被窃的故事，倒是真的。当然，有点儿夸张。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啊，我认为他并不知道我记不得他了。据我看，他是个聪明人，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对吗？你知道，他们喜欢装斯文，爱跳舞，好鞠躬，还小气。好吧，我们到哪儿了？”

索尼娅拿起一封信，递给了他。她试着递给他一副眼镜，他马上就拒绝了。

“不要那该死的玩艺儿——我能看得清楚。”

他眯起双眼，低头看起手中拿着的信来。

“嗯，也许还是你念给我听好。”

她操着清亮、柔和的嗓音开始念了起来。

第五章

1

赫尔克里·波洛在楼梯平台上站了片刻。他的头略微偏向一边听了一阵。楼下什么动静也没有。他走到楼梯平台的窗口向外眺望,玛丽·雷斯塔里克在台阶下面又干起了园艺活儿。他轻手轻脚地沿着楼道走着,把房门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一间浴室,一只放内衣的小橱,一间空着的双人房间,一间有人住的单人卧室,一间放着双人床的女用房间(是玛丽·雷斯塔里克的吗?)。下一个门里是一间邻室,他猜测这大约是安德鲁·雷斯塔里克的房间。他走到了楼梯平台的另一侧,打开第一个门是一间单人卧室。他推断,眼下这间房子没人使用,不过它也许到周末时才有人使用。梳妆台上放着化妆笔。他仔细地听了听,随后踮着脚尖走了进去。他打开衣橱,是的,里面挂着一些衣服,都是乡间生活时用的衣服。

屋里还有一张写字台，可是上面空空如也。他轻轻地拉开了抽屉，里面有些零星物品、一两封信，但都是无关紧要的，过了时的信。他关上了抽屉，走下楼梯，在走出这座房子的时候，向女主人道了再见。她留他喝茶，他谢绝了，说他答应好要回去的，一会儿就得去赶回城里的火车。

“你不叫辆出租汽车吗？我们可以给你叫一辆，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

“不，不，夫人，太领你的情了。”

波洛走回村子，折进了一条沿教堂的小巷。他走过一条溪流上的小桥，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辆谨慎地停在山毛榉树下的大型小轿车前。一位司机在里面等着。司机打开车门，波洛跨了进去，坐了下来，脱下他的漆皮鞋，松了一口气。

“我们回伦敦吧。”他说。

司机关上门，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汽车轻轻震颤着，无声无息地开走了。这时，只见一个小伙子站在路边使劲地竖着大拇指摇手请求搭车[①]，这是常见的事。波洛的视线漠然地落在这个服装鲜艳、留着洋气的长头发的年轻“哥们”身上。这种人有的是，可在这当儿波洛突然直起身子，对司机说：

“请停一下。好，请往后退一点儿……有人要搭一下车。”

司机疑惑地回头看了看。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然而，

① 欧洲有些国家的习惯，请求搭车要竖起大拇指。—— 译注。

波洛却缓缓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便遵命了。

那个叫大卫的小伙子走到车门前。“我还以为你们不会停车呢。”他高兴地说，“哎呀，太感谢了。”

他坐进车里，从肩头上退下一个小包，随它滑落到脚底下，并随即用手抚平了几缕浅棕色的卷发。“这么说，你认出我来了。”他说。

“也许是因为你的穿着有些引人注目吧。”

“哦，你这么认为吗？其实也并不怎么的，我只不过是社团里的一分子而已。”

“凡戴基派的。时髦之极。”

“啊，我可从来不这么看。对了，也许你的话里有话。”

“要是我能提点建议的话，你该戴一顶骑士帽，再加上花边领，”波洛说。

“哦，我倒觉得我们还不到那种地步。”那小伙子大笑起来，“雷斯塔里克太太一见我的面就觉得讨厌。其实我也同样厌恶她。我也不大喜欢雷斯塔里克。那些功成利就的大亨们的身上总有些极其令人讨厌的东西，你不这样想吗？”

“这要看从哪个角度去说了。我听说，你对人家女儿献了不少殷勤。”

“这个字眼儿用得太棒了。”大卫说，“对人家女儿献了不少殷勤。我看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你知道，这是一半对一半。她对我也挺照顾呢。”

“那位小姐眼下在哪儿？”

大卫猛地转过头来。“你干嘛要问这个？”

“我想见见她。”他耸了耸肩。

“我不相信她会和你合得来，你知道，不会比我和你更谈得来。诺玛在伦敦。”

“可是，你对她的继母说——”

“啊！我们对继母是什么都不讲的。”

“她在伦敦什么地方？”

“她在查尔西区国王路的一家室内装饰店工作，一下想不起那家店铺的名字来了。我想是苏姗·费尔普斯吧。”

“可是我想，她不住在那儿吧。你有她的地址吗？”

“噢，有，是一座公寓大楼。我真不理解你的兴趣。”

“一个人感兴趣的事多了去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到那座房子里去干什么？（那房子叫什么名字来着？——篱宅？）为什么要偷偷溜进去，又偷偷上楼呢？”

“我承认，我是从后门进去的。”

“你在楼上找什么东西来着？”

“那就是我的事了。我不想显得粗暴无礼——不过，你是不是也有些太多管闲事了？”

“是呀，我显得太好奇了。我想要确切地知道那位年轻小姐在哪里。”

“我明白了。你是可爱的安德鲁和可爱的玛丽——妈的，他们是什么东西——雇来的，对吗？他们想找到她吧？”

“到目前为止，”波洛说，“我并不认为他们已经知道她失踪了。”

“一定是有人雇你来的。”

“你太敏感了，”波洛说道，他往后一靠。

"我闹不清你是干什么的,"大卫说,"这就是我要招手搭你车的原因。我希望你会停下来,给我透点风儿。她是我的女朋友。我想,这个你明白吧?"

"我看像是那么回事儿,"波洛谨慎地说,"要真是这样,你应当知道她在哪儿。如若不然,那么——对不起,我想,除了你的教名叫大卫之外,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呢。"

"贝克。"

"贝克先生,你们大概吵架了吧?"

"没有,我们没吵架。你为什么以为我们吵架了呢?"

"诺玛小姐离开篱宅是在星期日晚上,还是星期一早晨?"

"这要看情况。那里有一趟早班汽车,十点过一点儿就可以到伦敦。她坐这趟车上班要迟到一会儿,不过不太多。她一般是星期日晚上回去的。"

"她是星期日晚上离开的,可是她还没到鲍罗登公寓。"

"显然是这样。克劳迪娅小姐是这么说的。"

"那位里斯—霍兰小姐——这是她的名字,对吧?——她觉得奇怪吗?担心吗?"

"老天爷,不,她干嘛要这样呢。这些姑娘们从来都不互相监督的。"

"可是,你认为她会回那儿去吗?"

"她没回去上班。我可以告诉你,她们对店里的活儿都腻透了。"

"贝克先生,你担心吗?"

"不,当然不担心——我是说,嗯,我要是知道我就是王

八蛋。可我不明白我干嘛要担心，只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今天是星期几了——星期四吧？”

“她没和你吵嘴吗？”

“没有，我们没吵过嘴。”

“可是，你在为她担心吧，贝克先生？”

“这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的事，不过，我听说她家里有纠纷。她不喜欢她的继母。”

“不错。那女人是条母狗，冷酷无情。她也不喜欢诺玛。”

“她得了病，是吗？不得不到医院去。”

“你说的是谁——诺玛吗？”

“不，我讲的不是雷斯塔里克小姐，是雷斯塔里克太太。”

“我相信她确实到私人医院去过。无病呻吟，我得说，她壮得跟匹马似的。”

“雷斯塔里克小姐恨她的继母吧？”

“诺玛有时神经有点儿不正常。你知道，她常常大发雷霆。告诉你吧，女孩子们总是恨她们的继母的。”

“那就常常会使当继母的生病，病得需要上医院。”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呀？”

“也许拾掇拾掇花园——或者用点儿除草剂。”

“仍然说起除草剂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暗示诺玛——她想要——那个——”

“人有嘴嘛，”波洛道，“邻居们要议论的。”

“你是说，有人讲过诺玛想毒死她的继母吗？这是可笑的，完全是荒诞不经。”

“我同意，这不大可能。”波洛说，“事实上，人们也并没有那么讲。”

“哦，对不起。我理解错了。不过——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年轻人啊，”波洛说，“你得明白，到处都有流言蜚语，飞短流长差不多总是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当丈夫的身上。”

“你说什么，可怜的老安德鲁？我看极不可能。”

“是的，是的，在我看来似乎也是没有可能的。”

“嗯，那么，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你是个侦探，对吧？”

“对。”

“哦？”

“我们相互误解了，”波洛说，“我到那里并不是去调查什么可疑的或可能的投毒案子的。如果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你一定得原谅我。你知道，这一切都是非常保密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波洛说：“我到那儿是看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去的。”

“什么，那个老家伙吗？他差不多是个老糊涂了，对吗？”

波洛道：“他是个掌握着大量机密的人，我倒不是说他现在还参与这些事情，但是他了解许多情况。他和上次大战

中的许多事件都有联系。他结识过一些人。”

“不过，这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是的，是的，他在许多事情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难道你不明白，知道某些事情是有用处的吗？”

“哪些事情呢？”

“相貌，”波洛说，“也许是一位名人的相貌，罗德里克爵士能够辨认得出来。一个相貌或者一种神态，一种谈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一种手势。你知道，人们会想起来的。上了年纪的人记不住上个星期、上个月或去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能记得，譬如说，差不多二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也许能记住某个不希望被别人记住的人。他们能够告诉你有关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的某些事情，或者他们曾经参与过的某些事情——你明白吧，我说得很含糊其辞。我是找他了解情况去了。”

“你找他了解情况去了，是吗？那个老家伙？老糊涂。他告诉你了吗？”

“可以说，我非常满意。”

大卫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现在我糊涂了。”他说，“你是去看那个老家伙的呢，还是去看那个小姑娘的？嗯？你是想去了解她在那个家里干什么的吧？有那么一两次，我也觉得纳闷，你是不是认为，她担任那个职位是为了从那老家伙的嘴里搞到一些过去的情况呢？”

波洛说：“我并不认为探讨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什么有益的目的。她好像很忠心耿耿，照顾他也很上心——我该怎么

称呼她呢……叫秘书吧。”

“她是个护理员、秘书、陪伴、伴娘、助手，什么都是。是的，可以给她起许多许多的名称，对吗？他很迷她，你看出来了吧？”

“在那种环境下这没有什么不自然的。”波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有人不喜欢，那就是咱们的玛丽。”

“而她大概也不喜欢玛丽·雷斯塔里克。”

“你是这样想的，对吗？”大卫说，“你认为索尼娅不喜欢玛丽·雷斯塔里克。也许你甚至在想，她会问起过除草剂放在哪里吧？呸，”他接着说，“这都是可笑透顶的。好啦，感谢你捎了我一程。我想我要在这儿下车了。”

“啊哈。这就是你要到的地方？我们离伦敦还有七英里多呢。”

“我要在这儿下车了。再见，波洛先生。”

“再见。”

在大卫关上车门的时候，波洛往座背后一靠。

2

奥利弗太太在起居室里徘徊着，她感到十分焦躁不安。

一个小时之前，她将刚刚改完的打字稿包成一包，准备给她的出版人送去，他正心急火燎地等着这部稿子，每隔三四天就来催一次。

“拿去吧，”奥利弗太太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向想象中的

出版商说着，“拿去吧，希望你喜欢它！我可不喜欢，我认为它糟透了！我可不相信你懂得我写的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不管怎么说，我要提醒你，我告诉过你，它糟糕得要命。可你说‘啊！不，不，我暂时还不信。’”

“你等着瞧吧，”奥利弗太太报复似地说，“你就等着瞧吧。”

她推开门，喊来了她的女仆埃迪丝，把包交给了她，吩咐她马上送到邮局去。

“那么现在，”奥利弗太太说，“我该干些什么呢？”

她又在屋里踱开了。“是呀，”奥利弗太太想，“但愿当初我不把墙上的热带鸟还有别的图案换成这些不成样子的樱桃就好了。我从来是喜欢热带丛林中的东西的。一只狮子，一只老虎，一头豹或是猎豹那该多好！在这一片樱桃园里，我除了觉得自己像只惊鸟的草人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感觉呢？”

她又四下看了看。“我就应该像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她忧郁地说，“吃着樱桃……现在要是结樱桃的季节就好了。我想来点儿樱桃。真奇怪，现在这个时候——”她向电话走去。“太太，我去看看，”电话里回答她的是乔治的声音。不一会儿，另一个声音说话了。

“赫尔克里·波洛听你吩咐，太太。”他说。

“你到哪儿去了？”奥利弗太太说，“你一整天都不在。我猜你是到乡下看雷斯塔里克家去了，对吧？你见到罗德里克爵士了吗？你了解到了什么？”

“一无所获。”赫尔克里·波洛说。

"太乏味了。"奥利弗太太说。

"不,我倒并不认为是如此乏味。让人觉得惊讶的是我竟什么都没有发现。"

"为什么让人那么惊讶呢?我不明白。"

"因为,"波洛道,"我告诉你吧,这意味着在那里本来就无甚可获,或者是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要不然就是某些事情被巧妙地掩藏起来了。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顺便提一下,雷斯塔里克太太还不知道那姑娘失踪了呢。"

"你是说——那姑娘的失踪与她毫无关系?"

"看来是这样。我在那儿碰到了那个小伙子。"

"你是指那个人人都看不惯的小伙子吗?"

"正是那个人人都看不惯的小伙子。"

"你认为他让人看不惯吗?"

"从谁的观点来看呢?"

"我想,不是从那姑娘的观点来看。"

"我敢肯定,那个来见我的姑娘是非常乐意和他在一起的。"

"他长得挺吓人吗?"

"他长得挺帅气。"赫尔克里·波洛说。

"帅气?"奥利弗太太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帅气的小伙子。"

"女孩子们喜欢。"波洛道。

"是呀,你说得很对。她们是喜欢帅气的小伙子。我指的不是那些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不是那些潇洒时髦的小伙子,不是那种衣冠楚楚或小白脸式的小伙子。我是说,她们

喜欢那些好像要去演王政复辟时期[1]的喜剧的小伙子,或者是喜欢那些好像要去干什么邋遢透顶的活儿似的脏小伙子。"

"看起来他似乎也不知道现在姑娘在哪儿——"

"或者他知而不言。"

"也可能。他到那里去了。这是为什么?他实际上已经进了那座房子,想方设法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走了进去。这又是为什么?其原因何在呢?他是去找那姑娘吗?或是去找别的什么东西?"

"你认为他是去找什么东西的?"

"他是去找那姑娘房间里的什么东西。"波洛道。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见他在房间里了吗?"

"没有,我只看见他走下楼来,不过我在诺玛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块很小的湿泥块,也许是从他的鞋上掉下来的。也可能是她本人要他从那间房子里把什么东西带给她——可能性非常之多。那个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一个挺标致的姑娘——他到那儿也许是去和她见面的。是啊——可能性多极了。"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奥利弗太太问道。

"什么打算也没有。"波洛答道。

"太乏味了。"奥利弗太太不以为然地说道。

"也许,我能从我雇佣来的包打听那里了解到一点儿情

---

[1] 1660年英国查理二世王政复辟,王政复辟时期一般是指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译注。

况，当然很可能我什么也了解不到。"

"可是，你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

"不到恰当的时机我是不会干什么的。"波洛说。

"哦，我可要去做些事情。"奥利弗太太说。

"请务必小心谨慎。"波洛恳求道。

"别瞎说了！我会出什么事呢？"

"有谋杀的地方，什么事都会发生的。这一点是我波洛要向你交代的。"

第 六 章

1

戈毕先生坐在椅子里。他是个干瘪的小矮子，小得难以形容，以至于使人觉得似有若无了。

他出神地望着那张堪称古董的桌子的爪子腿，冲着它讲着话，他是从来不面对面与人讲话的。

“你把这些姓名替我搞到手了，我很高兴，波洛先生。”他说，“要不然，你知道，可能要费很多时间。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已经掌握了主要的事实——还有一些传言……这些东西总是有用的。我要从鲍罗登公寓开始，怎么样？”

波洛谦和地点了点头。

“那里有不少看门人。”戈毕先生冲着壁炉架上的钟说道，“我已经从那方面着手了，使用了一两个不同的年轻人。费用很高，但是值得。我不想让人们以为特地派谁去进行特别的调查！我是说那些姓名的字母呢，还是直呼其名呢？”

"在这四面墙内你可以直呼其名。"波洛说。

"克劳迪娅·里斯一霍兰据说是个很不错的年轻小姐，父亲是个国会议员，一个有抱负的人，经常是个新闻人物。她是他的独生女，做秘书工作，是个严肃认真的姑娘，没有参加那些放荡的团体，不喝酒，不属于垮掉的一代。她和另外两个姑娘合租一套公寓。第二个姑娘在邦德街韦德伯恩美术馆工作，是个艺术型的女子，和查尔西区的那伙爱好相同的人过从颇密。她常常四处奔走，布置各种展出和艺术陈列。

"第三位姑娘就是你那位。她到那里的时间不长，一般的看法认为她有点儿'不够数'，头脑上差点儿什么，不过这种说法都有些含糊其辞。有个看门人是好嚼舌头根子的人，只要你给他买上一两杯饮料，他就会告诉你一些叫你出乎意料的事情！谁好喝酒啦，谁吸毒啦，谁为所得税而苦恼啦，谁把现款藏在水箱后面啦。当然，你一句也没法信。可是不管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故事说某天夜里听到左轮枪响。"

"左轮枪响？有人受伤了吗？"

"这一点还有些疑问呢。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晚上，他听见有开枪的声音，就走了出来，那位姑娘——就是你的那位姑娘——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站在那里。她看上去有些迷乱。这时，另一位年轻小姐跑了过来——事实上也可能是她们两个人都来了。卡里小姐（就是艺术型的那个）说：'诺玛，你干了什么事呀？'，而里斯一霍兰小姐严厉地说：'弗朗西丝，你少说两句话好不好，别傻！'然后，她把手枪从你那位姑娘手里拿了下来，说：'把这个给我。'她一下子就

把手枪扔进了自己的手提包里，随后，她注意到了那位叫米基的老兄。她走到他面前，笑吟吟地说，'你一定吓着了吧，是吗？'米基说他确实被吓了一大跳。她说：'你不用担心。实际上我们没想到枪里上着子弹，我们只不过闹着玩呐。'然后她说：'不管怎么样，要是有人问你的话，你就告诉他们什么事儿也没有。'她随后又说：'来吧，诺玛，'便拉着她的胳臂上了电梯，这样她们就又全上去了。

"不过米基说，他当时还是有些怀疑。他跑到院子里仔仔细细地到处看了一遍。"

戈毕先生垂下眼睛，从他的笔记本里引述道：

"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些东西，真的！我发现了一些粘糊糊的斑迹，千真万确，那是一些血点，我用手指碰了碰。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吧。有人被击中了——一个正在逃跑的男人……我上楼去了，问霍兰小姐我是不是可以和她谈谈。我对她说：'小姐，我想也许有人被击中了。院子里有血迹。''天哪，'她说道，'太可笑了。''我想，'她又说，'你知道，那一定是打中了一只鸽子。'随后她说道：'要是这事吓着你的话，我很抱歉。忘掉吧。'她塞给我一张五镑的票子，五镑的票子呀，一个子儿也不少！哦，自然啦，从那以后我就闭口不谈啦。

"过了一会儿，在喝完了另一杯威士忌以后，他又吐出了一些话。'你要是问我的话，那一定是她给了那个来看她的贱小伙子一枪。我想，她和他吵架了，于是她便拼全力向他开了枪。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少说为佳嘛，所以我就不打算再说这事儿了。要是有人问我，我就说，我不知道她

们说了些什么。'"戈毕先生顿了顿。

"有意思。"波洛道。

"是的,不过这些话不像是一大堆谎话。看来没有别的人知道这件事。还有一档子事,有一天晚上,一伙流氓闯进了院子,打起架来了——把刀子什么的全亮了出来。"

"我明白的,"波洛说,"这是院子里的血迹另一个可能的来源。"

"很可能那个姑娘确实和那个小伙子吵了嘴,也许威胁要打死他。而米基无意中听到了,把这些事情全搅和到一起了——尤其是假如那时候恰好有一辆汽车在回火的话。"

"是啊,"赫尔克里·波洛说道,他叹了口气,"这样解释听起来倒也很人耳。"

戈毕先生把笔记本翻了一页,又在选择着自己与之交谈的对象。这次他选中了取暖电炉。

"乔舒亚·雷斯塔里克有限公司,私家企业,有一百余年历史。在伦敦城信誉不错,一直非常殷实可靠,没有什么惊人之举。1850年由乔舒亚·雷斯塔里克创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闯出海外,在海外的投资迅速增长,大部分是在南非、西非和澳大利亚。西蒙·雷斯塔里克和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是雷斯塔里克家族的最后两个人,哥哥西蒙约于一年以前逝世,无嗣。他的太太于他死前几年死去。安德鲁·雷斯塔里克似乎是个不守本分的人,尽管人人都说他很有能力,但是他的心从来没有真正放到事业上,最后,和某个女人私奔了,丢下了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他到过南非、肯尼亚以及其它许多地方。没有离婚。他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她

病瘫过一段时间。他到处周游，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似乎都能赚到钱。多数是租赁矿山开采矿石。可以说，一切都是马到成功。

“他哥哥死后，他似乎决定安定下来了。他又一次结了婚，认为他应当回来为他的女儿安个家。他们目前与他的姨父罗德克·霍斯菲尔德同住——姨父是女方家的人。现在他们在那里只是暂住，他妻子正在伦敦到处找房子，花钱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有的是钱。”

波洛叹息着，“我知道，”他说，“你给我勾划的是一个功成利就的故事！人人都赚钱！人人都出身于体面的、极为受人尊重的家庭！他们的亲属都是显赫的。他们在商界信誉很好。”

“晴空里只有一朵乌云。这就是一个据说是‘不够数’的姑娘，一个和可疑的男朋友——他已经被处缓刑不止一次了——纠缠不清的姑娘，一个很可能想方设法要毒死她继母的姑娘，一个不是遭受着幻觉的折磨，就是真正犯了罪的姑娘！告诉你，这一切和你给我讲过的那个功成利就的故事毫无共同之处啊。”

戈毕先生凄凉地摇了摇头，含糊不清地说：

“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雷斯塔里克太太是个非常年轻的女人。我猜，她不是那个最初与他私奔的女人吧？”

“哦，不是的，他们没多久就吹了。谁都说她是一个坏女人，而且还是个泼妇。他是个上了她的圈套的傻瓜。”戈毕先生合上了笔记本，探询地望着波洛，“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做

吗?"

"有的。关于已故的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太太,我还想多知道一些情况。她是个病号,常常到私人医院去,那是什么样的私人医院呢?精神病院吗?"

"我懂你的意思了,波洛先生。"

"这个家庭的双方是否有过精神病史?"

"我调查一下吧,波洛先生。"

戈毕先生站了起来,"那么我走了,先生,祝你晚安。"

戈毕先生走了以后,波洛依然在沉思着。他的眉毛一上一下地动着。他迷惑不解,觉得迷雾重重。

随后,他给奥利弗太太挂了个电话。

"我以前跟你讲过,要小心。"他说,"我要再重复一遍——务必小心。"

"小心什么呢?"奥利弗太太说。

"小心你自己。我认为可能会有危险。任何人探听到别人不希望被人探听的事都是有危险的。还有人在准备谋杀——我不希望它落到你的头上。"

"你说过你也许会得到一些情报,你得到了吗?"

"得到了,"波洛说,"我得到了一点点情报,大部分是流言和道听途说,但是鲍罗登公寓看来出过什么事。"

"哪一类事呢?"

"庭院喋血。"波洛道。

"真的?"奥利弗太太说,"这倒和旧派侦探小说的标题一模一样了——《楼梯上的血迹》。不过,我是说,你这几天讲的事用《她召唤死亡》这个标题倒更妥贴一些。"

“也许庭院并未喋血呢。也许那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爱尔兰看门人的想象罢了。”

“也许是一瓶牛奶打翻在地呢，”奥利弗太太说，“夜里他看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

波洛没有直接回答。

“那姑娘以为自己‘也许犯了谋杀罪’。她所谓的谋杀是不是就指这件事呢？”

“你的意思是，她确实开枪打了什么人？”

“也许可以设想她真的向某个人开了枪，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射中。只有几滴血……如此而已。也没有尸体。”

“哦，天哪，”奥利弗太太说，“这就更糊涂了。毫无疑问，倘若任何人还能跑出院子的话，你就不会认为你杀死了他，对吗？”

“这可难说[1]。”波洛说完，挂断了电话。

2

“我很担心。”克劳迪娅·里斯—霍兰说。

她拿过咖啡渗滤壶，又把自己的杯子倒满了。弗朗西丝·卡里打了个大哈欠。这两个姑娘正在公寓的小厨房里进早餐。克劳迪娅已经穿戴整齐，作好了动身去上班的准备。弗朗西丝还穿着睡衣睡裤，她的黑发飘落在眼前。

“我为诺玛担心。”克劳迪娅接着说道。

---

[1] 原文为法语：C'est difficile. ——译注。

弗兰西斯打着哈欠。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担心。我想，早晚她会打电话来或者回来的。”

“她会吗？你知道，弗朗[1]，我总有些犯疑——”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犯疑，”弗朗西丝说，她又给自己倒了点儿咖啡，犹犹疑疑地呷了一口。“我是说——其实诺玛并不关咱们的事，对吗？我的意思是，咱们没有关心她照顾她的义务或别的什么，她不过就是合租这套公寓罢了，干嘛要婆婆妈妈地牵肠挂肚呢？我当然用不着担心。”

“你倒真是用不着担心。你是什么都不往心里去的。可是，你是你，我是我，咱们不一样。”

“干嘛不一样呢？你是说这是因为你是这套公寓的承租人或什么别的原因吗？”

“哦，正像你会说的那样，我的地位有些特殊啊。”

弗朗西丝又打了一个大哈欠。

“昨天晚上我在巴兹尔的宴会上呆得太晚了，”她说，“我觉得浑身很不得劲儿。哦，我想，喝点儿黑咖啡会有好处。你不来点儿吗？要不我可要包圆儿了。巴兹尔会给咱们一些新药片吃的——叫作‘翠绿的梦’。我不认为这些愚蠢的东西都真的值得一试。”

“你去美术馆该迟到了。”克劳迪娅说。

“哦，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人注意，也没人会在乎。”

“昨天晚上我看见大卫了，”她接着说，“他穿着笔挺，的

[1] 弗朗西丝的爱称。——译注。

确显得棒极了。”

“别跟我说你爱上他了，弗朗。他太不像话了。”

“啊，我知道你对他的看法。克劳迪娅，你太守旧了。”

“根本不是。不过我可不能说我喜欢你们那帮附庸风雅的人。什么毒品都要尝试一下，要么昏昏然地毫无知觉，要么发疯似地打打闹闹。”

弗朗西丝乐了。

“我可不是个有毒瘾的人，亲爱的——我只不过是想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帮人里有几个很不错。你知道，大卫会画画，要是他想画的话。”

“这么说，大卫是不常想画的了，对吗？”

“你总是奚落他，克劳迪娅……你讨厌他到这儿来看诺玛，说话带刺儿……”

“噢？带刺儿？”

“我一直在发愁，”弗朗西丝慢吞吞地说，“有些事是不是该告诉你。”

克劳迪娅瞥了一眼手表。

“现在我没时间了，”她说，“要是你想告诉我什么事的话，今天晚上你可以讲给我听。无论如何，我现在没这份情绪。哦，天哪，”她叹道，“我真想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

“对诺玛吗？”

“是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让她的父母了解我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那样太犯不着了。可怜的诺玛，要是她想逃走的话，为什么不让她自行其是呢？”

“哦，诺玛恰恰不是逃走的——”克劳迪娅打住不说了。

“对，她不是逃走的，是吗？不构成欺骗[1]。这就是你的意思。你已经给她工作的那个可怕的地方挂过电话了吧。那地方叫‘霍姆伯兹’还是叫什么来着？啊，是的，你肯定打过电话，我想起来了。”

“那么，她在哪里？”克劳迪娅问道，“昨天晚上大卫说过些什么没有？”

“看来大卫也不知道。真的，克劳迪娅，我不明白，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对我就是个事儿，”克劳迪娅说，“因为我的雇主恰巧就是她的父亲。要是她出了什么特别的事，他们迟早会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提起她没有回来的事的。”

“是呀，我想他们也许会冲你来的。可是，诺玛每次离开这里一两天甚至好几夜，为什么都得向我们报告呢；这是毫无道理的。难道不是吗？我是说，她不是一个自费客人什么的。那姑娘也不由你负责看管。”

“是的，不过，雷斯塔里克先生倒着实提起过，知道她在这里有一个房间，和我们在一起，他感到很高兴。”

“所以，这就给了你权力，每次她不打招呼就不回来的时候，你就去说她的闲话？她也许又爱上了别的男人了。”

“她迷上了大卫，”克劳迪娅说，“你敢担保她没藏在他那里吗？”

[1] 原文为法语：Non compos mentis. ——译注。

"哦,我可不这么想。你知道,他并不真正喜欢她。"

"你巴不得认为他不喜欢她,"克劳迪娅说,"你自己对大卫倒是挺有柔情蜜意的呢。"

"肯定没有,"弗朗西丝决断地说,"完全没有那种意思"。

"大卫的确对她很热,"克劳迪娅说,"不然那天他干嘛要到这儿来找她呢?"

"他来了没一会儿,你又把他赶走了。"弗朗西丝说,"我想,"她站了起来,在那面并不能使她增色的厨房小镜子里望着自己的脸庞,接着说道,"我想,也许他到这儿实际上是看我来的。"

"你太痴了! 他是来找诺玛的。"

"那姑娘有精神病。"弗朗西丝说道。

"我有时也确实这样想!"

"哦,我知道,她就是有精神病。喂,克劳迪娅,现在我就打算告诉你那件事。你应当知道。那天,我把乳罩的带子弄断了,可是当时我有急事。我知道,你是不愿意任何人乱动你的东西的——"

"毫无疑问。"克劳迪娅说。

"——可诺玛是从来就不在乎的,或者是她不注意。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走进了她的房间,在她的抽斗里翻了起来,我——嗯,我发现了一件东西。是一把刀。"

"刀!"克劳迪娅惊讶地说,"什么样的刀呀?"

"你记得那次院子里的打架吧? 一群颓废鬼,那群想闯

进来的青少年用弹腕刀[1]什么的打了一架，而诺玛恰好是在打完架以后进来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

“有人跟我说，那些男孩子中有一个人被捅了一刀，跑掉了。嗯，诺玛抽斗里的刀就是把弹腕刀。上面有污迹——看起来像凝固的血。”

“弗朗西丝！你在荒唐地演戏了。”

“也许是吧，不过，我敢肯定就是那么回事。再说，我想知道，那东西藏在诺玛的抽斗里干什么用？”

“我想——那也许是她捡的。”

“什么——一件纪念品吗？把它藏起来，压根儿不告诉咱们？”

“你把它怎么样了？”

“我把它放了回去，”弗朗西丝缓缓地说，“除此之外，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你。后来，在昨天，我又看了一遍，它不见了，克劳迪娅，它无影无踪了。”

“你认为是她叫大卫来把它取走的吗？”

“嗯，有可能……告诉你，克劳迪娅，今后我夜里要锁门了。”

[1] 一种轻振手腕刀刃即可从柄中伸出的小刀，常用作武器。——译注。

第　七　章

奥利弗太太不满意地醒了过来。她明白展现在她面前的将是无事可做的一天。怀着极为无邪的感情将已经完成的手稿打包寄出之后，工作便结束了。像以往许多次一样，现在她只有去放松一下，快活一下，休闲休闲，直到创作欲望再次冲动起来时为止。她毫无目的地在自己的公寓里走动着，东摸西摸，拿上拿下，看看写字台的抽屉，发觉里面有不少该处理的信件，可是她又觉得在眼下这种无可非议地做出了某些成绩的状态下，当然是不能去处理任何像这种令人厌倦的事务的。她想干些有趣的事。她想干——她要干些什么呢？

她回想起了自己和赫尔克里·波洛的那次谈话，回想着他给她的警告。太可笑了！说到底，她干嘛不该参与这件她正在和波洛一起干的事呢？也许波洛喜欢坐在椅子里，把

指尖拢在一起，在四壁之内舒身往后一靠，紧张地运用大脑来工作。阿里亚登·奥利弗可不是这样办事的。她强调过，她起码是要做些事情的。她要去打听关于这个神秘女郎的更多的情况。诺玛·雷斯塔里克在哪里？她正在干什么？她，阿里亚登·奥利弗还能发现关于这个姑娘的什么其它情况呢？

奥利弗太太四下徘徊着，愈来愈闷闷不乐。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可不那么容易定下来。是不是该到什么地方去问问呢？她是不是该到隆·贝辛去一趟？可是波洛已经到那儿去过了——可能了解到的情况也许都已经了解到了。她能找个什么借口作为不速之客到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家去一趟呢？

她又考虑到鲍罗登公寓去再拜访一次。也许在那里还有可能发现些什么情况吧？到那里去她得再想个托词才好。她一时委决不下她该找个什么借口，不过，无论如何，那里似乎是唯一可能再了解到一些情况的地方。几点钟了？上午十点。还是有某些可能性的……

在路上，她编好了一个借口。一个并不很独出心裁的借口。事实上，奥利弗太太本来愿意找一个更迷惑人的借口。可是，她慎重地想到，这个借口也许应当是非常普普通通的，合乎情理的。她边琢磨着边来到了那幢外观不雅但却很有气派的鲍罗登公寓大厦前，慢慢地在院子里转悠着。

一个送牛奶的人正在和一辆家具搬运车里的人说着话，送牛奶的人推着奶车向站在公用电梯旁的奥利弗太太走来。

他把奶瓶弄得哗哗作响，一边还愉快地吹着口哨，而奥利弗太太却依然出神地注视着那辆家具搬运车。

“76号不在了。”送奶人误解了奥利弗太太的意思，对她解释道。他从车上将一箱奶搬进了电梯。

“不妨说她已经颠儿了，”他又走了出来继续说道。看来他是个兴头十足的送奶人。

他用拇指向上指了指。

“她从窗口头朝下跳下来了——六楼——就在一个星期以前，早晨五点钟，选的时辰倒挺滑稽。”

奥利弗太太可没觉得有什么滑稽的。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谁也不知道。他们说，神经不正常。”

“她——年轻吗？”

“不，老掉牙了，起码有五十岁。”

两个搬运工正在使着吃奶力气搬着车上的一个五斗橱，可是五斗橱纹丝不动，两个桃花心木的抽屉“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一张掉出来的纸片朝奥利弗太太飘了过来，她抓住了这张纸片。

“别摔坏了东西，查理。”那个兴冲冲的送奶人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带着奶瓶乘电梯上楼了。

家具搬运工之间吵了起来，奥利弗太太将那张纸片还给了他们，可是他们一扬手就把它给扔到一边去了。

奥利弗太太打定了主意，她走进了大楼，直奔67号。里面传来“当”的一声，随即有一个拿着拖把的中年妇女打开

了门，显然，她正在做家务劳动呢。

“啊”，奥利弗太太用她特别喜欢的单音节词说道，“早安。我想，有人在家吧？”

“没有，恐怕是没有，太太。她们都出去了，去上班了。”

“对了，当然了……事情是这样的，上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笔记本丢在这里了。真烦人。它一定是在起坐间里的什么地方。”

“哦，太太，我没有捡到过这类东西。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那是你的东西。请进来好吗？”她殷勤地打开了门，将拖把放到了一边——刚才她正在用它拖厨房的地板——陪着奥利弗太太走进了起坐间。

“对了，看这个——这是我留给雷斯塔里克小姐，也就是诺玛小姐的书。她从乡下回来了吗？”

“我想她眼下不住在这里，她的床没人睡过。她大概还在乡下和家里人在一起。我知道她是上个周末到那儿去的。”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奥利弗太太说，“这是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是我写的。”

奥利弗太太写的一本书似乎并没有引起这位清洁女工的任何兴趣。

“我就是坐在这儿来着，”奥利弗太太在一把扶手椅上拍了拍继续说道，“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后来，我走到了窗边，也许是走到沙发那里。”

她在椅子靠垫的后面起劲地掏着，那清洁女工为了表示好意也在沙发靠垫后面同样的掏了起来。

“你可不知道一个人要是把这种东西丢了该有多恼火，”奥利弗太太闲聊天似地接着说道，“一个人总是把所有的约会都写在那上边的。我非常肯定，今天我要和一个很重要的人一起吃午饭，可是，我记不得是什么人，也记不得在哪里吃午饭了。当然啦，也可能是约在明天。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和另外一个人吃午饭了，唉。”

“我敢肯定，太太，这一定使你为难极了。”清洁女工同情地说。

“这些公寓真漂亮呀，”奥利弗太太向下看着，说道。

“高极了。”

“哦，这能使你站得高，望得远，对吗？”

“是啊，不过，要是这些房子朝东的话，冬天你就该吃饱冷风了，它是从那些金属窗框吹进来的。有些人已经加了双层窗。哦，是的，冬天我不喜欢朝这个方向的公寓。不，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一套不错的一楼公寓。要是你有孩子的话，那样也方便得多，你知道，像推个婴儿车什么的。哦，是的，我就喜欢一楼，你想想要是碰上火灾呢。”

“是的，当然啦，那一定可怕极了，”奥利弗太太说，“我想，这里有火灾安全出口吧？”

“你都不一定能走到安全门的。一见火我就魂不附体了，我从来都是这样的。而且，这些公寓的价钱太贵，房租之高简直让你不敢相信！这就是为什么霍兰小姐要找另外两个姑娘和她一起住的原因。”

“哦，对了，我想她们两位我都见过面。卡里小姐是个艺术家，对吧？”

“她在一家美术馆工作，尽管她在那儿工作并不很刻苦。她能画几笔——什么母牛呀，树呀，你永远也弄不清她画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是个邋里邋遢的年轻小姐。瞧她房间的那副样子吧——你简直没法相信！而霍兰小姐却向来是什么东西都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她在煤炭局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不过，眼下在城里商业区做私人秘书。她说，她更喜欢这个工作。她给一位刚从南美或其它这类地方回来的非常有钱的先生当秘书。他是诺玛小姐的父亲。自从前一个房客小姐结婚走了以后，就是他要求霍兰小姐把她收作搭宿者的——何况霍兰小姐也提到过她正想另外找一个女客来同住。哦，她是不好执意拒绝的。对吧？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她的雇主。”

“她想拒绝吗？”

那女人吸了吸鼻子。

“我想，她本来是会拒绝的——要是她了解的话。”

“了解什么呢？”这问题提得太直截了当了。

“我认为，我不好说什么。这不关我的事——”

奥利弗太太继续用略有些探询的神情望着。清洁女工缓和下来了。

“这倒不是说这位年轻小姐不正派。她有点儿疯疯颠颠的，不过她们差不多全都有点儿疯疯颠颠的。可是，我想还是应该找个医生给她看看。有好几回了，她好像不很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有时候，这真能把你吓坏了——那样子和我丈夫的侄子发病以后的样子一模一样(他发作起来可厉害了——你都没法相信！)。可我从来都不

知道她也发病。也许她服用什么东西来着——服得太多了。”

“我相信，这中间还有一个她家里不同意的小伙子。”

“是的，我也这么听说过。他到这里来看过她一两回——虽然我从来没碰到过他。据大伙儿说，他也是个赶时髦的人，霍兰小姐不喜欢这档事——可是现在这年头你又有什么办法？姑娘们都我行我素啊。”

“这年头，人们有时真是为姑娘们操心透了，”奥利弗太太说着，竭力表现出一副严肃负责的样子。

“家教不得法嘛，这就是我要说的。”

“恐怕是这样，是呀，恐怕是这样。你总觉得像诺玛·雷斯塔里克这样的姑娘在家里呆着要比独自到伦敦来当个室内装饰家好。”

“她不喜欢在家呆着。”

“真的吗？”

“她有个后妈，女孩子们是不喜欢后妈的。我听说，那个后妈竭力想劝诫她，不让那个华而不实的小伙子进门，想避免这类事情，她知道，女孩子们勾搭上这种邪门歪道的小伙子，会招来不少害处的。有时候——”这位清洁女工感慨地说道，“——我真是谢天谢地，我一个女儿也没养。”

“你有儿子吗？”

“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正在学校里，挺不错，另一个在一家印刷所，也很不错。是啊，都是好孩子。你要当心，男孩子也会给你找麻烦的，不过，我想，女孩子更叫人担心。你总觉得你得替她们操上一份心。”

"是的，"奥利弗太太若有所思地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她看出那清洁女工流露出了想回去清扫的神态。

"我这个笔记本真是要命，"她说，"好吧，非常感谢你，但愿我没有浪费你的时间。"

"哦，我希望你能找到你的笔记本，肯定会找到的。"那女人恳切地说。

奥利弗太太走出了公寓，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还能做些什么，她心里一点儿谱也没有，不过，明天的计划倒在她心里逐渐形成了。

回到家里以后，奥利弗太太郑重其事地拿出了笔记本，在《我所获悉的事实》的标题下草草地记下了有关的各种事项。总的来讲，从这些事实看不出很多名堂，然而，奥利弗太太没有辜负她的职业，尽其所能来取为己用。也许，克劳迪娅·里斯一霍兰被诺玛的父亲所雇用是最为突出的一项事实了。此前，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也非常怀疑赫尔克里·波洛是否知道此事。她想给他打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不过，考虑到明天的计划安排，她又决意眼下暂且按下不提。事实上，现在奥利弗太太觉得自己与其说像个侦探小说家，倒不如说更是个跃跃欲试的警犬。她找到了踪迹，俯鼻在嗅着气味，而明天上午——哦，明天上午我们就会明白的。

按照她的计划，奥利弗太太早早就起来了，喝了两杯茶，吃了一个煮鸡蛋，便出门去着手进行调查了。她又一次来到了鲍罗登公寓附近。她思忖着在这里是不是会被别人认出来，因此，这回她没有进院子，可是却躲躲闪闪地在那

两个进口处转来转去，审视着各式各样奔进濛濛晨雨中匆匆赶去上班的人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些姑娘，长相让人难以分辨。奥利弗太太想，当你像这样琢磨他们的时候，人类是多么不同寻常啊，他们各怀目的，从这些高大的建筑物里涌出——就好像是从一堆堆的蚁冢里涌出来。她断定人们对蚁冢还没有足够的注意。当一个人用鞋尖扰动它们的时候，它们总是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这些小东西嘴里衔着小草，四处乱冲着，起劲儿地奔跑着，忧虑，焦灼，看上去它们仿佛是来回跑着、无处可投，可是，设想一下吧，它们也和这里的人一样组织得有条不紊呢。譬如说，这个刚刚从她旁边擦身而过的男人吧，他匆匆奔去，嘴里念念有词。"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这样着恼啊。"奥利弗太太想着。她又来回蹓跶了一会儿，然后她突然退了回来。

克劳迪娅·里斯—霍兰迈着轻快而有条理的步伐从出口处走了出来。她和往常一样，看上去打扮得非常入时。奥利弗太太转过身去，这样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等到克劳迪娅在她前面走出相当一段距离之后，她又转过身来，跟了上去。克劳迪娅·里斯—霍兰来到了街的尽头，往右手一拐，走上了一条主要的大街。她走到公共汽车站前，排进了队里。依然紧跟不舍的奥利弗太太一时觉得不安起来。要是克劳迪娅转过头来，冲着她看，认出她来呢？奥利弗太太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慢慢地、不出声地擤鼻子。可是，克劳迪娅·里斯—霍兰似乎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对于和她一起在站上等车的人连瞧都没瞧一眼。奥利弗太太排进了队里，大约在她后面有两三个人的间隔。要等的公共汽车终于来

了，人们一涌而上。克劳迪娅上了车，径直往顶层去了①。奥利弗太太也跟了上去，作为第三个上车的人快快不乐地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当售票员走过来收费的时候，奥利弗太太满不在乎地把一先令六便士塞到了他的手里。毕竟，她既不知道这辆车走的是哪条线路，也不知道那清洁女工含糊其辞地说的"圣保罗大教堂旁边的一座新楼"到底有多远。当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拱顶终于在望的时候，她警觉起来，思想上作好了准备。就在眼前了，她自言自语说道，而且目不转睛地盯着从顶层下来的人。啊，来了，克劳迪娅下来了，那身神气的服装整洁而潇洒。她走下了汽车。奥利弗太太不失时机地尾随而下，恰到好处地和她保持着一段适当的距离。

"真有趣，"奥利弗太太想道，"现在，我真的盯起梢来了！就像我的书里的情形一样。而且，我一定跟踪得很出色，因为她连做梦都没想到。"

克劳迪娅·里斯—霍兰看来的确是一门心思地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精明强干的姑娘，"奥利弗太太想，她以前也确曾这样想过，"要是我想试着猜一猜凶手，一个非常能干的凶手的话，我会选一个与她极为相像的人的。"

遗憾的是，还没有人被谋杀，也就是说，除非诺玛那姑娘以为自己犯了一次谋杀罪的设想是确有其事。

近年来，大量的建筑物似乎使伦敦的这个地区既受其

① 伦敦的公共汽车是双层的。——译注。

害亦受其益。高耸的摩天大楼像方火柴盒似的直入云天，奥利弗太太认为它们大多数都是面目可憎的。

克劳迪娅走进了一幢楼房。“现在我要看个仔细了。”奥利弗太太想道，跟着她进了那幢大楼。四个电梯看来全都在上上下下地忙个不可开交，奥利弗太太想，这下可更不好办了。不过，那些电梯是大型的，奥利弗太太在最后一刻上了克劳迪娅乘坐的那个电梯，挤身在她所尾随的那个人后面的一群高个子男人的背后。原来，克劳迪娅是到三楼去。她沿着楼道走着，而奥利弗太太则在她身后的两个男人的背后慢慢挨蹭着，记下了她走进去的那扇门：从楼道尽头数起的第三个门。奥利弗太太及时地赶到了那扇门前，看见了门上的字牌，那牌上写着“乔舒亚·雷斯塔里克有限公司”。

这个情况摸清以后，奥利弗太太仿佛觉得不知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她已经找到了诺玛父亲营业的地方和克劳迪娅小姐工作的地方了，可是眼下，她有些醒悟地发觉这一发现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大。坦率地讲，这个发现有用处吗？也许没有用处。

她在附近等了一会儿，从楼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像是想看看是否有其它令人感兴趣的人物走进雷斯塔里克公司的门。有两、三个姑娘走了进去，但是她们并不显得特别令人感兴趣。奥利弗太太又乘电梯来到了楼下，怏怏不乐地走出了这幢大楼。她实在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她在邻近的街道上漫步走着，盘算着到圣保罗大教堂去参观一下。

“我不妨到低音廊[1]去悄声低语一番，”奥利弗太太想，“我现在不知道低音廊对谋杀场面会有什么反响？”

“不，”她打定了主意，“那样恐怕太亵渎神灵了。不，这样做是很不合适的。”她沉思着向美人鱼剧场走去。她想，那里也许有更多的事好做。

她往回走着，向那许多新建筑物走去。这时，她感到刚才吃的早餐太少了，于是便拐进了左近的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的人不多不少，正在吃着或可称为特晚的早餐或过早的“十一点钟茶点”[2]。奥利弗太太嘘了一口气，漫无目标地四下望着，想找一张合适的桌子。那个叫诺玛的姑娘正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丰厚的栗色卷发披在肩上，全身穿一件红色天鹅绒背心和一件十分花哨的短外套。

“大卫，”奥利弗太太不出声地说道，“那一定是大卫。”他正和那个叫诺玛的姑娘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

奥利弗太太考虑好了一个行动计划，决心一下，便满意地点了点头。她穿过咖啡馆，向一个标着“妇女专用”的门走去。

奥利弗太太拿不准诺玛是不是可能认出她来。事实上，长相最无特征的人并不总是最难以辨认的人。此时，诺玛看上去仿佛只看见大卫一个人，对别人都像是熟视无睹，可

---

① 低音廊是一种在一定位置上低声说话而在相离较远的一端还能听见的长廊。——译注。

② 英国人上午十一点左右的茶点。——译注。

是，谁知道呢？

“我想我无论如何得在自己身上下点功夫。”奥利弗太太想着。她在一面咖啡馆的管理人员放在那里的、落满了蝇屎的小镜子里照着，特别仔细地察看着她认为是女人外貌的焦点的头发。没有人比奥利弗太太更了解这一点了：由于她无数次地改变头发的式样，致使许多朋友都常常认不出她来。仔细打量过她的脑袋之后，她便动手干了起来。她拔出几根发卡，拿掉了几个发卷，用手绢包了起来，塞进了手提包，然后她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刻板地梳到了脸庞后面，在脖子后卷成了一个不大的发卷。她又拿出一副眼镜架到了鼻梁上。现在，她的确显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来了！“差不多像一个知识分子。”奥利弗太太得意地想着。她用口红改变了嘴的形状，重又回到了咖啡馆里。她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因为那副眼镜是只有在看书时才用的，因此，眼前的景致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她穿过咖啡馆，向靠近诺玛和大卫坐着的那张桌子旁边的一张空桌走了过去。她坐了下去，面对着大卫。诺玛就坐在旁边，背向着她。这样，除非诺玛回转头来，否则是看不见她的。女服务员走了过来，奥利弗太太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巴斯面包，不惹人眼目地坐定了下来。

诺玛和大卫丝毫没有注意到她。他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这使奥利弗太太没多久就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了。

“……可是这些只不过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大卫正在讲着，“是你想象的。亲爱的，它们全是些不折不扣的胡言乱语。”

“我不知道。我也讲不清楚。”诺玛的嗓音里缺少通常的那种清脆。

奥利弗太太听她的话不像听大卫的话那样清楚，因为诺玛背向着她，不过那姑娘呆滞沉闷的声调却使她感到很不痛快。她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大事了。她想起了波洛最初给她讲的那件事。“她认为她也许谋杀了人”。这姑娘到底出了什么事。是幻觉吗？难道她脑子真有些毛病，或者这件事完全是真的，因而使这位姑娘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要是依我看，全是玛丽在大惊小怪！不管怎么说，她是个愚蠢透顶的女人，她想象有病了，无非是这类事。”

“她得过病。”

“好吧，就算她得过病。任何一个明智的女人都会让医生给她一些抗菌素什么的，而不是烦恼得要命。”

“她认为使她变成这样的是我。我爸爸也这么想。”

“告诉你，诺玛，这些事全是出于你的想象。”

“你只不过是这样对我说说罢了，大卫。你对我这样是为了让我高兴。要是我真的给她下了药呢？”

“你说要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必须弄清楚你到底是给了还是没给。诺玛，你可不能这样傻啊。”

“我不清楚。”

“你总是这样讲。你老是转来转去。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叫恨。我第一眼见到她就恨上她了。”

“我知道，这个你告诉过我。”

“这正是事情奇怪的地方。我告诉过你，可我甚至想不起来我告诉过你了。你明白吗？我——我常常跟别人说起什么事情。跟人说我想干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或是我打算做什么事。可是我甚至不记得我跟他们讲过的事了。好像我脑子里想的所有的事，它们有时候就露了出来，而我就把它们告诉了别人。我确实把这些事告诉过你，对吗？”

“哦——我是说——你得注意，咱们可别再说车轱辘话。”

“可是我确实对你讲过，对吗？”

“好啦，好啦！一个人常常爱说这样的话，‘我恨她、我真想宰了她。我想我会毒死她的！’可是，那不过是孩子气的话，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你好像还没怎么长大似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孩子们常常这样讲，‘我恨某某，我要砍掉他的脑袋！’在学校里，孩子们特别讨厌某某老师，他们就讲这种话。”

“你认为仅仅是这样吗？可是——这话听起来就好像我还不是个大人似的。”

“哦，从某些地方看你就不是嘛。要是你能振作一下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一切是多么愚蠢。要是你的确恨她，那又怎么样？你已经离开家了，用不着非得和她住在一起了。”

“我为什么不应该住在自己的家里——和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呢？”诺玛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起初，他出走了，甩掉了我母亲，而现在，他刚要回到我身边的时候，却去和玛丽结了婚。我恨她，她也恨我，这是理所当然的。我

以往一直想杀死她，想过各种能杀死她的办法，我这样想就感到痛快。可是后来——当她真的病了的时候……”

大卫不安地说：“你不认为自己是个恶女人，对吧？做好蜡人然后再用针去刺他们或类似这一类的事，你也没有做，对吧？”

“哦，没有，那样做就傻了。我干的都是实在的，相当实在的。”

“听我说，诺玛，你说是实在的时候，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个瓶子还在，在我的抽屉里。是的，我打开抽屉，看见过那只瓶子。”

“什么瓶子？”

“飞龙灭虫剂，选择性除莠剂。标签上就是这样写着的。它装在一个深绿色的瓶子里，你可以把它喷洒到其它东西上。它还有写着小心和毒品的标签呢。”

“是你买的，还是仅仅在那里发现的？”

“我不知道我从哪里弄来的，可是它就在那儿，在我的抽屉里，它已经用去一半了。”

“那么，你—你—记起来了——”

“是的，”诺玛说道，“是的……”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几乎是恍惚迷离的，“是的……我想，当时我记起了所有的一切。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吧，大卫？”

“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诺玛，确实不知道。我想，在某种程序上你是在编吧，你是在自言自语啊。”

“可是，她到医院接受观察去了。他们说他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说，他们查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她便回

家了——随后她又得了病，而我就开始害怕了。我父亲开始用一种奇特的眼光望着我，在这之后，医生来了，他们关在父亲的书房里，一起谈话。我在外面转来转去，偷偷地溜到了窗前，我想听一听，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正在一起策划——要把我送到一个能把我关起来的地方！一个我要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之类的地方。你知道，他们认为我疯了。我害怕了……因为——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干了还是没干。”

“那是在你逃跑的时候吗？”

“不——那是稍后了——”

“告诉我。”

“我不想再说它了。”

“迟早你得让他们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我恨他们。我恨玛丽，我也一样恨我父亲。我巴不得他们死了才好，巴不得他们两人都死。那时——那时我想，我就会再次得到幸福了。”

“别那么激动！喂，诺玛——”他烦恼地顿了顿——“我并不很着急结婚，不急于做这种无聊的事……我是说，我本来不想这样做——哦，几年之内不想。人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的——不过，你知道，我认为这是我们能采取的最好的对策了。结婚，到结婚登记处或其它什么地方去结婚。你得说你二十一岁多了。把你的头发盘起来，带上副眼镜什么的，让你显得大一些。一旦我们结了婚，你父亲就无计可施了！他不能把你送到你说的那个‘地方’去了，他就无能为力了。”

"我恨他。"

"你好像恨每一个人。"

"只恨我父亲和玛丽。"

"哦，话又说回来了，一个男人再娶也是很自然的事。"

"瞧瞧他是怎样对待我母亲的吧。"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记得。他走了，抛弃了我们。每逢圣诞节他给我寄礼物——可他自己从来不回来。在他回家之前，倘若我在大街上碰到他，我都不会认识他的。那时候，他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我想，他也把我母亲关起来过。在她有病的时候，她也是常常离开家的，我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有时候，我觉得纳闷……我想不通，大卫。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头脑有些毛病，总有一天我真的会干出非常糟糕的事来的。就像那把刀子。"

"什么刀子？"

"没什么，就是一把刀子。"

"哦，你难道不能告诉我你在说些什么吗？"

"我想，那上面有血迹——它藏在那儿……在我的长统袜下面。"

"你记得那里藏着一把刀吗？"

"我想是的。可是，我想不起在那之前我用它干什么用了，也记不清我到过哪里了……那天晚上我出去过整整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都到过什么地方。我到过某个地方，并且还干了一些事。"

"嘘,"当女招待走近他们的桌子时,他很快地向她嘘了一声,"你什么事也不会有的。我会照料你的。咱们再吃点儿什么吧,"他抓起菜单,高声地对女招待说——"来两份面包片加烤豆。"

第 八 章

1

赫尔克里·波洛正在向他的秘书莱蒙小姐口授着信件：

“在感激您所给予我的荣誉的同时，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

电话铃响了起来。莱蒙小姐伸出一只手去接电话。“喂？你是哪一位？”她用手捂住听筒，对波洛说，“是奥利弗太太。”

“啊……奥利弗太太。”波洛说道。这时虽然他并不特别愿意被人打断，但他还是从莱蒙小姐的手中接过了话筒。“喂，”他说，“我是赫尔克里·波洛。”

“噢，波洛先生，找到你太高兴了！我已经替你找到了她！”

“你说什么？”

“我已经替你找到她了。你的那位姑娘！你知道，就是那个谋杀了人或是她认为谋杀了人的那个姑娘。她也正在谈这件事呢，谈得很多。我想她头脑出了毛病，不过眼下不要紧。你想来找她吗？”

“你在哪里呢，亲爱的太太？”

“在圣保罗教堂和美人鱼剧场之间的某个地方，在卡尔索普街，”奥利弗太太突然从她占着的那个电话亭向外一望，说道，“你认为你能很快到这里吗？他们在一家饭馆里。”

“他们？”

“哦，她和一个男朋友在一起。我想就是那个与她不般配的男朋友。他长得确实很漂亮，好像非常喜欢她。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人这个东西真怪。噢，我不想讲了，因为我想再返回去。你知道我在跟踪他们。我走进那家饭馆，看见他们在里面。”

“啊？你很聪明，太太。”

“不，其实并不是我聪明，那纯粹是机遇。我是说，我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而那姑娘恰恰就坐在里面。”

“啊，这么说你碰上好运气了。好运气也很重要。”

“我一直坐在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上，只是她背冲着我。无论如何，我认为她不会认出我来的。我已经把头发改了样了。不管怎么样，他们谈得很起劲，好像世界上就没有别人似的。在他们又要了一道菜的时候——是烤豆——（我受不了烤豆，竟然有人点这道菜，我总觉得可笑。）”

“别管那个烤豆了。接着讲。你离开了他们，到外面打电话来了。对吗？”

"对了。因为这道烤豆给了我时间。现在我要回去了，我也许在外面蹓跶一会儿。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到这儿来。"

"那家咖啡店叫什么？"

"叫'快活的酢浆草'——可它一点也不显得快活。事实上，它显得很肮脏，不过咖啡倒很不错。"

"别再说了，回去吧。我会及时赶到的。"

"好极了。"奥利弗太太说着，挂断了电话。

2

一向干练的莱蒙小姐已经先到了街上，正站在一辆出租汽车旁等候着。她既没有提任何问题也没有表示什么好奇。她没有告诉波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将怎样安排她的时间。她总是清楚她要做些什么，而且也总做得十分得体。

波洛及时地赶到了卡尔索普街的拐角。他走下车来，付了车费，四下看了看。他看见了"快活的酢浆草"咖啡馆，但是在附近看不到有谁看上去像奥利弗太太，伪装得可真不错呀。他走到了街的尽头，又返了回来，还是不见奥利弗太太的踪影。这么说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那一对儿已经离开了咖啡馆，而奥利弗太太又开始了她那盯梢的探险了，要不然——为了搞清这个"要不然"他向咖啡馆的门前走去。因为有蒸气的缘故，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于是，他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去。他的两眼扫视着周围。

他马上就看到了那位在早餐时去拜访过他的姑娘，她独自坐在一张靠墙的桌子边，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前方。她似乎是在沉思冥想着。不，波洛想，这不大可能。看来她什么也没有想，她沉浸在茫然的状态之中，心在千里之外。

他轻手轻脚地穿过房间，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她抬起眼来，认出了他，而他也对此感到满意。

"这么说我们又见面了，小姐。"他愉快地说道，"看得出来，你认出我来了。"

"是的，是的，我认出来了。"

"被一位只见过一面而且是极短暂的一面的年轻小姐认出来，总是叫人高兴的。"

她依然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请允许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是什么使你认出我来的？"

"你的八字胡，"诺玛立刻答道，"别人谁也不会有这种胡子的。"

这使他感到很满意。他骄傲而得意地捋着自己的胡子，在这种场合显示一下是颇为恰当的。

"啊，是的，对极了。是呀，像我这样的胡子是不多的。它很不错吧，啊？"

"是的——哦，是的——我想，是这样吧。"

"啊，对于八字胡你大概不是行家，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雷斯塔里克小姐——诺玛·雷斯塔里克小姐，没错吧？——这是一撇非常漂亮的八字胡。"

他有意详细地说出了她的名字。起初，她对周围发生的

一切都显得十分淡漠，十分茫然，以至于他不清楚她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注意到了，而且还使她吃了一惊。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问道。

“确实，那天早晨你去见我的时候，你没有把你的名字告诉我的仆人。”

“那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搞到我的名字的？是谁告诉你的？”

他看到了警觉和恐惧。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朋友可能是很有用的。”

“是谁？”

“小姐，你喜欢对我保守你那小小的秘密。我也很喜欢对你保守我这个小小的秘密。”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波洛带着往常的那种洋洋得意劲儿说道。随后，他便把说话的主动权让给了她，只是坐在那里微笑着望着她。

“我——”她欲言又止。“——那么——”她又住口不说了。

“我明白，那天早晨我们谈得不多，”赫尔克里·波洛说，“你只告诉我你犯罪谋杀了人。”

“啊，是这样！”

“是呀，小姐，是这样。”

“可是——我显然不是那个意思，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那只不过是个玩笑。”

"真的吗[1]? 那天早晨你很早就来见我，是在吃早饭的时候。你说事情很急迫，之所以急迫，是因为你也许犯了谋杀罪。这就是你开的玩笑吗，嗯?"

一个在波洛旁边来回蹓跶、不断地望着他的女招待员突然向他走了过来，递给他一个像是做给孩子们在澡盆里玩的那种小纸船。

"这是给您的吧?"她说，"是波洛先生吗?这是一位太太留下来的。"

"啊，是的，"波洛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那位太太说我可以凭着您的八字胡认出您来，她说我以前是不会见过这样的胡子的，这话太对了。"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胡子，补充道。

"哦，非常感谢。"

波洛从她手里接过了那只纸船，将它打开，展平。他读着纸条上用铅笔草草写下的字迹："他要走了，她留在这里，所以我把她留给你，我去跟踪他。"签名是阿里亚登。

"啊，对了，"赫尔克里·波洛说着，将那张纸条折了起来，放进了口袋里，"我们刚才谈什么来着? 我想，是在谈你的幽默感吧，雷斯塔里克小姐?"

"你是仅仅知道我的名字，还是——还是了解我的全部情况?"

"我知道一些你的情况。你是诺玛·雷斯塔里克小姐，你在伦敦的住址是鲍罗登公寓大厦67号。你的家庭地址是

---

1) 原文为法语：Vraiment。——译注。

隆·贝辛的'窝宅'。在那里，你和你的父亲，继母，姨祖父，还有——噢，对了，一个陪伴姑娘[1]。你瞧，我的情报相当灵。"

"你一直叫人在跟踪我。"

"没有，没有，"波洛说，"从来没有。这一点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

"你不是警察，对吗？你没说过你是警察。"

"我不是警察，不是的。"

她的怀疑和对抗顿然消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说。

"我不打算怂恿你雇用我，"波洛道，"因为你已经讲过我太老了。可能你是对的。可是，自从我了解到了你是谁，以及关于你的一些情况后，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在一起友好地谈一谈那使人十分苦恼的事情了。你得记住，尽管老年人被认为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然而他们却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

诺玛仍然将信将疑地望着他，那二目圆睁的凝视以前就曾使波洛感到过不安。可是，她有一种上了圈套的感觉，或者是像波洛判断的那样，在这个非同一般的时刻，她想要谈谈某些事情。由于某种原因，波洛总是一个容易谈得来的人。

"他们认为我发狂了，"她毫不隐讳地说，"而——而我也认为我发狂了，疯了。"

---

① 原文为法语：au pair. ——译注。

"这太有意思了,"赫尔克里·波洛轻快地说,"这类事情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很妙的名称,是精神病学者、心理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轻松地、随口就来的名称。不过,当你说发狂的时候,对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来说,那倒非常恰当地描画了一个总的外貌。好吧[1],那么说,你发狂了,或者说你看上去发狂了,或是说你认为你发狂了,也可能你是发狂。但是,尽管如此,也并不能说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这是人们经常犯的一种病态,治疗恰当通常是容易痊愈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神经过分紧张,忧虑过度,信仰太多了,或者是信仰令人可悲地太少了,或者是由于有充分的理由恨他们的父亲或是恨他们的母亲!当然啦,也可能纯粹是为了不幸的爱情纠葛。"

"我有个继母,我恨她,而且我也认为我恨我的父亲。这似乎就已经足够了,对吗?"

"恨其中的一个的情况更为常见一些。"波洛说,"我想,你非常爱你的生母吧。她是离婚了呢,还是死了?"

"死了。两三年以前死的。"

"你非常爱她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我是说,我当然很爱她。你知道,她是个病人,不得不常去私人医院看病。"

"你父亲呢?"

"在那之前很久,父亲就到海外去了。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去了南非。我想,他想让母亲和他离婚,可是她不干。

① 原文为法语:Eh bien.——译注。

他到南非以后，在那里搞矿山之类的事。不管怎么样，每逢圣诞节他总是给我写信，送给我圣诞礼物，或安排一个人来看我。大概就是这样了。因此，对我来说，他也并不显得那么很真切。大概在一年前他回到了家里，因为他不得不来结清我伯父的以及各种金融方面的账户。在他回家来的时候，他——他把新太太一起带来了。”

“而你对此很气忿？”

“是的，我很气忿。”

“可是那时候你母亲已经死了。你知道，一个男人再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尤其是在他和他的妻子疏远多年的情况下。他带回来的这位太太还是先前他要求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想要的那位女士吗？”

“哦，不是，这个相当年轻，长得也很漂亮，她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我的父亲就是属于她的！”

停顿了一下之后，她又用一种与前大不相同的很孩子气的嗓音继续说道：“我想到过，也许他这次回到家以后，他会喜欢我，注意我——可是，她不让他那样。她和我作对，把我挤了出来。”

“不过在你这个年龄这没有什么，这是件好事，现在你无须任何人照料你，你可以自立了，可以尽享生活的乐趣，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朋友了——”

“你是不会想到他们在家里是怎么搞的！哦，我指的是自己选择朋友。”

“现在大部分姑娘都要为她们的朋友忍受批评。”波洛说。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诺玛道,"我父亲根本不像我五岁的时候记得的那样了。那时候他常常跟我玩,总是和我一起玩,而且很快乐。现在他不快乐了。他忧心忡忡,特别凶,而且——哦,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我想,那一定是差不多十五年前的事了。人是在变的。"

"可是,人就得变得这么厉害吗?"

"他外表变了吗?"

"哦,没有,没有,外表没变。哦,真没有变!要是你看看挂在椅子上面他的照片的话,尽管那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照的,可是就跟他现在分毫不差。不过,我记忆中的他却一点都不是这样。"

"不过,你要知道,亲爱的,"波洛温和地说,"人是永远不会和你记得的一样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就越来越把他们想成你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想成你认为你记得的那样。倘若你心目中认为他们是脾气好的、快乐而又漂亮的人,那你就会使他们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远远超过实际情况。"

"你这样认为吗?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她顿了顿,然后出其不意地说,"可是,你为什么认为我想杀人呢?"这个问题来得十分自然,这个问题本来就在他们之间徘徊着。波洛感到,关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这也许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波洛说,"也许其原因也是颇有趣的。大概能够给你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医生,那种了解这类事的医生。"

"我不愿去找医生，我不愿意靠近医生！他们想把我送到医生那儿去，然后我就会被关在一家疯人院里，他们不会让我再出来的。我可不愿意这么干。"她挣扎着要站起身来。

"能把你送到医生那儿去的人可不是我呀！你用不着着慌嘛。要是你愿意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看医生。你可以把你告诉我的事对他讲，你也许可以问他这是为什么，他也许会告诉你其中的原因。"

"大卫就是这么说的。大卫说，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可是，我认为——我认为他不理解。我得跟医生说我——我可能企图……"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有这样的企图呢？"

"因为我并不总记得我干了什么——或到过什么地方。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我也记不起来。有一回我在一个过道里——门外的一个过道，是她的门外。我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拿到的。她向我走了过来——可是，当她走近我的时候，她的面孔变了，完全不是她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你也许是想起了一个恶梦吧，在梦中人确实是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不是恶梦。我捡起了一把左轮枪——它正好在我的脚下——"

"在一个过道里吗？"

"不，在院子里。她走了过来，把手枪从我手中拿走了。"

"是谁？"

"克劳迪娅。她把我带到了楼上，给我喝了一点儿苦

药。”

“那时候你继母在哪里？”

“她也在那儿——不，她不在。她在‘篱宅’，要不就是在医院里。就是在那里，他们发现她被别人下了毒——而那人就是我。”

“那不一定就非得是你——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那还会是谁呢？”

“也许——是她的丈夫。”

“爸爸？爸爸到底为什么要毒死玛丽呢？他很爱她，他爱她都爱得傻头傻脑了！”

“房子里还有别的人，对吧？”

“老罗德里克姨祖父吗？胡说八道！”

“谁知道呢，”波洛说，“也许他神经有毛病。他也许在想，毒死一个可能是个漂亮间谍的女人是他的责任，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

“那就太有意思了。”诺玛说道，她一时间兴奋起来，说话的神态也完全自然了，“上次战争中，罗德里克姨祖父和间谍这类事打了不少交道。那里还有谁呢？索尼亚？我设想，她也许是个漂亮的间谍吧，不过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间谍的样子。”

“对的，看来她也没有多大理由要毒死你的继母。我想，那里也许还有仆人、园丁吧？”

“不，他们只是白天来。我不认为——嗯，他们会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

“也许是她自己干的呢。”

“你是说自杀？就像那一个一样？”

“有这种可能。”

“我无法想象玛丽会自杀。她太理智了，而她为什么要自杀呢？”

“是啊，你会觉得如果她想自杀么，她会把头对着煤气炉，或者躺在仔细铺好的床上，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你说对吗？”

“哦，那样倒是更自然一些了。所以你明白，”诺玛认真地说，“那一定是我干的。”

“啊，”波洛说道，“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看来，你似乎宁可认为那是你干的，你乐于认为是你的手把一剂致命的这种或那种药投下去的。是的，你喜欢这样想。”

“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因为我认为那是实际情况，”波洛说，“你认为你犯了谋杀罪，可为什么这种想法使你激动、使你高兴呢？”

“那不是实际情况。”

“我怀疑。”波洛道。

她抄起她的手提包，用颤抖的手指在那里摸索着。

“我不想呆在这儿听你跟我讲这些可怕的事了。”她朝着走过来的女招待员打了个招呼，招待员在白纸本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然后撕下来，放在了诺玛的盘子旁边。

“让我来付吧。”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他灵巧地把那张纸移了过来，准备伸手往口袋里掏钱包。但那姑娘却把纸片抓了回去。

“不，我不愿让你给我付钱。”

“那就请便吧。”波洛说。

他已经看到了他想弄清楚的事。那份账单是两个人的。看起来，那位衣着花哨的大卫是不反对让一个迷上了他的姑娘为他付账的。

“我明白了，这么说招待一位朋友吃十一点茶点的是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和人在一起？”

“我跟你说吧，我知道许多东西呢。”

她把几个硬币放到桌上，站了起来。“我现在要走了，”她说，“而且我不许你跟着我。”

“能不能跟上你，我还说不上呢，”波洛说，“你可别忘了我这把子年纪。要是你顺着大街跑起来的话，我当然就跟不上你了。”

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你听见了吗？你不许跟着我。”

“至少你允许我为你开门吧。”他用多少带着点戏剧性的动作打开了门。“再见[1]，小姐。”

她怀疑地瞟了他一眼，快步沿着街道走去了，并且不时地回过头来望望。波洛留在门旁注视着她，但却并未走到人行道上去，也没有去赶她的意思。当她在视野中消失之后，他转身又走进了咖啡馆。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波洛自言自语道。

女招待员满脸不高兴地向他走了过来。波洛又在桌边

① 原文为法语：Au revoir. — 译注。

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平平她的气。"这里有些事情真是怪得很，"他自己嘟囔着说，"是的，真怪得很啊。"

一杯淡米色的液体放到了他的面前，他呷了一口，做了个怪相。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奥利弗太太正在什么地方。

第 九 章

奥利弗太太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尽管她热衷于跟踪盯梢，却也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那个被她在心里称之为孔雀[①]的人刚才走路的步子颇为轻快。奥利弗太太是个走不快的人，她跟在他身后约摸二十码的地方，沿着堤岸走着。在查利克劳斯广场，他走进了地铁，奥利弗太太也跟了进去。在斯隆广场他走出了地铁、奥利弗太太也走了出来。她站在他身后三四个人的地方，排队等着公共汽车。他上了汽车，她也上去了。他在沃尔德区下了车，奥利弗太太又照样跟了下去。他插进了国王路和泰晤士河之间的一片迷宫似的街区，拐进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个营造场的院子。奥利弗太太站在一个门道的阴影下，望着。他随即又拐进了一条胡

① 前文奥利弗太太称大卫为孔雀，因为他衣着花哨。——译注。

同，奥利弗太太等了一会儿，随后又跟了上去——他不见了。奥利弗太太查勘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整个地方显得有些破旧不堪。她信步往胡同里走去，胡同里面又出几条胡同——其中有一些是死胡同。当她又回到营造场院子的时候，她已经完全迷失方向了。这时，一个声音在她背后开口讲了话，使她着实吓了一跳。那声音彬彬有礼地说："我希望我没有走得快到叫你跟不上吧。"

她猛地转过身来。顷刻之间，刚才那种近乎嬉戏的，轻松而又兴致勃勃的追踪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现在感到的是一种突然的、意想不到的恐惧的颤栗。是的，她害怕了。周围的气氛立时变得带有威胁的意味了。然而，那声音是愉快而有礼貌的。不过，她明白，在那声音的后面隐藏着愤怒。这突然的愤怒使她慌乱地想起了在报纸上看到的所有的事。上了年纪的妇女遭到成群结伙的年轻人的攻击，那是些无情、残酷，被仇恨和伤害人的愿望驱使的年轻人。眼前这个人是她刚刚在跟踪的那个年轻人。他已经知道她在跟着他，于是便甩掉了她，随后又跟着她走进了这条胡同。现在，他站在那里，挡住了她的去路。伦敦就是这样不保险，忽而你置身在周围的人群中，忽而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了。旁边的街上一定有人，附近的那些房子里也必定有人，可是比那些更接近的却是这个专横的人，一个长着粗壮、残酷的双手的人。她感到此时他正在考虑使用这双手……孔雀，一只骄傲的孔雀，他穿着天鹅绒外衣，紧身内衣和考究的黑裤子，说话的声音带着平静的、嘲弄取乐的口吻，而它的背后却掩藏着愤怒……奥利弗太太长长地吁了三口气。这时，一闪念间

她有了主意,她迅速地想好了一个防卫的办法。她立刻决断地坐在了她附近的一只靠着墙根的垃圾箱上。

“老天爷呀,你吓了我一大跳,”她说,“我没想到你在这儿,我希望你别恼火。”

“这么说你在跟踪我喽?”

“是的,恐怕我是在跟踪你。我想这一定叫你非常恼火。你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肯定你一定是怒火满腔了。不过,你知道,你用不着发火。的确用不着这样。你知道——”奥利弗太太动了动,以便更牢靠地坐在垃圾箱上,“你知道,我是写书的,我写侦探小说。今天早晨我确实非常烦恼。其实,我走进咖啡馆去喝咖啡完全是为了想竭力想出些什么名堂来。我的书恰好写到我跟踪某个人的地方。我是说,我的主人公正在跟踪某个人,于是我心里琢磨着,‘确实,对跟踪人我知道得太少了。’我是说,我经常在书里用这个词,我也读过许多讲跟踪的书,可是我不知道,跟踪是否像某些人的书里写的那样容易,或是像另一些人的书里写的那样几乎无法做到。于是我想,‘哦,的确,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试一试。’——因为只有到你亲自尝试了以后,你才能真正说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被甩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是否会烦恼。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我恰好抬起头来的时候,你正坐在那家咖啡馆里我旁边的桌子上,我就想你是——我希望你不要再恼火——我想你是个特别适合于跟踪的人。”

他那双陌生的、冷冰冰的蓝眼睛依然在凝视着她,然而,她感到那双眼睛里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了。

“我为什么是个特别适合于跟踪的人呢？”

“哦，你穿得很花哨，”奥利弗太太解释道，“你穿的衣服真是迷人极了——几乎是摄政时期[1]的风格。你知道，我当时想，哦，你穿的这身衣服可以使我轻而易举地把你和别的人区别开来。这样，你知道，在你走出咖啡馆的时候，我也走了出来。跟踪人的确很不容易啊。”她抬眼望着他。“你愿意告诉我，你是否一直都知道我在跟踪你？”

“不，不是马上就知道的。”

“明白了，”奥利弗太太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当然啦，我不像你那么突出。我是说，你可不会很容易地把我和其他许多上了年纪的妇女区别开来。我不十分显眼，对吗？”

“你写的书出版过吗？我看过吗？”

“哦，我不知道。也许你看过。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过四十三本书了。我叫奥利弗。”

“阿里亚登·奥利弗吗？”

“这么说你是知道我的。”奥利弗太太说，“哦，这真叫人高兴，当然了，你也许并不十分喜欢我的书。也许你觉得它们太老气了——不够狠毒。”

“以前你不认识我这个人吧？”

奥利弗太太摇了摇头。“不认识，我敢肯定我不认识你——我是说，以前不认识你。”

“那个和我在一起的姑娘呢？”

“你是说在咖啡馆里和你一起吃——烤豆，不错吧——

① 英国历史上的摄政时期(1811—1820)。——译注。

的那个姑娘吗？不认识，我想我不认识。当然啦，我只看到了她的后脑勺儿。对我来说，她显得——哦，我是说，姑娘们看上去都挺相象，对吗？”

“她认识你，”那小伙子突然说道。片刻之间，他的音调突然变得尖刻了，“她曾经提到，不久前她遇到过你。我相信，那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前。”

“在什么地方？是在一次聚会上吗？我想，也许我遇到过她。她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还记得哪。”

她想，他是在考虑是否把名字告诉她，不过，他还是决定告诉她了。在他说出那名字的时候，他敏锐地注视着她的脸。

“她叫诺玛·雷斯塔里克。”

“诺玛·雷斯塔里克。啊，当然啦，是的，那是在一次乡间的聚会上。那个地方叫——等一等——叫隆·诺顿，对吗？我记不住那邸宅的名字了。我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那里去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想我是不会认出她来的。尽管我相信她的确对我的书讲过些什么。我甚至答应过给她一本书。说来也真怪，是吧，我竟然下决心去跟踪，并且实际上也确实选择了一个和我多少有些认识的人坐在一起的人去跟踪。太奇怪了。我想，在我的书里是不能这样写的，这样会显得过于巧合了，你觉得对吗？”

奥利弗太太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天哪，我坐到什么地方上去了？垃圾箱！真是的！而且还是个不怎么样的垃圾箱。”她嗤之以鼻，“我这是到什么地方了？”

大卫在望着她,她突然觉得她先前所想的一切都错了。“我太可笑了,”奥利弗太太想道,“太可笑了。居然会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会对我干出什么来。”他带着极其迷人的魅力向她微笑着。他微微地动了动脑袋,满头栗色的长卷发在他的肩头跳动了几下。现在的年轻人是些多么奇怪的人哪!

“我想,”他说,“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你被带到什么地方来了,跟我来吧。来,上楼梯。”他指了指一段摇摇欲坠的屋外楼梯,它面向一个看起来像是阁楼的地方。

“上那个楼梯吗?”奥利弗太太心里对此不很有底。也许他想用他的魅力把她骗上去,然后给她头上来一下子。“这不好,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心里说,“你自作自受地到了这个地方,现在你骑虎难下,不得不周旋下去,看个究竟了。”

“你觉得它能经得起我的重量吗?”她说,“它看上去摇晃得厉害。”

“完全没问题。我先上,”他说,“给你带路。”

奥利弗太太跟在他的身后,攀上那像梯子一样的楼梯。太不妙了。她心绪不佳,依然感到十分恐惧。她害怕这位孔雀,但更怕到孔雀将要带她去的地方。哦,很快她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推开了楼梯顶上的门,走进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又大又空的屋子,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地板上零散地放着几张褥垫,靠墙堆着一些画布,几个画架,屋子里一股油彩味。房间里有两个人。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小伙子站在画架旁,正在作画。他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把头转了过来。

"哈罗，大卫，"他说，"你带人来了。"

奥利弗太太觉得他是她所见到过的最肮脏的年轻人了。他那油腻腻的，又黑又短的卷发披散在脖子后面，搭在前额上，从络腮胡子中露出的脸也没有刮。他穿的是满身油腻的黑色皮衣服和高统靴。奥利弗太太的目光从他的身上转向了一个正在当模特儿的姑娘。她半躺在台子上的一把木椅里，头向后仰着，黑色的头发从头上垂落下来。奥利弗太太马上就认出了她。她就是鲍罗登公寓那三个姑娘中的第二位。奥利弗太太想不起她的姓了，可是她记得她的名字。这就是那个叫弗朗西丝的，非常爱打扮的，神态倦慵的姑娘。

"米特·彼得，"大卫指着那个外表有些叫人恶心的艺术家，说道，"是我们的一位初露头角的天才，而弗朗西丝正摆着一个因为被要求流产而绝望的姑娘的姿态。"

"闭嘴，你这个老粗。"彼得说道。

"我想我认识你，对吧？"奥利弗太太毫不迟疑，兴冲冲地说道，"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是不久前在什么地方。"

"你是奥利弗太太，对吗？"弗朗西丝说。

"她刚才自己是这么说的，"大卫说，"千真万确，对吧？"

"那么，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呢？"奥利弗太太继续道，"在某次聚会上吗？不对。让我想想。我知道了，是鲍罗登公寓。"

弗朗西丝从椅子中坐了起来，用疲倦然而却十分柔美的嗓音讲起话来。彼得高声地发出了一声可怜的浩叹。

"你把姿势全都给破坏了！你是不是非得这么乱扭不成？你就不能不动吗？"

"不，我不能再坚持了。这个姿势太受不了了。我的肩膀酸麻得厉害。"

"我刚才正在试着跟踪人呢，"奥利弗太太说，"这比我原来想的要难得多了。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室吧？"她兴致勃勃地四下望着，补充道。

"他们现在就喜欢阁楼一类的地方。不从地板上漏下去，就算你幸运了。"彼得说。

"在这里你什么也不缺嘛，"大卫说，"北面来的光线，充裕的空间，睡觉的垫子，玩路牌[1]三缺一的时候楼下有个凑数的，还有他们所谓的炊事用具。这里还有一两瓶酒。"他补充道。随后他转向奥利弗太太，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雅的语调说道："我们可以请你喝点儿酒吗？"

"我不喝酒。"奥利弗太太说道。

"这位女士不喝酒，"大卫说，"谁会想得到呢！"

"这话很粗鲁，不过倒是很对，"奥利弗太太说，"大部分人都对我说'我一直以为你酒量大得很呢。'"

她打开了手提包——三个灰白色的发卷立时落到了地板上。大卫拾了起来，递给了她。

"啊！谢谢。"奥利弗太太接了过来，"今天早晨没工夫。不知道我是不是带着多余的发卡。"她在提包里摸索了一阵后，便动手把发卷卡到头上。

① 一种古代的纸牌游戏。——译注。

彼得放声大笑起来——“干得好。”他说道。

奥利弗太太心里想：“刚才我居然以为有了危险，这真是太奇怪了。危险是来自这些人吗？不管他们外表如何，他们却都非常友善。别人还是说对了，我的想象过分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她该告辞了。大卫以风行于摄政王时期的殷勤，扶她走下了那摇摇晃晃的楼梯，而且清楚地告诉她怎样才能最快地走到国王路。

“然后，”他说，“你可以坐公共汽车——或者要一辆出租汽车，要是你愿意的话。”

“要出租车，”奥利弗太太说，“我的脚都麻了，越早坐进出租车越好。谢谢你对我这么好。”她接着说道，“我跟踪你的方式一定显得很特别吧。尽管如此，我想那些私家侦探或私家探子——不管怎么称呼他们——是完全不会像我这样的。”

“也许是吧，”大卫郑重地说道，“请从这儿往左——然后往右拐，再往左走，到你看到泰晤士河，就往河边走，随后往右拐个急弯，再笔直下去就行了。”

真是奇怪得很，当她走过那年久失修的院子时，刚才那种不安和提心吊胆的心情又向她袭来。“我不该想得太多了。”她回头望着楼梯的台阶和工作室的窗户。大卫的身影仍旧站在那里，望着她的背影。“三个挺不错的年轻人，”奥利弗太太自言自语道，“很不错，而且非常和气。从这儿往左，然后往右。只不过因为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有人就愚蠢地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又该往右了吗？还是往左？我想，是往左吧——哦，老天爷，我的脚。天也要下雨了。”这一

段路似乎走不完了。国王路也遥遥无望。现在，她几乎听不见交通的嘈杂声了——河在哪里呢？她开始怀疑她走错方向了。

"啊！哦，"奥利弗太太想，"我一定很快会到一个地方的——或是泰晤士河，或是普特尼[①]，或是旺德斯沃思[②]，或是其它什么地方。"她向一个过路的男人打听去国王路怎么走，那人说他是个外国人，说不来英语。

奥利弗太太精疲力尽地转过另一个街角，在她的前面出现了粼粼的水光。她急忙顺着一条狭窄的小巷向水光走去，她听见背后有脚步声，刚半转过身去，她的背后便挨了一击，她两眼冒着金星，晕过去了。

① ②伦敦市内地名。——译注。

第 十 章

1

一个声音说道：

"把这个喝下去。"

诺玛浑身颤抖着，她的两眼一片昏花，在椅子中往后缩了缩。那命令又重复了一遍："把这个喝下去。"这一次，她顺从地喝了，随后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太——太猛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这会使你恢复过来的。一会儿你就会感到好些了，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吧。"

那阵使她慌乱的恶心和晕眩过去了。她的双颊也有了一点儿血色，颤抖也缓和了。她头一次四下望着，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她刚才被一种恐怖的感觉所征服，而现在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好像隐隐觉得似曾相识。一张书桌，一个长沙发，一把扶手椅，

还有一把普普通通的椅子，靠墙的条桌上放着一个听诊器，还有一些她认为与眼科有关的仪器。随后，她的注意力从泛泛观察转向了具体的目标——刚才让她喝药的那个人。

她看见一个约摸三十出头的红发男人，他的相貌丑陋，但却相当引人注目，这种面孔尽管坑凹不平，然而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他带着让她放心的神态向她点了点头。

“你慢慢恢复过来了吧？”

“我——我想是吧。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你想不起来了吗？”

“是交通事故。我——它冲着我开过来了——它——”她望着他。“我被车撞了。”

“哦，不，你没有被车撞着，”他摇了摇头，“我保证。”

“你？”

“哦，你当时正在路中间，一辆小汽车向你冲了过来，我及时把你拉开了。你在路上怎么莽莽撞撞的？想什么来着？”

“我记不得了。我——对了，我想，我一定是在想别的事。”

“那辆‘美洲虎’牌小汽车开得很快，有一辆公共汽车从路的另一侧开了过来。那辆小汽车不是想要把你撞倒吧？”

“我——不，不，我肯定它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

“哦，我在想——它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呢，有可能？”

“你说什么？”

“哦，你知道，它也许是故意的。”

“你说的‘故意’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我只是在想，你是不是想自杀？"他漫不经心地说道，"是吗？"

"我——不——嗯——不，当然不是要自杀啦。"

"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他妈的太傻了。"他的声调稍微变化了一些，"喂，那你一定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况吧。"

她又开始颤抖了。"我当时认为——我当时认为——一切都完了。我想——"

"所以你想自杀，是吗？怎么回事？你可以告诉我，是因为男朋友吗？那会使你觉得非常痛苦的。再说，你还会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你自己自杀了，他就会后悔。可是，你千万别信这一套。人们是不愿意后悔，也不愿意觉得自己在什么事上是有过错的。所有的男朋友们也许会这样讲：'我一直认为她神经不正常，其实这样反而好。'下次你要是想冲向'美洲虎'汽车的时候，就好好想想这话吧。甚至连'美洲虎'也是有感情需要考虑呢。你有什么烦恼？男朋友要抛弃你？"

"不是，"诺玛说，"哦，不是。正好相反。"她突然又补充说，"他想和我结婚。"

"这可不是叫你往'美洲虎'的轱辘底下钻的理由呀。"

"可它是的。我这样做，是由于——"她停住不说了。

"你最好告诉我，行吗？"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诺玛问道。

"是我用出租汽车把你接到这儿来的。你好像没有受伤——我想，就是擦伤了几处。看上去，你只是被震死过去了。

处于休克状态。我问过你的住址，可是你望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一伙人围了上来。于是我便招呼了一辆出租车，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这是——是一位医生的手术室吗？”

“这是诊室，我就是医生。我叫斯蒂林弗利特。”

“我不想看到医生！我不想和医生说话！我不——”

“镇静，镇静。你和医生已经谈了十分钟的话了。再说，医生又怎么样呢？”

“我害怕，我怕医生会说——”

“得啦，亲爱的姑娘，你不是在找我看病，仅仅把我看作一个爱管闲事的局外人吧，他把你从死亡线上，或者从一个非常可能使你打断胳膊，碰断腿，撞破脑袋或某种可能使你终生残废的极为不愉快的事故中救了出来。而且还有别的麻烦呢。假如你原来是有意想去自杀的话，那你可能会被控告到法院的。要是你有自杀的盟约，你依然可以去干。眼下，你不能说我不坦率吧，那你也得对我坦率。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怕医生。医生对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没有。从来没对我做过。不过，我怕他们会——”

“会怎么样？”

“把我关起来。”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扬起了他那黄中透红的眉毛，望着她。

“得了，得了，”他说，“你好像对医生抱有很奇怪的成见。我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呢？喝杯茶好不好？”他补充道，

"要么就来点儿紫心麻醉片[1]或镇静剂吧。这是你们这号年纪的人最喜欢的了。你自己也尝试过这些东西吧?"

她摇了摇头。"没有——真的没怎么试过。"

"我不信。不管怎么说,你为什么这样惊恐、颓唐呢?你的神经其实并没什么毛病,对吧?本来我是不该这样讲的。做医生的根本就不想把人关起来。神经病院早就满员了,一个人都不容易塞进去了。其实,他们最近放了一大批人,毫无办法,只好把他们推出去了事。你也许会说,这些人本来都是应该关在里面的。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太拥挤了。"

"哦,"他接着说,"什么对你的口味呢?来点儿药橱里的药,还是按英国的老风俗来一杯好茶呢?"

"我——我喝点儿茶吧。"诺玛说。

"印度茶还是中国茶?这也得问一问,对吧?要知道,我还不能肯定我有没有中国茶呢。"

"我喜欢印度茶。"

"好。"

他向门口走去,推开门,喊道:"安妮,给我们两人来壶茶吧。"

他走了回来,坐下说道:"现在你很清楚了吧,小姐。顺便问问,你叫什么?"

"诺玛·雷斯——"她停住不说下去了。

"什么?"

---

① 紫心药片是一种麻醉药的俗名,其成分是苯异丙胺和巴比士酸盐的混合物,这一名称是来自药片的外形和颜色。——译注。

"诺玛·韦斯特。"

"哦，韦斯特小姐，咱们说明白吧：我不是给你看病的，你也不是来找我给你看病的。你是街道上一次意外事故的受害者——我们就这么讲吧，我想你也希望它看来像是这么回事，这会使'美洲虎'里的那位伙计相当难堪的。"

"起先我是想从一座桥上跳下去的。"

"是吗？你发觉那样做不太容易吧。现在造桥的人是相当小心的，我是说，你得爬到栏杆上去，这可不那么容易呀。有人会阻止你的。哦，还是让我继续讲下去吧，因为你休克得很厉害，不能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就把你带到我家来了。顺便问一下，你的住址是哪儿？"

"我没有住址。我——我哪儿都不住。"

"有意思。"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道，"正是警察所谓的'无固定住所'。那么你——整夜坐在河堤上干些什么呢？"

她疑虑重重地望着他。

"我本来是可以把这桩意外事故报告警察的，但是我没有义务这样做。我宁愿认为你这个正在沉思冥想的少女横穿马路以前，没有先往左看一看[1]。"

"你和我想象中的医生完全不一样。"诺玛说道。

"真的吗？哦，在这个国家里，我对我的职业的幻想已经逐渐破灭了。事实上，我准备放弃在这里行医，大约两周后到澳大利亚去。因此，我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样看到粉红色的大象从

[1] 英国的车辆是在马路左边行驶的，因此过马路先往左看。——译注。

墙上走出来的，你是怎样想到树木伸出了枝叉来缠绕你，使你窒息的，你怎么会认为你知道魔鬼在什么时候从人们眼睛里探出头来[1]，以及其它别的使人兴奋的幻想的？我不会对此怎么样的！看来你神志很正常，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认为我神志不正常。”

“哦，也许你是对的。”斯蒂林弗利特宽厚地说，“说说你的理由吧。”

“我干了事情就记不起来……我把自己干过的事告诉过别人，可是我记不得告诉过他们了……”

“听起来，好像你的记性很坏。”

“你不理解。那些都是——坏事。”

“是宗教狂吗？那倒是很有意思了。”

“和宗教没关系。只是——只是仇恨。”

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她把茶盘放在书桌上，又走了出去。

“要加糖吗？”

“好的，情。”

“明智的姑娘。休克以后，糖对你是很有好处的。”他倒了两杯茶，把她那杯放到她的旁边，并把糖罐放到杯子的旁边。“哦，”他坐了下来，“我们刚才谈什么来着？噢，对了，仇恨。”

“你会对某个人恨之入骨，以至你真想杀了他，这有可能吗？”

---

① 以上都是指使用了幻觉剂等毒品以后产生的幻觉。——译注。

"啊,有可能,"斯蒂林弗利特医生仍然轻快地说道,"完全可能。事实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过,你知道,即使你真的想那样做,你并不是总有勇气去做到这一点的。人类有天生的制动系统,恰好在紧要关头刹车就会起作用的。"

"你把这事说得那么平淡无奇。"诺玛说道。她的声音中分明带着烦恼。

"哦,是的,这是很自然的。儿童们几乎每天都会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发脾气,对母亲或父亲说:'你太坏了,我恨你,我希望你死了才好。'做母亲的有时很明智,根本不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上。在你长大成人以后,你还会恨别人,不过到那时候,你就不会找那么多烦恼,想去杀人了。或许你依然会这样想——哦,那你就要蹲监狱了,也就是说,要是你真的做出这种棘手的事的话。顺便问一下,你没说假话吧?"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没有。"诺玛坐直了身子,两眼愤怒地闪着光,"当然没有啦。要是不是真的,你以为我会讲这些可怕的事吗?"

"哦,这我可又要说了,"斯蒂林弗利特说,"有人会这样讲的。他们讲自己的所有的坏事,而且以此为乐。"他从她的手里拿过空杯子。"哦,"他说,"你最好把一切都告诉我。你恨谁,为什么要恨他们,你准备对他们怎么样。"

"爱可以转变为恨。"

"听起来像是一句感情夸张的民歌。但是记住,恨也可以转变为爱的,两者皆通。你说不是因为男朋友,那么他是你的丈夫,他辜负了你。不是因为那种事吧,嗯?"

"不是,不是。根本不是这类事。那是——是因为我的

继母。”

“又是狠心的继母。不过，这是瞎扯。在你这个年纪，你是可以和继母脱离的。她除了嫁给了你爸爸以外，还对你做了些什么吗？你恨你爸爸吗？还是说你很爱他，不愿意别人来分享他的爱？”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我一直是爱他的，非常爱他。他——他——我认为他好极了。”

“那么，”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听着，我要对你提些建议了，你看到那扇门了吗？”

诺玛转过头去，茫然不解地望着那扇门。

“那是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对吧？没有上锁。开关也挺自然。请你过去试一试。刚才你看见我的女管家从这扇门走进来，然后又走了出去，对吗？这不是幻觉。跟我来，请站起来吧，照我说的去做。”

诺玛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迟疑不决地向门边走去，将门打开。她站在打开的门缝那里，回头探询地望着他。

“对。你看见什么了？一个极为普通的门厅，该重新油饰了。不过，我就要到澳大利亚去了，不值得这样做了。现在，请你到前门那儿，把门打开，这同样也没有什么花招。你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去吧，那样你就会相信不存在着任何想把你关起来的意思。在你确信你什么时候想出去都可以出去之后，就请你再回来，在那边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把你的事全讲给我听。随后，我会给你提些有益的忠告。你不一定非听不可。”他宽慰地补充说道，“人们是很难接受忠告的，不过，你也许会接受。你明白吗？同意吗？”

诺玛慢慢站了起来，有些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房间，就像医生说过的那样，走进了那个极为普通的门厅。她打开了安着一个轻便拉手的前门，向下走了四个台阶，便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了，街上房屋显得很端庄，但十分缺乏情趣。她在那里站了片刻，可是，她没觉察到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正透过百叶窗缝在观察着她呢。她在那里大约站了两分钟，接着她用比刚才略为果决的动作转过身来，又走上台阶，关上前门，回到了房间里。

“没问题吧？”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我没有偷偷搞什么名堂，你满意了吧？一切都是一清二楚，光明正大的。”

那姑娘点了点头。

“好啦。坐下吧，坐得舒服一点儿。你抽烟吗？”

“嗯，我——”

“只抽大麻烟——或这一类东西吧？没关系，你用不着告诉我。”

“我当然不抽那类玩艺儿啦。”

“我本来不应该说这方面有什么‘当然’不‘当然’的问题，不过，病人说的话，就得相信。好吧。现在谈谈你自己吧。”

“我——我说不上。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在长沙发上躺一躺，你不介意吧？”

“噢，你指的是仍然使你无法忘记的梦和那些毒品吧？不，我不是专门指这些。我只是想了解一些你的情况。这你是明白的。我要问的是，你是生长在乡村呢，还是在城市里，

你有兄弟姊妹呢，还是独生女，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你亲生母亲死的时候，她的死让你很难受吧？”

“我当然很难受了。”诺玛的话听上去带着气愤的情绪。

“你太爱说‘当然’了，韦斯特小姐。顺便问一下，韦斯特不是你的真名，对吗？哦，别担心，我并不想知道任何别的名字。你就随便叫自己东西南北好了[1]。不管怎么样，你母亲死了以后，事情又怎么样了呢？”

“她是病了很长时间才去世的，常常住在私人医院里。我在德文郡和一位姨妈——一位上了年纪的姨妈——住在一起。其实，她也不是我的亲姨妈，她是妈的大表姐。后来，大约在六个月以前，父亲回家来了。这——这当然是好极了。”她的脸上突然有了生气，她没有觉察到这位显然是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子对她投来了迅速而敏锐的一瞥。“你知道，我几乎不记得他了。他一定是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离开的。我确实没有想到我还能见到他。妈妈不常谈起他。起初我以为，她指望他会摆脱另外那个女人回家来的。”

“另外那个女人？”

“是的。他是和一个女人出走的。妈妈说，那是个坏透了的女人。妈妈说起她来就恨之入骨，对爸爸也一样，不过我常常想，也许——也许爸爸并不是像她所想的那么坏，都是那个女人不好。”

“他们结婚了吗？”

“没有。妈妈说，她决不和爸爸离婚。她是——是叫圣

[1] 韦斯特（West）在英文中是西方的意思。——译注。

公会[①]吧?——你知道,她是地道的高教会信徒[②]。很像个罗马天主教徒,不主张离婚。”

“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吗?那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这也是个秘密吗?”

“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诺玛摇了摇头,“不,我想他们在一起没有生活多久,不过,你知道,我对这些知道得不多。他们到南非去了,不过,我想他们发生了争吵,很快就分手了,因为那时候妈妈说过,她希望爸爸也许会回来。可是,他没回来。他连信也不写,甚至也不给我写信。不过,圣诞节的时候他送给我东西,总是送礼物的。”

“他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没有人谈起过他,只有西蒙伯伯——你知道,他是我父亲的哥哥。他以前在伦敦城里做买卖,他对父亲抛弃一切的做法非常气愤。他说,他一直就是这样永远也不肯安稳,不过,他说他其实并不是个坏蛋,只是软弱。我是不常见到西蒙伯伯的,我经常见到的总是妈妈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乏味透顶的人。我的整个生活都是枯躁乏味的……

“哦,当爸爸确实要回来的时候,真好像喜从天降。我想多记起一些关于他的事来,你知道,就像他说过的话啦,他

---

① 基督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1532年英王亨利八世将其定为英国国教。——译注。

② 圣公会中的一派,与“低教会派”对立,主张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译注。

和我一块儿玩过的游戏啦。他常常逗得我笑个不停。我想看看是不是还能找到他的一些旧相片。它们似乎全都扔掉了。我想，一定是妈妈把它们全都撕了。”

“那么，她是一直想要报复的啰。”

“我想，她想要报复的人实际上是路易丝。”

“路易丝？”

他看到那姑娘有些不自然。

“我不记得了——我跟你说过——我什么名字都记不得了。”

“没关系。你是在说和你父亲私奔的那个女人，是吗？”

“是的。妈妈说，她酗酒，吸毒，早晚不会有好下场的。”

“可是你不清楚她是否干过这些事？”

“我什么都清楚。”她的邪劲来了，“我希望你别向我提问！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后来再也没听说过她！你不谈起她，我已经把她忘掉了。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好了，”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别这么焦躁呀。你用不着为过去的事烦恼。让我们想想将来吧。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诺玛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我没地方可去。我不能把一切都结束掉——其实结束一切反倒好得多，我肯定那样要好得多——只是——”

“只是你不能去试第二次了，对吗？告诉你，姑娘，你要是那样做的话，是非常愚蠢的。好嘛，你没地方可去，也没人可信赖，你有钱吗？”

"有，我在银行里有个户头，每个季度我父亲都要往里存许多钱，可是，我不敢肯定……我想，现在他们大概正在找我。我不愿意让他们找到。"

"你用不着这样。我会替你妥善安排的。有个叫肯卫庭园的地方，它的名字听起来不错，其实没那么好。那是一家休养、治疗的疗养院，那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长沙发，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不会被关在那里的。只要你高兴，什么时候都可以出来。你可以在床上用早餐，乐意的话可以整天躺在床上。你好好休息休息，到时候我会到你那里去的，和你聊聊天，有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这中你的意吗？你愿意去吗？"

诺玛望着他。她坐在那里，毫无表情地直盯盯地望着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2

在那天傍晚稍晚些的时候，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打了一个电话。

"诱拐进行得很成功，"他说道，"她到肯卫庭园去了。像只小羊似的乖乖地去了。眼下还不能向你谈出更多的东西。这姑娘身体里浸透了麻醉剂。大概在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用紫心麻醉剂、梦幻剂，可能还有麦角酸二乙基酰胺[1]……她嗜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说她没有吸毒，不过对她的话

[1] 一种麻醉剂。——译注。

我信不过几分。”

他听了一会儿。“别问我了！到那里去可得仔细。她很容易受惊……是的，她被某些事情吓坏了，要不然她就是假装被吓坏了……

“我还不清楚，谈不出什么来。记住，吸毒的人是靠不住的。他们说的话你是不能相信的。我们没有匆忙行事，我不想吓着她……

“父亲和孩子一样不怎么正常，我可以说大概他不怎么爱她的母亲，大家都说她是一个严厉的女人——是个自命清高的殉道者型的女人。大概那做父亲的是个好寻欢作乐的人，无法忍受婚后的平淡无味的生活！——他结识了一个名叫路易丝的女人，对吗？……这个名字好像把她吓坏了——看来，她是那个姑娘最恨的人。那姑娘五岁的时候，她就把那姑娘的父亲引诱走了。那种年龄的孩子是不懂得什么的，不过，他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是罪魁祸首的人是很快就会记恨在心的。显然，她是在几个月之前才再次见到她的父亲的。她大概很动感情，梦想过作为父亲的掌上明珠和父亲相依为命。显而易见，她的美梦破灭了。父亲带回了一个妻子，一个新婚燕尔的年轻太太。她不是那个路易丝，对吗？……哦，是啊，我只是问一下。我给你讲的只是大致的情形，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急切地说道：“你在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说，我给你讲的只是大致的情形。”

沉默了片刻。

"顺便提一下，有个小情况，你也许会感兴趣的。那姑娘曾经笨手笨脚地想要自杀。你感到吃惊吗？……

"哦，不是的……不，她没有吞下一大瓶阿斯匹林，也没有把头对着煤气炉。她在街上的时候向一辆正在超速行驶的'美洲虎'牌汽车冲了过去……我可以跟你说，我刚巧及时赶到……是的，我得说那倒真是一次冲动……她也承认了。她的话是那套老生常谈的措词——她'想就此摆脱一切。'"

他倾听着一大串连珠炮似的话，随后说道："我不知道。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说不准——你说的情况是清楚的。她是个过敏的、神经质的姑娘，服用了多种毒品，精神过度兴奋。不，我没法明确地告诉你她用的是哪种毒品。这些东西的牌号太多了，效果多少有些差别。它们可能引起神经紊乱，丧失记忆力，行为野蛮，头脑糊涂，或者十足的痴迷！难办的是，无法说清与毒品所产生的反应相反的真正反应是什么。你知道，有两种可能性。她要么是一个内心极其苦恼的姑娘，说自己神经脆弱、精神病态，有自杀的倾向。实际上也有这种可能。要么这一切就全是谎话。我不愿意把它看成是由于她为了自己的一些隐晦的理由而杜撰出来的故事，以便给人以一种全然虚假的印象。倘若是这样的话，那她干得就太巧妙了。她所讲述的情况似乎时常有某些不对头的地方。她是个扮演角色的非常聪明的小演员呢，还是一个地道的半低能的企图自杀的牺牲者？哪个都有可能……你说什么？……啊，那辆'美洲虎'！……是的，它开得快极了。你认为这可能不是企图自杀的事件？那辆'美洲虎'是

故意想把她辗倒?”

他想了一会儿。“我说不上来,”他慢慢地说道,“也可能是这样吧。是的,有这种可能,不过我以前没往这方面想。麻烦的是,什么可能性都有,对吗?不管怎么样,我要在短时间之内从她嘴里掏出更多的情况来。我已经让她差不多能信任我了,只要我不追根问底、操之过急,以至引起她的疑心就行了。很快她会更信任我,告诉我更多的事情的。要是她不是假装的,她会把她的事儿和盘托出的——非要让我听不可的。眼下,她还有些害怕……

“当然,她要是在糊弄我的话,我们就得找出其中的原委了。她现在在肯卫庭园,我想她会在那里呆下去的。我建议你派个人在那里盯一两天,看她是不是打算离开那里,最好找个她不认识的人跟踪她。”

第十一章

1

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正在写一张支票——他一边写一边稍稍地做了个鬼脸。

他的办公室十分宽大，陈设漂亮，俨然是一间典型的老派工业巨头的办公室——这些家俱摆设以前是西蒙·雷斯塔里克的，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无甚兴趣地继承了下来，几乎未加任何变动，只是拿掉了两三张画，代之以一张泰伯·蒙顿的水彩画和他本人的肖像，这张肖像是他从乡间带来的。

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是个中年人，身体已经开始发胖，然而奇怪的是，和挂在他头顶上的那张十五年前的画像相比，变化甚小，同样都是下颔突出，双唇紧抿，古怪的眉毛略为扬起。他不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男人——而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眼下不甚快乐的人。他的秘书走进了房间——当

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她正朝他的办公桌走来。

"一位叫赫尔克里·波洛的先生来访，他坚持说和你有约在先——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约会。"

"一位叫赫尔克里·波洛的先生？"这个名字似乎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不过他记不清到底是怎样一个来龙去脉了。他摇了摇头——"我一点儿也想不起这个人来了——尽管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他长的什么样子？"

"个子很矮——外国人——恐怕是法国人——长着一大撇八字胡——"

"对了！我记得玛丽说起过他。他去看过老罗迪[①]。不过，和我约好，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

"他说，你给他写过一封信。"

"即使写过我也想不起来了。也许玛丽——哦，好了，没关系——把他带进来吧。我想，我最好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克劳迪娅·里斯—霍兰又转了回来，带进来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他长着扁圆的脑袋，一大撇八字胡，穿着尖头的漆皮鞋，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这一点和他太太形容的完全一样。

"这位就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克劳迪娅·里斯—霍兰介绍道。

当赫尔克里·波洛向办公桌走去的时候，她又转身出去了。雷斯塔里克站了起来。

---

① 罗德里克的昵称。——译注。

“阁下是雷斯塔里克先生吧？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愿为您效劳。”

“哦，是的。我太太提到过你拜访过我们，或者说拜访过我的伯父。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应你信里提出的要求而来的。”

“什么信？我没给你写过信，波洛先生。”

波洛凝视着他。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打开看了一眼，躬身隔桌递给了他。

“你自己瞧吧，先生。”

雷斯塔里克呆呆地望着那封信。这封信是用他办公室的信笺打出来的，落款是他的钢笔签名。

亲爱的波洛先生：

阁下如能按信首地址尽早来敝处一访，我将非常高兴。据内人所谈及在伦敦查询所得，阁下在同意接受一项需要谨慎的使命时，是一位可靠的人。

您的

安德鲁·雷斯塔里克

他冲口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这封信的？”

“今天早晨。我手边碰巧没事，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这是一件离奇的事，波洛先生。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不是，我的签名和这个大不一样——你自己来看。”他伸出一只手去，仿佛是想找一个手迹的实例。他没来得及细想，便把刚刚签过名的支票转向了波洛，以便使他能够看清。“你明白吗？这封信上的签名和我的根本不一样。”

“不过，这就太离奇了，”波洛说，“确实太离奇了。这封信会是谁写的呢？”

“这正是我的疑问。”

“会不会——请原谅——是你太太写的呢？”

“不会，不会。玛丽是决不会做这种事的。而且说到底，她干嘛要用我的名字签署这封信呢？哦，不会的，要是她干了这样的事，她是会告诉我的，以便让我对你的来访有个准备。”

“那么，有人为什么要寄这封信，你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吗？”

“没有，确实没有。”

“这封信显然想聘请我去做什么事，雷斯塔里克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是些什么事？”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对不起，”波洛说，“你还没看完这封信呢。你会注意到，在第一页下方接着签名的地方有一行‘见背面’的小字。”

雷斯塔里克将信翻了过来。在第二页的顶部还有几行打字机打出的字迹。

我想请教阁下的，是有关我女儿诺玛的事。

雷斯塔里克神色遽变，他沉下了脸。

“原来如此！可是，谁能了解呢——有谁可能来插手呢。谁知道这件事呢？”

“这会不会是一种敦促你与我商量的办法呢？是某位用心良苦的朋友吗？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是谁有可能写这封信吗？”

“我一无所知。”

“而你也没有为你的女儿——一个名叫诺玛的女儿——伤脑筋吗？”

雷斯塔里克缓缓地说：

“我有一个叫诺玛的女儿，是我的独生女。”当他说到最后那几个字的时候，他的嗓音稍微有些变化。

“她遇到了麻烦，碰到了什么困难吗？”

“据我所知，并非如此。”然而，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犹豫。

波洛向前靠了靠。

“雷斯塔里克先生，我想不是那么回事吧。我认为，你的女儿碰到了麻烦或是说困难。”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是不是有人跟你讲过这件事？”

“我完全是从你的语气中判断出来的，先生。”赫尔克里·波洛接着说，“眼下，很多人都为女儿们伤脑筋啊。年轻的小姐们有陷入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困境的天赋。可能这儿也是同样的情况吧。”

雷斯塔里克沉默了一会儿，用手指敲着办公桌。

"是的，我为诺玛担心，"他终于说道，"她是个很难对付的女孩。神经过敏，有歇斯底里的倾向。我——遗憾的是我不太了解她。"

"毫无疑问，是为一个年轻小伙子伤脑筋喽？"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这么回事。不过使我担忧的并不完全是这件事。我想——"他审视着波洛。"我是否能把你看作是一个审慎的人呢？"

"假若我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就吃不了我这碗饭了。"

"你知道，这是一件想要找到我女儿的案子。"

"啊？"

"上个周末，和往常一样，她回到我们在乡间的住房来了。星期天晚上，她假装返回她与另外两个姑娘同住的公寓去了，可是，现在我发现她没有到那儿去。她一定是跑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实际上，她失踪了，是不是？"

"这话听起来过于夸张了一点儿，不过事情确实是如此。我希望对此能有个非常自然的解释，不过——嗯，我想哪一位作父亲的都会担心的。你知道，她没有打电话，没有对与她合住一套公寓的姑娘们做任何说明。"

"她们也担心吗？"

"不，大概不会担心吧。我想——嗯，她们把这种事看得很平常。姑娘们是非常任性的，比我十五年前离开英国的时候要任性得多了。"

"你说你不满意的那个小伙子呢？她会不会和他一起去

了呢?"

"我由衷地希望不是这样。这有可能，但是我——和我太太不这样想。我相信，在你到我们的家去拜访我伯父的那天你见到过他——"

"啊、见过，我想我认识你所说的这个年轻人。是个很俊的小青年，不过——要是我可以这样讲的话——他不是个能让一位做父亲的感到满意的小伙子。我发觉尊夫人也很不高兴。"

"我太太非常肯定，那天他来我家里很希望避人眼目的。"

"大概，他明白他在那里不受欢迎吧?"

"他非常明白。"雷斯塔里克狠狠地说。

"那么，你不认为你女儿可能已经和他一起走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开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想。"

"你找过警方了吧。"

"没有。"

"有人失踪，通常总是报警为好。他们也是很谨慎的，他们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所不具备的手段可供使用。"

"我不想报警。这是我的女儿，伙计，你明白吗?我的女儿。要是她愿意——短时间出走一段，并且不让我们知道，好吧，那就让她走吧。没有理由认为她有危险或诸如此类的事。我——我只想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也就心满意足了。"

"雷斯塔里克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希望我并非想得过分——这并不是你为你女儿担心的唯一的原因吧?"

"你为什么认为还有其它的原因呢?"

"因为，一个女孩子既不把自己的行踪告诉父母，也不告诉和她同住的朋友，便外出几天，这种事现今已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事了。我想，一定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使你显得如此惊慌。"

"哦，也许你是对的。这——"他犹疑地望着波洛，"这些事对陌生人是很难开口的。"

"其实也不尽然，"波洛说，"这种事对陌生人讲比对朋友或熟人讲要容易得多。这一点你无疑是赞同的吧？"

"也许吧，也许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哦，我承认我因为我的女儿而愁肠百结。你知道，她——她可不像别的姑娘，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使我——使我们夫妇极为担心的事。"

波洛说："也许你女儿正处在感情易于冲动的青春少女时期，这个年龄可伤脑筋了，坦率地讲，在这个时期她们能干出一些她们很难对它负责任的事来。假如我不揣冒昧地推测一下的话，请不要见怪。你的女儿大概怨恨有一位继母吧？"

"这很不幸，但确实如此。然而，她这样是毫无道理的，波洛先生。这已不是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异不久的情况了。我们分手是在多年以前了。"他顿了顿，随后又说道，"也许我可以和你敞开天窗说亮话。毕竟，这事向来就没有隐瞒过。我和我的一个妻子分手了。我没有必要吞吞吐吐。我遇上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使我着迷的人。我离开了英国，和这个女人到南非去了。我的妻子不同意离婚，我也没有要求她离婚。我给妻子和孩子做了妥善的经济上的安排——那时候她才五岁。"

他停了停又接着说道：

“回首往事，我明白有一段时间我不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我渴望去旅行。在我生活中的那个时期，我讨厌被拴在办公桌上。我哥哥曾经几次责备过我，说我对家事不上心，现在我已经到了他那种年纪了。他说我没有尽到我的本分。可是，那时候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是不满足的，想要过一种冒险的生活。我想去见识世界，想去看看洪荒之域……”

他突然停住不往下说了。

“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想听我的生活经历的。我到南非去了，是路易丝和我一起去的。一切并不顺利。我爱她，可是我们经常吵架。她讨厌南非的生活，想回伦敦和巴黎——想到那些繁华的地方去。我们到那儿大约一年以后就分手了。”

他叹息着。

“也许，那个时候我应该回来，回到我非常厌恶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来。可是，我没有回去。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欢迎我回来。也许，她会认为这是她应尽的义务。她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了不起的女人。”

波洛注意到了渗透在这些言辞中的淡淡的辛酸。

“可是，我想我本来是应当多为诺玛想想的。哦，事情就是这样。这孩子和她母亲在一起十分安全，经济上也安排妥当了。我偶或写信给她，还给她送些礼物。可是我从未想过回英国去看看她。该受谴责的并不完全是我呀。我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认为，一个时来时去的父亲只能使

她不安，而且也许会扰乱她内心的平静。无论如何，我们这样讲吧，我认为我是在尽我所能，求其所善了。”

这时，雷斯塔里克的讲话快了起来，能对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倾听者倾诉心曲仿佛使他感到了真正的慰藉。这种反应波洛以前是常见的，因此他鼓励他说下去。

“就你自己而论，你从来没有想过家吗？”

雷斯塔里克非常肯定地摇了摇头。“没有。你知道，我过着我所喜欢过的那种生活，我想过的那种生活。我从南非到了东非。在赚钱上我干得非常顺利，我经手的每一项事业似乎都很成功，我着手搞的项目——有时与人合伙，有时单枪匹马——全都进展顺利。我常常出门到丛林去，做艰苦的跋涉，这就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我生来就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和第一个妻子结婚的时候我感到如落陷阱、手脚被缚的原因吧。不，我的自由使我欢畅，我不想回到我在这儿所过的那种凡俗的生活中去。”

“可是，你最后还是回来了呀？”

雷斯塔里克叹道：“是的，我确实回来了。啊，我想，人老啦，而且也因为我和另一个人获得一次意外的成功，我们获得了一项极为有利可图的特许权，需要回伦敦来谈判，在这里我本来可以靠我哥哥进行活动的，可是我哥哥去世了，我当时还是这家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如果我愿意亲自来处理这些事的话，我就可以回来。这是我头一次想到这样做，我指的是回伦敦来，重返都市生活。”

“也许你的太太——你的第二位太太——”

“是的，对此你也许有些疑问。我哥哥死的时候，我和玛

丽结婚才一两个月。玛丽出生在南非，不过她到英国来过几次，她喜欢这里的生活。她特别想有一座英国式的花园！

“而我呢？哦，也许这是我头一次觉得我可能也喜欢英国的生活。而且我也想到诺玛。她母亲在两年前去世了。

“这些我全向玛丽讲了，她很乐意帮助我为我女儿建立一个家庭，一切似乎是很不错的，于是——”他笑了，“——于是我便回来了。”

波洛望着那张挂在雷斯塔里克头顶上的画像，它在这里的采光要比在乡村的那幢房子里充分，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肖像所画的就是坐在办公桌边的这个人。他那顽强的下巴，那带嘲弄意味的眉毛，那头部的姿态，使他的相貌与众不同。然而，那画中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坐在它下面的那个人所没有的：那就是青春！

波洛的心中又涌起一个想法。安德鲁·雷斯塔里克为什么要把这张肖像从乡间移到伦敦的办公室里来呢？他的这张画像和他妻子的那张画像是当年那个擅长画肖像的，特别走红运的艺术家画的成对画，波洛认为，让它们依照当初的含意留在一处更自然一些。可是，雷斯塔里克把其中一张，他自己的那一张，移到他的办公室来了。难道这是他的一种虚荣心——一种想要显示出自己是实业家、一个对伦敦城举足轻重的实业家的愿望吗？然而，他是一个在荒僻的地区消时度日的人，一个声称喜欢荒原的人。要不然，他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使自己心里常常想到实业家的品格吧。他感觉到有提高的必要了吗？

“当然啦，”波洛想道，“或许这仅仅是一种虚荣心罢

了!"

"甚至连我,"波洛心里想着,他难得地变得谦虚了,"甚至连我也偶尔会有虚荣心呢。"

两个人似乎都没有觉察到短时间的沉默被打破了,雷斯塔里克带着歉意说道:

"波洛先生,你得原谅我,我好像用我自己的经历来招你厌烦了。"

"根本谈不上什么原谅,雷斯塔里克先生。真的,你刚才谈到你的生活,也是仅就它可能影响你女儿的生活而言。你为你的女儿真是费尽了心。不过,我并不认为你已经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了我。你说,你希望找到她?"

"是的,我希望找到她。"

"你希望找到她,很对,可是你希望由我来找到她吗?啊,不要犹豫了。讲客气[1]——在生活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这类事情上就没有必要了。听着,我跟你说,倘若你想要找到女儿的话,我向你建议,由我——赫尔克里·波洛——去报警,因为他们有便利的条件。就我所知,他们会谨慎行事的。"

"我不愿去报警,除非——嗯,除非我实在毫无办法了。"

"那么你宁愿找私家侦探了?"

"是的,不过你知道,我对私家侦探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谁——能靠谁去办这件事,我不知道谁——"

[1] 原文为法语:La politesse. ——译注。

"关于我，你有何了解呢？"

"我确实对你有某些了解，譬如，我知道你在战争期间在情报机构担任过负责的职位，因为，事实上我的伯父就可以为你打保票。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波洛的脸上露出了挖苦之色，雷斯塔里克却没有发觉。正如波洛一清二楚的那样，这无可否认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尽管雷斯塔里克一定非常明白，罗德里克爵士在记忆和目力方面是如何的不足为信——他轻信了波洛的自报家门，把波洛撒下的鱼钩，鱼线和鱼坠一股脑儿地吞了下去。波洛却并没有使他灰心，这仅仅是为了加强他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在没有进行最基本的核对之前，你决不应相信任何人讲的任何事情。怀疑每一个人，在这许多年中——如果不说在他一生中的话——一直都是他首要的信条之一。

"我再次向你担保，"波洛说，"我在职业生涯上从来都是极为成功的。在许多方面我的确是无可比拟的。"

关于这一点，看来雷斯塔里克的把握比他本来应有的把握更为不足！确实，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一个如此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的人是会引起某种疑虑的。

他说："波洛先生，你觉得自己怎么样？你有信心能找到我女儿吗？"

"可能不如警方快，但是，确实如此，我会找到她的。"

"那么——如果你——"

"可是，雷斯塔里克先生，如果你希望我找到她的话，你必须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时间，地点，她应该在哪里。关于她的朋友，我可以给你列一个表……"

波洛使劲地摇了摇头。"不，不，我建议你把真相告诉我。"

"你是想说我没有把真相告诉你吗？"

"你没有全告诉我，这我有把握。你怕什么呢？那些仍然是未知的情况是什么——倘若要我成功，就必须了解这些情况。你女儿讨厌她的继母，这是显而易见的，毫不奇怪的，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你必须记住，在许多年里，她也许一直在偷偷地把你理想化。在婚姻破裂的情况下，孩子的感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是有可能的。是的，是的，我了解我正在谈的这种事。你说，孩子是会忘却的，这是事实。她再次见到你的时候，她也许已经记不得你的面容或声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可能是把你忘了。但她会设想你的形象。你出走了，她希望你能回来，毫无疑问，她母亲是会阻止她谈到你的。因此，她也许反而更想你了，你和她更息息相关了。由于她不能和自己的母亲谈到你，也就会产生孩子们极自然地产生的反应——替双亲中出走而不在身边的那位抱不平，怨恨留在身边的这一位。她会有某些如'爸爸喜欢我，他不喜欢的是妈妈'这样的想法，于是理想化油然而生，在你和她之间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联系。已经发生的事不是她爸爸的错。她不会相信这会是他的错！

"啊，是的，我向你担保，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的。我懂得一点儿心理学。所以，当她听说你将要回家，你和她就要重新团聚时，许多已经被她撇在一边的，多年不曾勾起的回忆

又回来了。她的父亲就要回来了！他和她在一起将是幸福愉快的！也许，在她没有看到继母的时候，她几乎想都未曾想到过有这样一个继母存在。然后，她感到了强烈的嫉妒，部分是因为你太太是个漂亮的女人，成熟而又非常自信，这是一件常常遇到姑娘们忿恨的事，因为她们常常缺乏自信心。她本人则可能不善交际，也许还有一种复杂的自卑心理。所以，当她看到她那有法定资格的、漂亮的继母时，很可能就恨她了；不过，她的恨是一个少女的、半孩子气的恨。”

“哦——”雷斯塔里克踌躇着，“在我们请教医生的时候，他多少也是这样讲的——我是说——”

“啊哈，”波洛道，“这么说你们去看过医生了？你去拜访医生必定是有些原因的，对吗？”

“其实没什么原因。”

“啊，不，你不能对赫尔克里·波洛讲这种话。不是毫无原因的。这是严重的，你最好告诉我。因为，如果我了解这姑娘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的话，我会干得更好的。事情的进展也就更快。”

雷斯塔里克沉默有顷，随后，他下了决心。

“波洛先生，你能绝对地守口如瓶吗？我可以指靠你——你担保不对别人泄露吗？”

“当然可以。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无法肯定。”

“你女儿对你妻子采取了某些行动吗？某种超过了仅仅是孩子气的无礼或说一些不入耳的话的行为。某种比那更糟糕的事态——更严重的事态。也许她对她继母采取了人

身的攻击吧？”

“不，不是攻击——不是人身攻击，但是——一切都无法证实。”

“是的，是的。我们会承认这种说法的。”

“我妻子的身体变得非常不好了——”

“啊，”波洛说，“对了，我明白了……她得的是哪种病呢？可能是消化方面的吧？某种肠炎？”

“波洛先生，你很机灵，非常机灵。是的，就是消化方面的病。我太太的这种病叫人十分迷惑不解，因为她的身体一直是非常好的。最后，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进行他们所谓的‘观察’，进行了检查。”

“结果怎么样？”

“我认为他们对结果不完全满意……她好像完全恢复了健康，被适时地送回了家。可是，那病又重新发作了。我们在她的饮食和烹调方面已经倍加小心了。她似乎毫无道理地得了某种肠中毒，于是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对她的菜进行了检验，取样检查的结果确切地证明各种菜里都放进了某种物质。总之，只要是我妻子吃的菜，里面都有。”

“说得明白点儿，就是有人给她下了砒霜。对吗？”

“对极了。最小剂量的，最终会产生一种累积效果。”

“你怀疑你的女儿吗？”

“没有。”

“我认为你怀疑了。别的人谁会干这种事呢？你怀疑你的女儿了。”

雷斯塔里克深深地叹了口气。

"老实讲,我怀疑。"

2

当波洛回到家里的时候,乔治正在等着他:

"一个叫伊迪丝的女人来过电话,先生——"

"伊迪丝?"波洛皱了皱眉头。

"我想,她是奥利弗太太的佣人。她要我通知您,奥利弗太太住进圣贾尔斯医院了。"

"她出什么事了吗?"

"我听说,她被——呃——被棍棒击伤了。"可是乔治没有把那电话的后半句讲出来,那半句是,"——你告诉他,这都是他的错。"

波洛砸着嘴说:"我警告过她,昨天晚上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就感到不安了,可是没奏效。女人啊[①]!"

① 原文为法语:Les Femmes! ——译注。

第十二章

"咱们买一只孔雀吧。"奥利弗太太突然出人意外地说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睁开眼睛,她的嗓音虽然充满了愤慨,但却很微弱。

三个人都向她投去惊讶的目光。她又说了一句:

"头部击伤。"

她睁开视力模糊的双眼,竭力弄清楚她是在什么地方。

她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全然陌生的面孔。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那只拿着铅笔的手犹豫不决地悬在半空中。

"警察。"奥利弗太太很有把握地说道。

"你说什么,太太?"

"我说,你是警察,"奥利弗太太说,"对吗?"

"对,太太。"

“刑事殴打。”奥利弗太太说道，她带着满意的神态合上了眼睛。当她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周围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了。她躺在床上，她判定这是一张高高的洁净而卫生的病床，是那种可以升降，转弯和到处推动的床。她不在自己的家里。她四下望着，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是医院，要不就是一家私人诊所。”她说道。

护士长带着权威的神态站在门旁，一个护士站在她的床边。她认出了第四个人，奥利弗太太说：“谁都不会认错那撇八字胡的。你在这儿干嘛呢，波洛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趋前走到床边。“太太，我告诉过你要多加小心的。”他说。

“任何人都会迷路的。”奥利弗太太含糊其辞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我的头疼。”

“而且原因很清楚。正像你推测的那样，打中你的头部了。”

“是的。是孔雀打的。”

那警察不自在地动了动，随后说道：“请原谅，太太，你说你是被一只孔雀打的吗?”

“当然啦。我感到不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知道，气氛。”奥利弗太太想挥手作出一个解释气氛的恰当的手势，但是因为疼，缩了回去。“哎哟，”她说，“我最好别再这样做了。”

“我的病人不能过于激动。”护士长责难道。

“你能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被打的吗?”

“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我迷了路，我是从某个艺术工作

室里出来的，那地方乱糟糟的，脏得很。另外的那个小伙子有好几天没刮脸了，他穿着一件满是油腻的皮短上衣。”

“是这个人打你的吗？”

“不，是另外一个。”

“要是你能告诉我——”

“我不正在告诉你吗？你知道，从咖啡店起我一直在跟踪他——只是我不很善于跟踪人。没有锻炼嘛。它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了。”

她的两眼注视着那警察。“可是，我想，这个你是很清楚的。我是说，你们学过这种跟踪课程吧？啊，不要紧的，没关系。”她突然讲得快了起来，“你知道，这非常简单。我是在沃尔德区下的车，我想就是在那里，自然啦，当时我以为他和别的人一起留下了——或者从另一条路上走了。可是，他从背后上来了。”

“这是谁？”

“孔雀呗，”奥利弗太太说，“你知道，他还吓了我一大跳。当你发觉事情倒过来了的时候，你确实会感到吃惊的。我的意思是说，早些时候你跟踪他，现在变成他跟踪你了。我当时感到很不安。你知道，其实我是害怕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他讲话很有礼貌，可我还是感到害怕。不管怎么样，反正事情就是那样，他说‘来看看工作室吧。’于是，我就爬上了一道摇摇晃晃的楼梯，那是一道梯子式的楼梯，另外那个小伙子就在那儿——就是那个肮里肮脏的小伙子——他正在画画，那姑娘在做模特儿。她很干净，的确相当标致。于是，我们就聚在那里了，他们都非常友好，彬彬有

礼。后来，我说我得回家了，他们就告诉我回国王路该怎么走。可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把正确的走法告诉我。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走错了。你知道，当人们跟你说先往左，再往右的时候，好，你有时候就偏偏把路走错了。至少我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走进了靠近河边的一片奇特的贫民区。那时，害怕的心里消失了。在孔雀打我的时候，我一定是松懈了戒备。”

“我想她神智不清了。”那护士解释道。

“没有，我没有神智不清。”奥利弗太太说，“我知道我在谈什么。”

护士刚要张口说话，就碰上了护士长那责备的目光，便乖乖地闭上了嘴。

“他穿着丝绒和缎子衣服，长卷发。”奥利弗太太说道。

“穿绸裹缎的孔雀吗？是一只真孔雀，太太。你认为你在查尔西区的河边看到了一只孔雀吧？”

“一只真孔雀？”奥利弗太太说，“当然不是啦。多傻呀。一只真孔雀到查尔西大堤上去干什么呢。”

没有人显出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样子。

“他走起路来神气十足，”奥利弗太太说，“这就是我给他起了孔雀这个诨名的原因。你知道，好炫耀嘛。我想他很虚浮，因为自己的长相而觉得了不起，也许还为其它许多东西。”她望着波洛，“可能是大卫。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你说，这个叫大卫的小伙子在你的头上敲击了一下？”

“对，我是这样说。”

赫尔克里·波洛说：“你看见他了？”

"我没看见，"奥利弗太太说，"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只是觉得，我听到身后有什么东西，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就出事了！就好像有一吨重的砖头或其它什么东西落到了我头上一样。现在，我想我要睡觉了。"她添了一句。

她略微动了一下头，疼得做了一个怪样，再次陷入了一种似乎是十全十美、心满意足的无知觉状态。

第十三章

波洛很少用钥匙去开他公寓的门。相反，他总是按旧时的做法按一下门铃，等着那位令人称道的管家乔治来开门。可是，这一回，在他去医院走访回来时，给他开门的却是莱蒙小姐。

"有两位客人来找你，"莱蒙操着优雅的声调说道，这种声调不像窃窃私语那样有感染力，但却比平时的声音低得多，"一个是戈毕先生，另外一个是位名叫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的老绅士。我不知道你想先见哪一位。"

"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道，他歪着脑袋考虑着，在他判断着这一最新的发展可能会对总的局面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那样子就像是一只知更鸟。可是，戈毕先生却以他通常那种令人冷不防的作派突然出现 在专供莱蒙小姐打字的小屋门口，显然，她是把他暂时

安顿在那里的。

波洛脱去外套，莱蒙小姐将它挂到了衣帽架上，戈毕先生还是以他那副样子在莱蒙小姐的背后开了言。

"我要在厨房里和乔治喝杯茶。"戈毕先生说道，"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会等着的。"

他彬彬有礼地消失在厨房里了。波洛走进了自己的起坐间，罗德里克爵士正在精力充沛地来回踱步。

"我找到你了，孩子，"他和蔼地说道，"电话真是个好东西。"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我很高兴。"

"哦，你的名字我记不准了，"罗德里克爵士说，"你知道，记名字非我之所长，可是我决不会忘记面孔的。"他得意地结束道，"不，我给苏格兰场打了电话。"

"啊！"波洛看上去略有些吃惊，尽管他觉得罗德里克爵士会做这样的事。

"他们问我想和谁讲话，我说，给我接你们的最大的头儿吧。孩子，生活中就得这么办事。千万别和二把手打交道，没用，得找第一把手，我就是这么说的。听着，我说了我是谁，说我想和顶头的高级官员讲话，最后就接通了。那是个很有礼貌的伙计。我说我想要那个某年某月在法国某地盟军情报机构和我在一起的一位老朋友的地址。那位伙计好像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便说：'你知道我指的是谁。是个法国人。不然就是个比利时人。'你是比利时人，对吧？我说，'他的教名有些像艾切利斯。不是艾切利斯，不过有些像艾切利斯。矮个子，长着一大撇八字胡。'这时，他

好像摸着门儿了，他说，他认为在电话簿里可以查到你。我说，那太好了，不过我说，'他不会在艾切利斯或赫尔克里（这是他告诉我的）这一栏下的，对吗？我记不住他的姓了。'于是，他随后便把你的姓说了。那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伙计。我得说，他非常懂礼貌。"

"见到您我很高兴。"波洛说道，并借机匆忙琢磨了一下罗德里克爵士的那位电话之交后来还可能对他讲了些什么。幸运的是，那不会是什么十分顶头的高级官员。可以料想那是个他认识的人，这个人的工作就是随时客客气气地对付那些以往的显贵人物。

"不管怎么样，"罗德里克爵士道，"我找到这儿来了。"

"我很高兴。我给您来点儿茶点吧，有茶，烤肉卷，威士忌和苏打水，还有糖水复盆子[①]。"

"老天爷呀，不，"罗德里克爵士说，听到糖水复盆子他很吃惊，"我要威士忌。这倒并非是说我可以喝威士忌，"他补充道，"不过，就我们所知，医生都是大傻瓜。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不让你吃你喜欢吃的东西。"

波洛按铃叫来了乔治，对他作了一番适当的吩咐。罗德里克爵士的身边摆上了威士忌和吸管，乔治退了下去。

"那么，"波洛说，"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呢？"

"老朋友，给你找了件工作。"

隔了一会儿，他似乎对他与波洛在过去的密切联系更加确信不疑了；波洛想，那也不错，这样就可以使罗德里克

① 原文为法语：Sirop de Cassis。——译注。

爵士的侄子更加依赖于他——波洛的能力了。

"是有关文件的事，"罗德里克爵士放低了嗓门，"我丢失了一些文件，非得找到它们，明白吗？因此我想，我的眼神不如从前了，记忆力有时候也不行了，我最好去找知内情的人。明白吗？那天你去的时候，正好赶在点子上，及时地帮上了忙，因为我得交出这些文件，这你知道。"

"听起来有意思极了，"波洛说，"要是我能问一下的话，那是些什么文件呢？"

"哦，我想，你要是打算找到它们的话，你就得问清楚，对吧？请注意，它们是非常保密，非常机密的，最高机密——或者说它们一度是最高机密。看来它们似乎会再次成为最高机密。那是些往来信件。那时候，这些信没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或者是曾经认为它们没有重要性，可是后来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你是明白的。事情转了一圈，又面临另一种情况了。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情况如何你是清楚的。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是要往东还是往西。第一次战争中我们和意大利人是好朋友，可是下一次战争中我们就成了仇敌。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最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是我们亲密的同盟者，而第二次大战中他们却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和俄国人同走一条道，结束的时候就对立起来了。告诉你，波洛，当今最难办的问题莫过于同盟者了。他们一夜之间就能变脸的。"

"而你丢失了一些文件。"波洛说道，把老人又拉回到他来访的话题上来。

“是的。你知道，我有许多文件，最近我把它们都发掘出来了。我要把它们都安全地收藏起来，实际上，要存到银行里去。我把它们都搬了出来，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遍，因为我想，我干嘛不写写我自己的回忆录呢。现在，所有的朋友们都在写回忆录嘛。我们把蒙哥马利①、阿兰布鲁克②和奥金莱克③的信口开河全都印成了书，他们谈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对其他将军的看法。我们甚至可能拜读到那位可敬的医生老莫兰对自己地位显要的病人的瞎扯谈。天晓得下面还要看到什么！不管怎么样，我想，我很有兴趣谈谈有关我认识的一些人的情况！我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也试一试呢？我当年一直都是置身其中的。”

“我相信，人们对此是很有兴趣的。”

“哈哈，是啊！新闻上看到的人物很多，大家都带着几分敬畏注意着他们。他们不知道那些人全是大傻瓜，可是我知道。老天爷呀，那些高级将领们犯的错误——你会大吃一惊的。于是，我便将我的文件搬了出来，找了个小姑娘帮我把它们清理一下。那是个不错的小姑娘，很聪明，她不十分懂英语，可是除此之外，她非常聪明，也很帮得上忙。我收藏的文件太多了，不过都有点乱了套。问题的关键是，**我所需要的文件不在了**。”

①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军事将领。——译注。

② 弗朗西丝·阿兰布鲁克(1883—1963)，英国将军。——译注。

③ 克劳德·约翰·艾尔·奥金莱克，英国陆军元帅。——译注。

“不在了？”

“不在了。我们以为我们开始搞的时候出了差错，漏过去了，可是我们又查了一遍，我可以告诉你，波洛，我似乎觉得有许多资料被盗走了，其中有些是不重要的。其实，我正在找的资料并不特别重要——我是说，以前没有人认为它们是重要的东西，不然我想，他们也不会允许我保留下来的。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些特殊的信件不在了。”

“我当然希望考虑得周到一些，”波洛说，“可是，你能告诉我那是些什么样的信吗？”

“老朋友，我不知道我能否告诉你。我最多只能告诉你，有个人目前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谈其以往的言论和作为。不过，他说的不是真话，这些信恰好可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撒了弥天大谎的人！请注意，我并不认为该在现在出版这些信，我们可以寄给他一些像样的副本，告诉他，这才是当年他说的话，而且还有书面根据呢。倘若——嗯，在那以后情况变得有些不同了的话，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明白吗？我用不着问这个吧？你对那种猜猜不休的事情是很熟悉的。”

“你说得很对，罗德里克爵士。对您指的那类事我完全清楚，不过您也明白，要是一个人不知道某件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那么，要帮你重新找到它可不容易了。”

“急事先办嘛。我想要知道是谁把它们盗走了，因为，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那些不足道的收藏品中可能还有最高机密，我想知道是谁打算篡改它们。”

“您自己有些什么头绪吗？”

“你认为我应该有，对吗？”

“哦，看来主要的可能——”

“我知道。你想让我说是那小姑娘干的，哦，我并不认为是那小姑娘干的。她说她没有动，我也相信她，明白吗？”

“明白，”波洛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我明白。”

“她太小了。她不可能知道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它们比她的年纪还大呢。”

“别的人有可能告诉她那些东西的重要性的。”波洛指出道。

“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可能。不过那样做也太明显了。”

波洛叹了口气。面对罗德里克爵士那种显而易见的偏爱，他怀疑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还有谁可以接触那些文件？”

“当然还有，安德鲁和玛丽可以接近。不过，安德鲁对这些东西是否会有兴趣，我表示怀疑。不管怎么说，安德鲁从来都是个正派的孩子，一直都是很正派的。这倒不是说我对他很了解，以前他和他哥哥来度过一两次假，不过如此而已。当然啦，他抛弃了他的妻子。和一个有些魅力的女人到南非去了。可是，哪一个男人都可能干出这种事的，尤其是有个像格雷斯那样的老婆，不过，我也不常见她。她是那种目不斜视，道貌岸然的女人。无论如何，把安德鲁那样的人当间谍，这是无法想象的。至于玛丽嘛，她好像也不错。据我了解，除了玫瑰花树以外她是啥也不看的。还有个园丁，可他已经八十三岁了，一辈子都住在那个村子里；还有两三

个女人，总是在屋子周围东躲西闪，和胡佛家争争吵吵的，不过，我也看不出来她们会是间谍。所以，你明白，这一定是外人干的。当然，玛丽戴着假发，"罗德里克爵士颇有些文不对题地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因为她戴假发，可能会使你认为她是间谍，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她十八岁的时候，生病发烧，头发掉了。对一个年轻女郎来说，这太倒霉了。我起初不知道她戴的是假发，可是，有一天一个玫瑰树枝挂住了她的假发，把它拉偏了。是的，太晦气了。"

"我想，她梳的发式也有点儿古怪。"波洛说。

"不管怎么说，最好的谍报人员是决不戴假发的，"罗德里克爵士告诉他，"那些可怜的家伙不得不进行外科整形，改变面容。可是，有人却拿着我的私人文件在瞎搞一气。"

"你觉得你不会把它们放在别的地方——抽屉里或者别的文件夹里吧。您最后一次看见它们是什么时候？"

"大概在一年以前我动过那些东西。我记得当时我还想过，它们可以复制出很有用的副本的，我也注意到了那些特别信件。现在，它们不见了。有人把它们拿走了。"

"您不怀疑您的侄子安德鲁，他的妻子或家里的下人。那个女儿怎么样呢？"

"诺玛吗？哦，我敢说，诺玛的神经有点儿不正常。我是说，她也许是那种有偷窃癖的人，拿出别人的东西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看不出她会乱翻我的私人文件。"

"那么，您怎么想呢？"

"哦，你已经去过那所房子了，看到了那里是个什么样子。不论什么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我们是不锁门

的，从来不锁。"

"您自己房间的门上锁吗？——譬如说，要是您到伦敦来的话。"

"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有此必要。当然，现在我上锁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为时晚矣。不管怎么说，我只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钥匙，所有的门都能用。一定是有人从外面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年头有那么多偷盗的原因。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来。磕磕碰碰地走上楼梯，爱进哪个屋子就进哪个屋子。偷走首饰盒，然后又走出门去，没有一个人看见或问问他们是何许人。看来，他们也许是那些时髦仔，摇摆狂或者垮派青年，不管现在人们怎么称呼他们，反正是那些留着长头发和脏指甲的家伙。我就看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家伙在那里不怀好意地转悠。谁也不愿意说'你这家伙是什么人？'你永远搞不清他们是男是女，真伤脑筋。那地方全是这号人。我想，他们是诺玛的朋友。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你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随后你便发现那里面有恩德斯利子爵或夏洛特·玛奇里班克丝小姐。这年头你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顿了顿，"如果有人能查明这件事的真相的话，波洛，你就能查明。"他喝下了最后一口威士忌，站了起来。

"好，就这样吧。全靠你啦。你会承担的，对吧？"

"我尽力而为。"波洛说。

前门的铃响了起来。

"这是那个小姑娘，"罗德里克爵士说道，"一分钟都不差。棒极了，对吗？你知道，在伦敦没她是不行的。我瞎得

跟蝙蝠似的，过马路都看不清啦。”

“您不能戴眼镜吗？”

“我有过眼镜的，可是，它老从我鼻子上掉下来，要不就是找不到了。再说，我也不喜欢戴眼镜。我从来不戴的。我六十五岁的时候，可以不戴眼镜看书，这就很不错了。”

赫尔克里·波洛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不衰退的。”

乔治把索尼亚引了进来。她看上去娇俏动人。波洛觉得她那种略带腼腆的神态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她带着法国式的热诚迎上前去。

“见到你很高兴[1]，小姐。”他说着，躬身吻了一下她的手。

“没有来迟吧，罗德里克爵士。”她隔着波洛望着他，说道，“我没有让你久等吧，但愿没有。”

“你准时极了，小姑娘。”罗德里克爵士说，“真是井井有条，纹丝不乱。”他补充说道。

索尼亚露出了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喝了杯好茶吧。”罗德里克爵士接着说道，“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去喝杯好茶，给自己买点儿小圆果子面包或巧克力奶油蛋糕，或者现在女孩子们喜欢的什么东西，呃？我希望你按我的吩咐去做了。”

“没有，没完全按你的吩咐。我用这段时间去买了双鞋，瞧，这双鞋很好看，是吗？”她伸出了一只脚。

那无疑是一只非常秀巧的脚，罗德里克爵士微笑着望

① 原文为法语：Enchanté. ——译注。

着那只脚。

“哦，我们得去赶火车了。”他说道，“我也许有些守旧，但我最主张坐火车了。按时开车，按时到达，火车就应该是这样。可是那些小汽车呢，在高峰时间里它们排成一条长龙，你也许得浪费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小汽车！呸！”

“我让乔治斯[①]给你们叫辆出租车好吗？”赫尔克里·波洛问道，“我保险，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我已经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在那儿了。”索尼亚说。

“你瞧瞧，”罗德里克爵士说，“要知道，她把什么都想到了。”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头。她用一种叫赫尔克里·波洛十分赞赏的神态望着爵士。

波洛陪着他们走到了厅堂的门口，文质彬彬地和他们道了别。戈毕先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站在厅堂里，可以这样讲，他的动作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煤气维修工。

他们一走进电梯，乔治就关上了厅堂的门，他转过身来，碰上了波洛那注目相送的眼光。

“乔治斯，我可以问一问，你觉得那个年轻小姐怎么样吗？”波洛说道。他总是说，在某些事情上乔治是不会错的。

“嗯，先生，”乔治说，“要是你允许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会说，他是非常满意的，先生。正像你也许会讲的那样，他过分地依靠她了。”

“我想你是对的。”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① 波洛仆人的全名是乔治·乔治斯，所以有时用乔治，有时用乔治斯。——译注。

“当然，对那样年纪的绅士来说，这也没什么稀罕的。我想起了蒙特布赖恩勋爵。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你可以说，他有多机灵，可是，你也会感到意外的。有一个年轻女人来给他按摩，他给她的东西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一套晚礼服，一只漂亮的手镯，勿忘草，绿松石和钻石。虽然并不十分贵重，但也确实花了不少钱。后来，又给了一件皮毛披肩，——不是水貂皮的，是俄国鼬皮的，还有一只漂亮的绣花晚用提包。后来，她的哥哥出事儿，拉下了一笔债什么的，尽管有时候我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么个哥哥，反正蒙特布赖恩勋爵给了她钱去清账——这件事使她太痛苦了嘛！请注意，这也完全是柏拉图式的[1]。当绅士们到了那把年纪的时候，好像全糊涂了。他们追求的是缠绵悱恻的爱情，不是那种大胆的爱了。”

“乔治斯，我毫不怀疑，你是完全正确的。”波洛说，“尽管如此，它可不是对我提的问题的全面答复啊。我是问，你觉得那个年轻小姐怎么样。”

“噢，那位年轻小姐……哦，先生，我可不愿意说死了，不过，她倒是很有主意的人。无论什么事你也别想拿准她。可是，我大概可以说，她们对自己正在干的事是一清二楚的。”

波洛走进了起坐间，戈毕先生按波洛手势的示意跟在他的后面。戈毕先生以他那种通常的姿态在直背椅上坐下，双膝紧并，脚尖向里撇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着页的小

① 指精神恋爱。——译注。

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打开，随后，表情严肃地看着那根苏打水吸管。

“关于你让我查找的背景材料。

“雷斯塔里克家族，非常体面，名声很好，没有丑闻。父亲詹姆斯·帕特里克·雷斯塔里克，据说是个很精明的人。善于讨价还价。这个家庭已经是三代经商。祖父创业，父亲扩业。西蒙·雷斯塔里克继续经营。两年前，西蒙·雷斯塔里克得了冠心病，健康每况愈下，大约在一年以前，死于冠状动脉血栓。

“弟弟安德鲁·雷斯塔里克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开始经商，与格雷斯·鲍德温小姐结婚。有一个女儿，叫诺玛。他离开他的妻子，到了南非。一个叫伯莱尔小姐的人与他同往。无离婚手续。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太太两年半以前亡故，曾一度患病。诺玛·雷斯塔里克小姐曾是梅多菲尔德女子学校的寄宿生。没有任何于她不利的材料。”

戈毕先生抬眼扫了一下赫尔克里·波洛的脸，说道，“事实上，这个家族的一切看来都相当不错，而且准确无误。”

“没有败家子和精神不稳定的情况吗？”

“好像没有这些情况。”

“真扫兴。”波洛说。

戈毕先生让过了这句话。他清了清嗓子，舔了一下手指，把他的小本本翻过了一页。

“大卫·贝克，以往行为不良，曾缓刑过两次。警方颇为注意他。他与数起相当可疑的事件沾边，据认为，他和一起

重大的艺术品盗窃案有关，但并无证据。他属于假艺术家之流。无特殊的生活资料，但生活相当不错。喜欢有钱的姑娘，不以依靠钟情于他的姑娘生活为耻，也不以让她们的父亲掏腰包为耻。你要是问我的看法的话，我认为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不过还蛮有头脑，不给自己找麻烦。”

戈毕先生突然瞟了波洛一眼。

“你见过他了？”

“见过了。”波洛说。

“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和你一样，”波洛说道，“一个华而不实的家伙。”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

“他对女人有吸引力，”戈毕先生说，“麻烦的是这年头她们对一个工作勤勉的好小伙子不屑于多看一眼，她们喜欢的是那些坏家伙——那些偷鸡摸狗的人。她们常说：‘他没碰上好运，可怜的孩子。’”

“他们神气活现得像孔雀。”波洛说。

“哦，你也许可以这么比喻。”戈毕先生颇为不解地说道。

“你认为他会用棍棒打人吗？”

戈毕先生想了想，随后对着电炉慢慢地摇了摇头。

“还没有人这样控告过他。我并不是说他干不出这种事来，可我不愿说他擅长此道。他是那种嘴上讲得娓娓动听的人，而不是那种大打出手的人。”

“是的，”波洛说，“是的，我也不该那么认为。他能被收买？你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值得他一干的话，任何一个姑娘他都可以像一块烧红的煤那样随手扔下。”

波洛点了点头，他想起了一件事。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曾把一张支票掉转过来给他看，好使他看到上面的签字。波洛看到的不仅是签字，而且还看到了一个人名，支票就是开给他的。那是开给大卫·贝克的，而且金额很大。波洛怀疑，拿这样面额的一张支票大卫会觉得烫手吗？不过，总的来讲，他觉得会的。戈毕先生显然也这样看。任何行为不端的男青年随时都会被收买的，不良的年轻女人也一样。就算那些做儿子的已经赌咒发誓，做女儿的泪水涟涟，可钱毕竟是钱哪。大卫催着诺玛和他结婚。他是真心诚意的吗？他真的可能爱诺玛吗？倘若是这样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被钱打发走的。听其言倒真像是真心诚意，诺玛也无疑相信他是真诚的。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戈毕先生和赫尔克里·波洛所想的各不相同。他们都很有可能是对的。

戈毕先生清了清喉咙，接着说道：

“克劳迪娅·里斯一霍兰小姐怎么样呢？她没有问题。没有任何对她不利的材料。没有什么可疑的事，具体说，她父亲是议员，家境富裕，没有丑闻，不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议员。她就学于罗伊丁的玛格丽特女子学院，毕业后便做秘书工作。起初是给哈里街的一个医生当秘书，后来到煤炭局工作。是第一流的秘书。上两个月给雷斯塔里克先生当秘书。没有对谁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有一些所谓的很一般的男朋友。她想要搞个约会的时候，他们倒是合适、有用的对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和雷斯塔里克之间有什么瓜葛，我

个人也不这样认为。过去三年来在鲍罗登公寓大楼租有一套公寓，那里的租金相当贵。她通常找两个姑娘同住，共同负担租金，她们并非特别要好的朋友。她们是有来有去的。年轻小姐弗朗西丝·卡里是第二个共租人，在那里已经住了一些时间了。她曾在皇家戏剧艺术协会呆过一些时候，随后便到斯莱德剧场去了。她现在为韦德伯恩美术馆工作——这是邦德大街的一处著名的地方。专门在曼彻斯特、伯明翰，有时也在国外布置艺术展览。去过瑞士和葡萄牙。她是个艺术型的人，在艺术家和演员中有许多朋友。”

他停了停，清了清嗓子，看了一会儿笔记本。

“从南非方面还没有得到多少情况。我想我不会搞到多少东西的。雷斯塔里克行踪不定，肯尼亚，乌干达，黄金海岸，还到南美去过一小段时间，他就是这样到处跑。是个不肯安宁的人。好像没有人特别了解他。他自己有不少钱，可以到他所喜欢的地方去。他也赚钱，赚了相当多的钱。他爱到荒凉的地方去。凡是和他交往的人似乎都喜欢他。他就好像是个天生的浪游者，他从来不和任何人保持接触。我相信，曾经有三次报道说他死了——消失在丛林中再也没回来——可是，他最后总是能回来。五六个月以后，他会在某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或国家突然冒出来。

“去年，他那个在伦敦的哥哥突然去世。他们费了点儿麻烦才找到了他。他哥哥的死似乎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也许是他觉得够了，也可能是他终于遇上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他们说她比他小得多，是个教师，是那种很稳重的女人。不管怎么样，他似乎在当时当地就下了决心，要结束

那种飘泊不定的生活，回到英国老家来，他除了自己非常有钱以外，还是他哥哥的继承人。”

“一个成功的故事和一个不幸的姑娘。”波洛说道，“我希望我能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你已经为我查明了你所能查明的一切，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你查明了那姑娘周围的人，那些可能影响了她的人，那些也许确实影响过她的人。我想要了解她父亲、她继母的事情，和她所爱的那个小青年的事，那些在伦敦和她住在一起以及她为之工作的人。你肯定还没有什么死亡事件和这姑娘有关吧？这一点很重要——”

“还没觉察到，”戈毕先生说，“她为一家叫作霍姆伯兹的企业工作——这家企业处在濒于破产的边缘，给她的报酬不多。最近，她的继母在一家私人医院里接受观察——医院在乡下。到处都是飞短流长，不过他们好像什么也没搞明白。”

“她没死啊，”波洛说。他以嗜血残忍的神态补充说，“我所需要的是死亡。”

戈毕先生说他对此很抱歉，并站了起来。“目前你还有什么情况想了解吗？”

“不想了解一般情况了。”

“很好，先生。”戈毕先生一边将笔记本放进口袋，一边说道，“先生，如果我要讲的话过于轻率的话，你会原谅我的，不过，刚才在这里的那个年轻姑娘——”

“噢，她怎么样？”

“哦，当然，这——我并不认为这与事情有什么关系，不

过，我想，我不妨对你提一提，先生——"

"请说吧。我想，你以前见过她吧？"

"是的。两三个月以前。"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丘园[1]。"

"丘园？"波洛露出略为有些惊讶的神色。

"我当时并不是在跟踪她，而是在跟踪另外一个人，一个和她会面的人。"

"那是谁？"

"我想和你提这件事没多大用处吧，先生。那是黑塞哥维那[2]大使馆的一个低级随员。"

波洛扬起了双眉。"这倒有意思。是的，非常有意思。丘园，"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个幽会的好地方。非常中意的地方。"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在一起谈话吗？"

"不，先生，你会说他们相互并不认识。那位年轻小姐拿着一本书，她在一个座位上坐下。她看了一会儿那本书，随后，便将它放在了身边。接着，我跟踪的那个人来了，也坐到了那个座位上。他们没有讲话——只是那个年轻小姐站了起来，蹓蹓跶跶地走了。他还坐在那里，不一会儿，他站了起来，也走了。他将那姑娘留下的书带走了。就是这样，先生。"

---

① 即伦敦国家植物园。——译注。

② 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共和国。——译注。

"是的,"波洛说,"这非常有意思。"

戈毕先生看着书架,冲它道了一声晚安。他走了。

波洛恼怒地叹了口气。

"终究[1],"他说道,"这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了。现在,我们碰上间谍和反间谍了。我正在追寻的可只是一桩简单的谋杀案呀,我开始怀疑这桩谋杀案是否仅仅是一个瘾君子脑子里的创造发明了!"

---

[1] 原文为法语:Enfin. ——译注。

第十四章

“亲爱的夫人。”波洛躬身向奥利弗太太献上一束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花束。

“波洛先生！啊，说真的，你太好了。不知怎么的，这花真像你。我的那些花老是那么乱糟糟的。”她先望望插在一个花瓶里的凌乱不堪的菊花，接着又回过头来望望那个十分呆板的玫瑰花蕾编成的花环。“太感谢你来看我了。”

“夫人，我是来祝贺你恢复健康的。”

“是的，”奥利弗太太说，“我想我已经好了。”她小心地摇了摇头。“不过我还觉得头痛，”她说，“痛得还相当厉害。”

“你记得吧，夫人，我警告过你，叫你别干任何危险的事。”

“实际上是叫我别出头，免得别人攻击。可是我想我恰恰这样做了。”她补充道，“我当时感觉到了不幸的事就要发

生。我也吓着了。我对自己说，我真够傻的，居然受了惊吓，因为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的意思是，这是在伦敦，就在伦敦市中区，周围都是人。我是说——我怎么会受惊吓呢？又不是在僻静的森林里或别的什么地方。”

波洛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他纳闷，奥利弗太太真的感到胆战心惊吗？她真的怀疑有不祥之兆吗？她真的觉得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对她不怀好意，而感到凶多吉少吗？是不是她的这些想法都是事后才有的呢？这种情况是极容易出现的，他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了。数不清的请他探案的顾主都说过类似奥利弗夫人刚刚说过的话：“我知道有些事不对头。我感到要有祸事了。我知道要出事了。”而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奥利弗太太是怎样的人呢？

波洛沉思地望着她。奥利弗太太自认为是直觉很强的人。她的直觉既来得极其迅速，又持续不断。而且奥利弗太太总是要求有证明她的直觉是正确无误的权利！

然而，人常常要和动物分享一场雷阵雨来之前一条狗或一只猫所感到的不安，也就是说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是什么时候感到惧怕的？”

“在我离开大路的时候，”奥利弗太太说，“在那以前，一切正常，也很令人兴奋——是的，我尽管由于发觉很难跟踪别人而着急，但我感到愉快。”

她停住想了想，又说：“真像做游戏。可忽然间它又不那么像做游戏了，因为出现了奇怪的小街道，一些破破烂烂的地方，一些棚屋和为了建房子而清理出来的空地——哦，我

不知道，我说不清楚。反正完全不一样了。真像是一场梦。你是知道梦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个开头，一次聚会或什么的，然后突然发现你到了一个丛林里或一个截然不同的什么地方了——而这些都是不吉利的。”

“一个丛林？”波洛说，“是的，你这么说很有意思。因此你觉得你仿佛到了一个丛林里，而且你害怕一只孔雀？”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别害怕他。毕竟，孔雀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噢——我是说我把他看作孔雀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点缀品。孔雀是一个很美的点缀品，对吗？这个坏小子也是一个点缀品。”

“被打以前，你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人在跟踪你吗？”

“是，是的，一点儿都不知道——但反正我认为他给我指错了方向。”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不过，看来肯定是孔雀打了我，”奥利弗太太说，“要不，还会是谁呢？穿一身油腻衣服的脏小伙子吗？他身上的味儿不好闻，可他并不阴险。而且也不大可能是那个跛腿的弗朗西丝——她披着衣服趴在包装箱上，散着长长的黑头发。我觉得她看上去像个女演员什么的。”

“你说她那时在当模特儿？”

“是的。不是给孔雀当模特儿，是给那个脏小伙子当的。我记不起来你是否见过她了。”

“我还未曾有此荣幸呢——假如说这算个荣幸的话”。

“啊，她的那副邋遢相倒还挺好看呢。是仔细化过妆的。苍白的脸，染睫油涂得足足的，头发像常见的那样软塌塌地

挂在脸蛋上。她在一家绘画陈列馆工作，因此，我想她和那些‘垮’型青年[1]混在一起，当当模特儿，也是很自然的。这些姑娘什么事也不能干。我想她也钟情于那位孔雀了，但也可能是那个脏小伙子。不过，不知为什么反正我没有看见她拿棍子敲我的脑袋。”

“我还想到另一个可能性，太太。可能有人注意到了你在跟踪大卫——因此他反过来跟踪你。”

“有人看见我在跟踪大卫，然后，他们就跟踪我？”

“或看是有人已经在小巷里或那个营造场里了，也许正在注意着你所注意的那些人呢。”

“当然，这也有可能。”奥利弗太太说，“我真不明白他们可能是谁呢？”

波洛恼怒地叹了一口气。“啊，你瞧，很难哪——这太困难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我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我只知道一个姑娘，她说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这就是我要查明的事，而你也看得出来，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困难。”

“你指的困难是什么？”

“思考。”波洛说。

奥利弗太太从来不善于思考问题。

“你总是搞得我糊里糊涂。”她抱怨地说。

“我谈的是谋杀，但是，是什么样的谋杀呢？”

“我想是谋杀继母吧。”

“然而继母并没有被谋杀，她还活着。”

① 即垮掉的一代。——译注。

"你真是一个最让人生气的人。"奥利弗太太说。

波洛端坐在椅子上。他握起空拳,准备享受一下休息的滋味了——至少奥利弗太太是这样认为的。

"你不想思考,"他说,"但是想要有些眉目,你就必须思考。"

"我不想思考。我想知道的是我在住院期间你都在干些什么。你一定干了一些什么事了。你干了些什么呢?"

波洛没有理会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从头说起。有一天,你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很难受,是的,我承认我当时很难受。有人跟我讲了一些极其令人痛心的事。太太,你很体贴人。你安慰我,你鼓励我。你请我喝了一杯味道极好的巧克力。还有,你主动提出来帮助我,而且你确实帮助了我。你帮我找到了那个来找过我并且说自己可能犯了杀人罪的姑娘!太太,让我们扪心自问,这是什么样的谋杀呢?被谋杀的又是谁?在什么地方被谋杀的?为什么被谋杀?"

"哦,别说了,"奥利弗太太说,"你又叫我头疼了,这对我没有好处。"

波洛并不理会她的请求。"到底有没有人被谋杀?你说被谋杀的是继母,但我回答说,继母并没有死——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有谁被谋杀了。但是,应该有人被谋杀的。所以,我首先要问的是,死者是谁?有人来找我,说起了一桩谋杀事件。一桩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犯下的谋杀事件,但是我无法查明那桩谋杀事件。你会又一次对我说,看来十拿九稳是企图谋杀玛丽·雷斯塔里克,但这并

不能使我赫尔克里·波洛满意。”

“我实在想不出来你还想要什么。”奥利弗太太说。

“我想要谋杀。”赫尔克里·波洛说。

“这种说法听起来真叫人觉得杀人不见血!”

“我在寻找谋杀事件,但我找不出来。这真叫人恼火——因此,我来请求你和我一起思考一下。”

“我有个好主意,”奥利弗太太说,“会不会是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匆匆出发往南非以前谋杀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呢?你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吗?”

“我当然没有想过这类事。”波洛愤愤然地说。

“好了,我可是想过,”奥利弗太太说,“这很有意思。他爱着另一个女人,他想和克里平一样与她私奔,因此他谋杀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且没有任何人疑心过。”

波洛生气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妻子是在他出国到南非十一年或十二年以后才死的,而且那时他的女儿才五岁,不可能和谋杀她自己的妈妈有牵连。”

“她可能给她妈妈拿错了药,或者也许是雷斯塔里克仅仅告诉她,她妈妈死了。不过,毕竟我们不知道她死了。”

“我知道,”波洛说,“我查询过了。第一位雷斯塔里克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

“你怎么能知道这些事?”

“因为我雇人去查过。我请求你,太太,不要这样鲁莽地、匆忙得出不可能的结论。”

“我认为我相当聪明呢,”奥利弗太太固执地说,“要是我用它来写一本书,我就这样来安排情节。我要让那个女孩

子去干，她当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她爸爸叫她给她妈妈送一杯下了那玩意儿的饮料。”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1]！”波洛说。

“好吧，”奥利弗太太说，“你说说你的看法吧。”

“啊呀，我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在寻找谋杀事件，可我一个也找不到。”

“玛丽·雷斯塔里克病了，进了医院，好了一点以后出院了，可是很快又病了，在这一切以后，你还是找不出原因来。要是他们找一找的话，他们或许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诺玛藏起来的砒霜之类的东西。”

“他们确实找到了这些东西。”

“那么，真的，波洛先生，你还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你注意语言的意义。那个姑娘跟我说的话和她跟我的佣人乔治斯说的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场合，她不是说‘我想杀死某某人’或者‘我想杀死我的继母！’每次她说的都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肯定发生过的事情。她用的是过去时态。”

“我不说了，”奥利弗太太说，“你就是不相信诺玛想杀死她的继母。”

“不，我相信诺玛完全有可能想杀死她的继母。我想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从心理上说这是一致的，与她的狂乱的心情是相一致的。然而，这还没有得到证明。请记住，任何人都有可能将一剂砒霜放在玛丽的东西里而。甚至还

① 原文为法语：Non d'un nom d'un mon. ——译注。

有可能是做丈夫的放的呢。”

“你似乎总是认为谋杀妻子的一定是她们的丈夫。”奥利弗太太说。

“通常做丈夫的最有可能，”赫尔克里·波洛说，“因此，首先就要考虑他。也有可能是诺玛那个姑娘，也有可能是佣人当中的一个，也有可能是那个陪伴姑娘，也有可能是罗德里克爵士。雷斯塔里克太太自己也有可能。”

“废话。为什么呢？”

“可以说出理由来的。只是这些理由过于穿凿就是了，但是还不是荒谬到不可信的程度。”

“真的，波洛先生，你不能什么人都怀疑啊。”

“不[1]，我只能这样。我怀疑每一个人。首先，我怀疑，然后，我去找理由。”

“那个可怜的外国孩子能有什么理由呢？”

“这也许决定于她在那个家庭里干什么，她到英国来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许多其它的因素。”

“你简直是疯了。”

“也有可能是大卫那个小伙子。你的孔雀。”

“太牵强附会了。大卫不在那里。他从来没有走近过那座房子。”

“不，他去过。我到那儿去的那一天，他正在走廊里徘徊呢。”

“但是并没有在诺玛的房间里放毒。”

---

[1] 原文为法语：Mais oui. ——译注。

“你怎么知道?”

“她和那个坏小子正在恋爱呢。”

“我承认他们像是那个样子。”

“你总是想把什么事都弄得挺难。”奥利弗太太抱怨说。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事情本身就使我觉得很棘手。我需要了解情况,只有一个能够告诉我一些情况,而她却失踪了。”

“你是指诺玛。”

“是的,我指的是诺玛。”

“但是她没有失踪。我们,我和你两个人找到过她。”

“她走出了那家咖啡馆后,又失踪了。”

“而你却让她走了?”奥利弗太太用颤抖的声音责备地说。

“哎呀!”

“你放走了她?你甚至没有想办法再去找着她?”

“我并没有说我想找到她。”

“不过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成功。波洛先生,我对你真是失望。”

“有一种模式,”赫尔克里·波洛仿佛在梦中似地说道,“是的,有一种模式。但是因为缺少一个因素,这种模式也就毫无意义了。你明白吗?”

“不明白。”奥利弗太太说,她的头疼了起来。

波洛继续说着,与其说是在对听他的人说,倒不如说在自言自语。奥利弗太太也可以说是在听他说话。她很生波洛的气。她暗自思忖,雷斯塔里克家的姑娘说对了,波洛太

老了。她亲自为他在咖啡馆里找到了那个姑娘，给他打了电话，好让他及时赶到，而她自己又去跟踪这一对中的另外一个人。她把这个姑娘留给了波洛，而波洛又干了些什么呢——他竟让她跑掉了！实际上，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波洛在什么时候干过什么有用的事呢。她对他大失所望了。在他停了不说的时候，她还要对他这样说。

波洛正在平静地、有条不紊地解释着他所说的"模式"是什么意思。

"它们交织在一起。是的，它们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困难之所在。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关联着，然后你又发现它与别的事情有关。这个事情似乎不在模式以内，但它又不在模式以外。因此它将更多的人划入被怀疑圈子。怀疑些什么呢？这又是一个未知数。我们首先碰到了这个姑娘，然后我得透过互相矛盾的模式的重重迷雾，去探求最最困难的问题的答案。那位姑娘是个受害者吗？她有危险吗？或者，那个姑娘很狡诈。她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有意制造印象吗？两者都有可能。仍然缺些什么。缺少一些能使人做出有把握的判断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存在的。我肯定它一定存在于什么地方。"

奥利弗太太正在她的手提包里翻弄着。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想找阿斯匹林的时候，总是找不着。"她用烦恼的声调说道。

"我们有一组联系十分紧密的关系。这就是父亲、女儿和继母。他们的生活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有位上了年纪的伯父，他有些糊涂，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姑娘叫

索尼亚。她与那位伯父有关系。她为他工作。她有优雅的风度和气派。他喜欢她。我们可以说,他有点儿爱她。但是她在这个家庭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她是想学学英语吧。”奥利弗太太说。

“她在丘园里遇见了黑塞哥维那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她是在那里遇见的,但是她没有和他说话。她留下了一本书,而他则把这本书拿走了——”

“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奥利弗太太说。

“这件事与另一种模式有关系吗?我们还不了解。看上去没有关系,但也可能并非没有关系。是不是玛丽·雷斯塔里克无意中撞见一些可能对那个姑娘有危险的事呢?”

“别跟我说这些事情与间谍之类的事有关。”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想不明白而已。”

“你自已说过老罗德里克爵士有些糊涂。”

“这并不是他是否糊涂的问题。他是战争期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一些重要 文件经过他的手。他可能收到过重要的信件。这些信件一旦失去它们的重要性以后,他完全有自由把它们保存下来。”

“你还谈战争,战争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错。然而,过去的事并不因为它发生在多年以前而就此了结。新的联盟结成了。公开的演说,忽而驳斥这个,忽而否定那个,讲着各式各样的谎言。假定还有一些信件和文件保存了下来,而它们又能改变某个人物的形象。你明白,我现在并非在向你说明什么,我只是在做些臆测。就我所知,像我所臆测的那样的情况过去确实发生过。一些信件

或文件是毁掉了。还是落到了某个外国政府的手中，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事。做这样的工作还有谁能比一位为帮助上了年纪的贵族写回忆录而收集材料的迷人的年轻姑娘更合适呢？现在，人人都在写回忆录。你无法让他们不写！假定继母的饭菜里被放上了什么东西，而那天做菜做饭的又正好是陪伴女郎兼帮手的秘书呢？假定就是这个秘书巧设安排使怀疑落到诺玛的身上呢？”

“你的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啊，”奥利弗太太说，“歪门邪道，我就这么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恰如其分。模式的种类太多了。哪一种更合适呢？诺玛这个姑娘从家里出走了，到了伦敦。你告诉过我，她是公寓套房里的第三女郎，与另外两个姑娘合住一套房间，这又可以是一种‘模式’。那两个姑娘她都是不认识的。可是后来，我了解到了什么情况呢?克劳迪娅·里斯—霍兰是诺玛·雷斯塔里克父亲的私人秘书。这里我们又多了一层关系。这仅仅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或者说这背后有什么‘模式’存在吗？另外一个姑娘，据你说是当模特儿的，她认得你称之为孔雀的那个小伙子，诺玛正爱着他。这又是一层关系。好几层关系了。大卫——那个孔雀——又在搞些什么呢?他爱诺玛吗？看来像是爱的。她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这是事实，而且也很自然。”

“克劳迪娅·里斯—霍兰是雷斯塔里克的秘书倒有点儿怪，”奥利弗太太若有所思地说，“我得说她干什么事都是效率高得出奇。也许是她把那个女人从七楼的窗户里推出

来的。”

波洛慢慢地向她转过头去。

“你在说什么？”他问道，“你在说什么？”

“公寓里有个人——我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从七楼的窗户里掉下来，或者说跳下来自杀了。”

波洛提高了嗓门，声音也随之变得严峻起来。

“而你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他责备地说。

奥利弗太太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他。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我请你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死人了，而你说没有死过人。你所想得起来的只是企图下毒。**而事实却是有人死了**。有一个人死在——那个公寓叫什么名字？”

“鲍罗登公寓。”

“对了，对了。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起自杀吗？或者不管它是什么吧。我想——对了——是我到那儿去以前大约一个星期。”

“好极了！你是怎么听说的？”

“送牛奶的人告诉我的。”

“送牛奶的，我的上帝[1]！”

“他挺好唠叨，”奥利弗太太说，“听起来真惨。是白天发生的——我想是一大清早。”

“她叫什么名字？”

---

[1] 原文为法语：bom Dieu！——译注。

“我不知道。他也没有提起。”

“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奥利弗太太想了想。“哎哟，他没有具体说她多大年纪。我想，他说她是五十来岁吧。”

“我现在糊涂了。三个姑娘中有谁知道吗？”

“这叫我怎么说呢？谁也没说起过这件事。”

“而你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告诉我。”

“是的，说真的，波洛先生，我看不出这和那些事有什么关系。哦，我想也许有关系——但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说，谁也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那是有联系的。这个姑娘诺玛住在那个公寓里，有一天，有人自杀了（我想，那是普遍的印象）。也就是说，有人从七层楼的窗户里跳下来或掉下来死了。然后呢？几天以后，这个姑娘诺玛，在一个聚会上听到你说起我，就来找我了。她跟我说她担心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你看不出来吗？一个人死了——不几天后，有人认为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是的，这一定就是那次谋杀了。”

奥利弗太太想说“扯谈”，但她没敢说出来。尽管如此，她心里却是这样想的。

“那么，这一定就是我此前所不知道的那件事了。这应该能使整个情况联系起来了！是的，是的，我虽然还不知道那是怎样联系起来的，但情况一定如此。我得思考一下。我必须做的事就是思考。我得回家去想一想，直到零零碎碎的东西慢慢地对上号——因为，这是使所有的情况搭配起来的关键……是的。终于，我终于有眉目了。”

他站了起来说:“再见,亲爱的太太。”便匆匆走出了房间。奥利弗太太也终于感情爆发了。

“扯谈,”她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道,“完全是扯淡。我不知道吃四片阿斯匹林是不是太多了?”

第十五章

波洛的手边是一杯乔治斯为他配的大麦茶。他边喝着边思考。他的思考方式是别具一格的。这种选择思考的技巧，颇像拼搭组合玩具的本领。将它们恰到好处地拼搭起来就能组成一幅清晰的、有条有理的画面。此时此刻，重要的是进行选择、加以识别。他喝了一口大麦茶，放下杯子，将头靠在椅子的扶手上，脑子里一件一件地思考着他的组合玩具的条条块块。一旦他对它们全都熟悉了，他就进行选择。代表天空的块块，代表碧绿河滩的条条，也许那些条条上的条纹是老虎身上的条纹吧……

穿着漆皮鞋的双脚有些疼了。这使他吃了一惊。他一直在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太太为他指出的思路上走着呢。一位继母。他看见自己的一只手落在一扇门上。一个女人回过头来、一个正在低头修剪长得不好的玫瑰枝的女人转过

头来看着他。那儿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一无所有。一头金发，一头像一片玉米地那样闪着金亮的光泽的头发，打着旋的发卷儿的形态，不由地使人想起了奥利弗太太的头发。他微微一笑。然而，玛丽·雷斯塔里克的头发比起奥利弗太太的要整齐得多了。这一头金发衬着她的脸庞，显得有些过于蓬松了。他记得老雷斯塔里克爵士曾经说过，她因为生了一次病的关系，不得不戴假发。对这么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颇为难受的。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他的头显得异乎寻常的沉重了，假发太死板了，做得过于完美了。他捉摸着玛丽·雷斯塔里克的假发——如果这是假发的话——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握觉得可以信赖罗德里克爵士。他考查了假发的可能性，以防万一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回顾了他们所做的那次谈话。他们谈到了什么重要的事了吗？他不以为然。他回想起了他们走进过的那个房间，一间毫无特色的、不久前才在别人的房子里扩充出来的房间。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一幅肖像上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服装，紧抿着薄薄的嘴唇。头发是棕灰色的。这是雷斯塔里克的前妻。她看上去仿佛比她的丈夫还老一些。他的那张肖像挂在和她的肖像相对的那面墙上。两幅肖像都画得很出色，兰斯伯格是个不错的肖像画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丈夫的那幅肖像画上了。第一天他看得并不那么真切，不像他后来在雷斯塔里克的办公室里看得那么真切……

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和克劳迪娅·里斯—霍兰。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他们的过从超过了和一个单纯的秘书应有的关系吗？并非一定如此吧。他是在离开了多年以后回

国的，他既无密友又无亲戚，他女儿的性格和行为使他为难和烦恼。他请他最近聘得的非常能干的秘书为他的女儿在伦敦居住建议一个地方，这是很可能，也是极为自然的。从她这方面说，她很愿意提供这样的落脚之处，因为她正在寻找一个“第三女郎”呢。第三女郎……这个字眼是他从奥利弗太太那里学来的，它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由于某种他不明了的原因而别有一层含义似的。

他的男仆乔治走进房来，小心翼翼地随手带上了门。

“先生，一位年轻的小姐来访。就是那天来的那位。”

对正在想着心事的波洛来说，这一报告来得恰是时候。他惊讶地挺了挺身。

“是早饭时间来过的那位年轻小姐吗？”

“啊，不，先生。我是说和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一起来的那一位。”

“噢，是啊。”

波洛扬起了眉毛，“请她进来。她在哪里？”

“我把她带到莱蒙小姐的房间里去了，先生。”

“噢，对了，带她进来吧。”

索尼亚并没有等乔治来叫她。她在他的前头急匆匆，气昂昂地走进了房间。

“我一直忙得脱不开身，但是，现在我来了，我来告诉你我并没拿那些文件。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偷。你明白吗？”

“有谁说你拿了？”波洛问道，“请坐，小姐。”

“我不想坐。我没有时间。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那纯粹是胡说。我是一个很诚实正派的人，我干的事都是按吩咐去

做的。”

“我明白你说的了。我已经明白了。你是声明你没有动过罗德里克·雷斯菲尔德爵士屋子里的任何文件、资料、信件吧？就是这样，对吗？”

“是的，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些的。他信任我。他知道我是不会干那种事的。”

“那么，好极了。这是一种表白，我注意到了。”

“你想要去找那些文件吗？”

“我手头还有些别的事要调查，”波洛说，“自会轮到罗德里克爵士的文件的。”

“他很担心，担心得很厉害。其中有些事是我不能对他讲的。我要对你讲。他丢东西了。这些东西已经不在他放那些东西的地方了。他把这些东西放到了——怎么说才好呢——放到了可笑的地方。哦，我知道，你怀疑我，人人都怀疑我，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是从外国来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认为我像你们那些愚蠢的英国间谍小说里的人那样偷走了机密文件。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个知识分子。”

“啊哈，”波洛说道，“领教，领教。”他接着说：“你还有什么跟我说的吗？”

“我干嘛要跟你说呢？”

“谁知道呢。”

“你说的别的案子都是些什么案子？”

“啊，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了，也许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吧。”

“对。一个星期有一天，我爱干啥就干啥。我可以到伦

敦来，也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

“啊，是的，无疑，还可以到维多利亚博物馆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去。”

“就是这样。”

“还可以到国家艺术馆去看画。好天的时候，你可以到肯星顿公园去，也许可以走得远一些，到丘园去。”

她呆住了……她向他投去了愤怒、疑问的一瞥。

“你干嘛要说丘园？”

“因为那里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花草，灌木和树木。啊！你可不能错过丘园呀。门票非常便宜。我想，是一便士，或两便士吧。花上那么一点儿钱你就可以去看热带树了。要不然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看看书。”他讨好似地冲着她微笑着，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她的不安愈来愈重。“不过，小姐，我可不该耽误你的时间了。也许你还要到哪个大使馆看看朋友吧。”

“你说这个干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正如你说的，你是个外国人，在你们的大使馆里有些朋友是很可能的。”

“有人对你说过什么事情吧。有人告发过我！我告诉你，那个蠢老头儿是乱放东西的，就是这样。他什么重要的事都不知道，他没有任何机密文件，从来没有过。”

“啊，你讲话的时候怎么也不动动脑筋呢。你知道，岁月不饶人啊。他曾经是个掌握许多重要机密的要人呢。”

“你想吓唬我。”

“没有，没有。我还不至于故作惊人之语到那种地步。”

"是雷斯塔里克太太。都是雷斯塔里克太太对你说的吧。她不喜欢我。"

"她可没对我讲过这些。"

"哦,我不喜欢她。她是那种我不能信任的女人。我想她才有秘密呢。"

"真的吗?"

"真的,我认为她有事瞒着她丈夫。我想,她常到伦敦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会别的男人。至少去会另外一个男人。"

"真的,"波洛说,"这倒很有意思。你认为她是去和另外一个男人见面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她常到伦敦来,我想她不是每次都告诉她丈夫的,要么她就说她是来买东西的,要么就说她该买什么东西了。反正都是这类事呗。他的公事忙得不可开交,也不想他太太为什么要来。她在伦敦的时间比她在乡下的时间还多,她还假装特别喜欢园艺。"

"你不知道她会的那个人是谁吧?"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又没跟踪她。雷斯塔里克爵士不是个多疑的人。他老婆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他大概总是想着他的生意。还有,我认为他也在为他的女儿担忧。"

"对。"波洛道,"他当然会为他女儿担忧了。你对他的女儿了解得多吗?你跟她熟吗?"

"我不很了解她。你要是问我怎么想的话——好,我告诉你!我认为她疯了。"

"你认为她疯了?为什么?"

"有时候她净说些古怪的事。她净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

的东西。”

“看见不存在的东西？”

“看见不存在的人。有时候，她非常激动，有时候她又好像是在梦中。你对她讲话，她听不见你在对她说什么，也不回答。我想，她恨不得有些人死了才好。”

“你指的是雷斯塔里克太太吗？”

“还有他父亲。她望着他的那副样子，就好像对他恨得咬牙根儿似的。”

“就因为他们不想让她和她选中的小伙子结婚吗？”

“是的。他们不想让他们结婚。当然，他们是很正确的，不过这使她很气愤。”索尼亚颇有喜色地点着头，补充道，“我想，总有一天她会自杀的。我希望她别干这种傻事，不过，当一个人爱得很深的时候，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她耸了耸肩膀，“哦——我得走了。”

“就告诉我一件事好吗？雷斯塔里克太太戴假发吗？”

“假发？我怎么会知道呢？”她考虑了片刻。“是的，也许戴，”她承认道，“这对旅行是有用的，另外也时髦，我自己有时候就戴假发，一个绿色的！我有时戴。”她又加了一句，“我走了。”便离开了。

第十六章

“今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二天早晨赫尔克里·波洛从早餐桌边站起来，遇上莱蒙小姐的时候，他说道，“我要去搞些调查。需要查问的、约见的、联系的，你都给我办了吗?”

“当然啦，”莱蒙小姐说，“都在这儿。”她把一个小公事皮包递给了他。波洛很快地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点了点头。

“莱蒙小姐，我总是可以指靠你的。”他说，“太棒了[①]。”

“说真的，波洛先生，我可不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吩咐，我照办，很自然嘛。”

“哼，可没你说的那么自然，”波洛说，“我不是常常吩咐

① 原文为法语：C'est fantastique. ——译注。

修煤气的，修电器的那位老兄吗？难道他们也总是按我吩咐的去做了吗？太难得啦。”

他走进了厅堂里。

“乔治斯，把我那件稍稍厚点的外套拿来。我想，秋寒要来了。”

他又向秘书的房间探了探头。“顺便问一下，你对昨天来过的那个年轻女郎是怎么看的？”

莱蒙小姐收住了刚刚要打字的手指，简洁地说道：“洋味儿。”

“是的，是的。”

“明显的洋味儿。”

“没有比这更多的了吗？”

莱蒙小姐想了想，“我没有任何办法去判断她的能力。”她无甚把握地补充道，“她好像在为什么事烦恼不安。”

“对了。你知道，人家怀疑她偷窃！不是钱，而是文件，偷她的雇主的。”

“天哪，天哪，”莱蒙小姐说，“是重要文件吗？”

“看来可能是高度机密的文件。即使他什么东西都没丢，也同样是有可能的。”

“哦，”莱蒙小姐说道，她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望了她的雇主一眼，她常常用这样的目光望她的雇主，这就是说她希望他走开，以便使她能以恰当的热情继续她的工作，“哦，我总是讲，当你想雇人的时候，最好把情况了解清楚，要雇就雇英国人。”

赫尔克里·波洛走了出去。他先得去鲍罗登公寓大厦。

他是坐出租汽车去的。他在公寓的院子里走下了汽车，拿眼打量着周围。一个身穿制服的看门人站在一道门旁，打着口哨，吹着一支有些悲凉的曲子。当波洛向他走去的时候，他说：

“来啦，先生？”

波洛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里最近发生的一起很悲惨的事？”

“悲惨的事？”那看门人说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一位太太从楼上跳了下来，或许得说是掉了下来，摔死了。”

“啊，那件事呀。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因为，你知道，我刚到这里一个星期。嗨，乔。”

从大楼的另一侧又走出一个看门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你知道那位太太从七楼摔下来的事吧。大约是一个月以前，对吗？”

“没那么久，”乔说道。他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人。“这真恶心。”

“她立时就断气了吗？”

“对。”

“她叫什么名字？你明白吗，那也许是我的一个亲戚呢。”波洛解释道。他可不是一个顾忌说几句假话的人。

“是的，先生。听你这么说，真是遗憾啊。她叫查彭蒂尔太太。”

“她在这个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了吗？”

“哦，让我想想。差不多一年——也许是一年半了。不，

我想一定有差不多两年了。住在七楼,76 号。”

“是顶层吧?”

“对,先生。她叫查彭蒂尔太太。”

波洛没有追问任何具体的情况,因为人家料想他是一定了解自己亲戚的这些情况的。他转而问道: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和疑问吗?是那天几点钟发生的?”

“我想是早晨五六点钟吧。没有任何先兆,她就是那么一下子摔了下来,尽管天还那么早,可几乎立刻就招来了一堆人,都是从栏杆那边穿过来的。你知道是些什么人吧。”

“当然,警察也来了吧。”

“噢,是的,警察很快就赶来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和一辆救护车。都是老一套,”那看门人用十分厌腻的语调说道,就好像每个月都要碰上一两个从七层楼往下跳似的。

“我想,人们听说出了这事的时候,都从公寓里跑下来了吧?”

“哦,从公寓里跑出来的人没那么多,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往来的交通和附近的一切噪音太大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回事。有人说,她往下掉的时候尖叫了一声,但并没有引起真正的混乱。只有街上路过的人看到了。当然了,他们随后都从栏杆上边伸着脖子看,别的人瞧见他们伸着脖子张望,也都凑过来看了。你知道出了事故是什么样子!”

波洛向他说明,他明白出了事故是什么样子。

“她一个人住吗?”他似问非问地说道。

“就是。”

“可是，我想，她在公寓的房客里有朋友吧？”

乔耸耸肩，摇摇头。“也许有吧。我说不上。从来没多见她和我们这儿的人一起在饭厅里。有的时候，她和外来的朋友在这里吃饭。不，我说不上她特别陪什么人在这里玩过。”乔略有点儿烦躁地说，“如果你想打听她的情况，你最好去找管理这儿的麦克法伦先生去聊聊。”

“啊，谢谢你。我正想去找他呢。”

“先生，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座楼里，在底楼。门上写着呢，你会看 见的。”

波洛按着指点的方向走去。他把莱蒙小姐为他准备好的第一封信从公事包里拿了出来，上面写着“麦克法伦先生”。麦克法伦先生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人，外表英俊、精明。波洛把信递给了他。他打开读了起来。

“啊，是的，”他说，“我明白了。”

他将信放在写字台上，望着波洛。

“楼主们指示我向你提供一切帮助。我可以跟你谈谈露易丝·查彭蒂尔太太的惨死。那么，确切地说，你想了解什么呢，先生——”他又瞟了一眼那封信——“波洛先生？”

“当然，这件事是非常机密的，”波洛说道，“警方和律师已经通知 了她的亲属。不过，在我要到英国来的时候，亲属们都十分焦急，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她个人的情况，如果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话。一个人只能接到官方报告，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完全是这样。是的，我很理解，那一定是十分痛苦的。好吧 ，我将尽力把一切都告诉你。”

“她到这里有多久了？她是如何租下那套公寓的？”

“她到这儿——我可以确切地查到——大约有两年了。当时这里有一套公寓空着待租，依我想象，要离开这里的那位太太可能是露易丝的熟人，在退租以前先退知了露易丝。她是怀尔德太太，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她在伦敦住了一些时候，正打算去加拿大。她是位很不错的太太——我想，她对死者根本不熟悉。只是偶尔提到了她打算放弃那套公寓，而查彭蒂尔太太喜欢那套公寓。”

“你觉得她是一个合适的房客吗？”

麦克法伦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略略地踌躇了一下：“是的，她是个让人满意的房客。”

“你跟我讲用不着顾虑什么。”赫尔克里·波洛说道，“有过放肆的聚会吧，呃？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她的请客聚会中有点儿太放荡了呢？”

麦克法伦先生不再那么慎于言词了。

“时不时有那么一些人抱怨，不过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

赫尔克里·波洛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

“有点儿过于贪杯，是的，先生——来的那些人挺放荡，常常造成一些麻烦。”

“她喜欢上流人吧？”

“嗯，我不想说到那种程度。”

“是的，是的，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她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外表往往是靠不住的。你看她有多大年纪了？”

“很难讲，四十到四十五。”他又添了一句，“你知道，她的身体不大好。”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她酒喝得太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喝完之后她就情绪消沉，心神不宁，我相信她总是去找大夫，可是对医生的话又不信。她认为自己有癌症——太太们确实会这样想，尤其是到了那种年纪。她对此相当肯定。医生一再向她保证，可她不相信他的话。在死因调查会上，他说她实际上没有什么病。哦，人嘛，每天都能听到这类事的。她的情绪后来变得非常亢奋，在一个大晴天的——”他点了点头。

“太叫人伤心了。”波洛说，“她在这些公寓的居民中有什么特殊的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你知道，我无法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友好和睦之地。大部分人都有事做，有工作。”

“我想过，可能克劳迪娅·里斯—霍兰小姐是她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认识。”

“克劳迪娅·里斯—霍兰小姐吗？不，我不这么认为。噢，我是说，她们可能是熟人，一起乘电梯上楼的时候说上几句，仅此而已。但是我并不认为她们有任何更多的社交往来。你知道，她们不是一代人。我指的是——”麦克法伦先生显得有些慌张。波洛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他说：“我相信和霍兰小姐同住一套公寓的姑娘里有一个认识查彭蒂尔太太——这就是诺玛·雷斯塔里克小姐。”

“是她？我不大明白——她是最近才刚到这里来的呀，我看见她几乎认不出来了，一个看去有些吓人的年轻小姐。

大概刚出学校门不久吧。”他又补上了一句，“先生，还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吗？”

“没有了，谢谢。多承美意。不知是否能让我看看那套公寓。这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说明——”波洛停住不说了，没有具体说出他想说的话。

“哦，让我想想。眼下是一位叫特拉弗斯先生的人租了那套房间。他整天都在伦敦城里。好吧，要是你愿意的话就随我来吧，先生。”

他们上了七楼。在麦克法伦先生插钥匙的时候，一个号码牌从门上掉了下来，险些掉在波洛的漆皮鞋上。他灵巧地一跳，随后弯腰将它拾了起来。他非常仔细地将那号码上的钉子又钉到了门上。

“这些号码牌都松了。”他说。

“我很抱歉，先生，我把这记下来。是的，它们有时损耗得松动了。哦，就是这儿。”

波洛走进了起居室。现在，这间起居室里的布置无甚特色，墙上贴着木纹纸，屋里老式的舒适家具，唯一有些个人特色的东西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些书。

“你知道，所有的公寓都有一部分是带家具的，”麦克法伦先生说，“房客们用不着自带任何东西，除非他们想带。我们尽量适应经常流动的人的需要。”

“装饰也都一模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人们似乎喜欢这种原木的效果，很适合作壁画的背景。唯一不同的东西在对着门的那堵墙上，我们准备了整套的壁画，人们可以从中挑选。”

"一套有十张,"麦克法伦先生带着几分自豪说道,"那张是日本画——艺术性非常高,你不这样认为吗?——这张是英国花园壁画,鸟画得很引人注目,这张是树林,是'哈里昆',具有一种颇有情趣的抽象效果——线条和立方体,色彩对比强烈,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它们都是优秀的艺术家设计的。我们的陈设也是如此。有两种颜色可供选择,当然,人们可以随意增添他们自己喜欢的物品。不过,他们一般都不操这份心。"

"正如你也许会讲的那样,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持家的主妇。"波洛启发道。

"是的,他们都是那种漂泊不定或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他们想的是实惠,舒适,各种管子不出毛病等,对装饰倒并不很在乎。尽管我们也有一两套公寓是那种由房客自己装饰的公寓,但从我们的观点看,并不真正令人满意。我们不得不在租约上写上一条:使用后房内应恢复原样,否则承担其费用。"

他们好像离查彭蒂尔太太之死的话题太远了。波洛走近了窗子。

"是从这儿下去的吗?"他轻声地嘟囔着。

"是的,就是这个窗户。左手的那扇,它有个阳台。"

波洛向外俯视着。

"七层楼,"他说,"很高呀。"

"是的,我可以欣慰地说,一下去就死了。当然,这也许是一次意外的事故。"

波洛摇了摇头。

"麦克法伦先生，认真地说，你可不能那么讲。这肯定是蓄意的。"

"哦，人总是愿意挑方便的说，恐怕她不是个幸福的女人吧。"

波洛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可以向她在法国的亲戚们说个明白了。"

可是，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却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明明白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原来认为露易丝·查彭蒂尔太太的死是十分重要的设想。他若有所思地反复叨念着那个名字。露易丝……为什么露易丝这个名字总是有些萦怀难去呢？他晃了晃脑袋，谢过了麦克法伦先生，便离去了。

第十七章

总警督尼尔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显得官气十足，拘谨刻板。他文质彬彬地和波洛打了招呼，对他指了指一把椅子。当那个把波洛引见给他的年轻人一离开，尼尔总警督的神态就改变了。

“你现在正追寻什么呢，你这个遮遮掩掩的老家伙？”

“这个嘛，”波洛说，“你已经知道了。”

“哦，是的，我已经弄到了一些材料，不过我想，你从那个特殊的洞子里弄不到太多的名堂的。”

“干嘛要管它叫洞呢？”

“因为你就像是一只好样的捕鼠动物，像只蹲在洞口等候老鼠出洞的猫。哦，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这个特殊的洞里什么老鼠也没有。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你无法把某些值得怀疑的交易揭发出来，你是知道这些金融家的底细的。我

敢说，这其中一定有大量坑蒙欺诈的买卖与矿产特许权、石油以及所有这类事情有关。不过乔舒亚·雷斯塔里克有限公司已经赢得了很好的信誉。这是家族企业——或说曾经是家族企业——不过，你现在不能这样叫它了。西蒙·雷斯塔里克没有孩子，他弟弟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只有这一个女儿，母系还有一个老姨妈。安德鲁·雷斯塔里克的女儿离开学校后，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她就和姨妈住在一起。大约六个月以前，她姨妈中风死去。我认为，她参加过一些特殊的宗教社团，它们没有什么危害。西蒙·雷斯塔里克完全是个直率而又精明的商人，他的太太喜欢交际。他们结婚很晚。”

“安德鲁呢？”

“安德鲁似乎受尽了喜欢浪游之苦。尚未发现他有什么不法行为。他从来不在什么地方长住，他遍游了南非、南美、肯尼亚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他哥哥不止一次极力劝他回来，可是他全当作耳旁风。他不喜欢住在伦敦，也不爱做生意，不过他似乎具备雷斯塔里克家族的那种赚钱的禀赋。他寻找矿藏，他干的就是这类事。他并不是猎象者，也不是考古学家，植物学家或这一类人物，他做的交易全是商业上的交易，而且总是获得成功。”

“这么说，在做法上也是因袭前人的啰？”

“是的，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在他哥哥死后回到伦敦来的。可能是一位新太太吧——他又再娶了。那女人长得很漂亮，比他小得多。眼下他们和老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住在一起，他的妹妹嫁给了安德

鲁·雷斯塔里克的伯父。不过，以我想象，那仅仅是短时间的婚姻。这些对你来说是新闻吗?或许你已经全知道了吧?"

"大部分我都听说了，"波洛说，"两方家庭有精神病史吗?"

"除了那位老姨妈和她那异想天开的宗教的信仰以外，恐怕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种情况对于一个独身的女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那么，实际上你能告诉我的，就是家财万贯啰。"波洛说。

"家财万贯，"尼尔总警督说，"而且非常体面。请注意，其中有一部分资产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带到公司来了。有南非的特许权，矿山和矿藏。大概，到现在为止，这些都得到了开发利用，或者投放到市场上了，这确实是一笔巨额资产。"

"将由谁来继承呢?"波洛问道。

"这要看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怎样安排了。这是取决于他的，不过，显然除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以外，别无他人了。"

"这么说，他们两个人有朝一日都能继承一笔巨额财产了?"

"我想是的。我估计家庭信托之类的财产为数不少吧。这些全是伦敦商界的惯常作法。"

"譬如说，还有没有他可能感兴趣的别的女人呢?"

"没听说有这类事。我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新太太了嘛。"

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道："一个年轻人能轻而易举地了解

到所有这些情况吗?”

“你是说娶这位女儿吗?即使她已经成为法院的监护人,或做了类似的安排,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当然,如果她爸爸想这样做的话,他可以解除她的继承权。”

波洛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书写整洁的单子。

“韦德伯恩美术馆这个地方怎么样?”

“我不明白,你怎么扯到那个地方去了。是不是有委托人找你咨询关于伪造品的事?”

“他们经营伪造品吗?”

“他们并不经营伪造品。”尼尔总警督责难地说道,“可是出过一桩特别让人感到不痛快的交易,一位从德克萨斯来的百万富翁到这里来购过画,付给了他们一笔大得惊人的款子。他们卖给他一幅雷诺伊尔[1]的画和一幅范戈夫[2]的画。雷诺伊尔的是一小幅女孩子的头像,对这幅画曾经有过一些疑问。似乎没有理由认为韦德伯恩美术馆不是从正正当当的第一手来路购到这幅画的,为此还有过一次诉讼呢。许多艺术专家去鉴定过它。事实上,和往常一样,最终他们似乎意见都不一样,互相矛盾。美术馆提出不管是真是假,都可以收回。可是,那个百万富翁不改变主意,因为一个最时髦的专家赌咒发誓,说它是地地道道的真品。所以,他坚

①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伊尔(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雕塑家。——译注。

② 文森特·范戈夫(1853—1890)生于荷兰,后期印象派画家。——译注。

持要买下它来。可是，尽管如此，打那时以来对这家美术馆人们总是有些怀疑。”

波洛又看了看他的那张单子。

“大卫·贝克这个人怎么样？你替我查过了吗？”

“噢，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发青年。流氓——成帮结伙，四处游荡，在夜总会打架斗殴。靠紫心——海洛因——可卡因等过日子。女孩子们迷他们都迷得发疯了。她们会呻吟着说他生活如何如何艰难啦，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啦，他的画没人赏识啦。你要是问我的看法，我认为他除了是个性勾引的老手而外，屁也不是。”

波洛又查看了一下他的单子。

“你对议员里斯—霍兰先生有什么了解吗？”

“政治上干得很不错，有空谈的天才。在伦敦商界有过一两次颇有些奇怪的交易，可是他十分机巧地对付过去了。他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方法断断续续地搞到了大量的钱。”

波洛谈到了最后一点。

“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怎么样？”

“是个好老头儿，不过老糊涂了。波洛，你的嗅觉真了不得，什么都要闻闻，对吗？是的，特别部遇到了许多麻烦，这就是写回忆录热。谁也不知道往后还会因为疏忽而泄露出什么秘密来呢。所有行政部门和其它部门的老家伙们都把自己独家经营的对其他人当年如何轻率的记忆争相抛出！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有些时候——哦，你知道，各届内阁都是要改变政策的，而你又不愿意当众侮辱一个人的感情或作什么不得体的宣传，因此我们不得不尽力

去堵住那些家伙们的嘴。其中有些人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不过，要是你想了解这类事情的话，你得到特别部去，我倒不认为已经出了什么大岔子。麻烦的是，他们不肯销毁那些他们应当销毁的文件。他们大量地保存着这种文件。但是，我并不认为里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我们有证据，某个大国正在到处刺探。”

波洛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对你没什么帮助吧？”总警督问道。

“得知来自官方的确切的内幕，我十分高兴，可是，我并不认为你告诉我的东西有多大帮助。”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要是一个人随口告诉你，有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年轻而迷人的女人，戴着一副假发，你会怎样看呢？”

“什么看法也没有。”尼尔总警督说道，随后他又用稍微有些粗暴的声音补充了一句，“我们每次旅行的时候，我的妻子总是带假发的。这省去许多麻烦。”

“对不起啦。”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在两个人互相道别的时候，总警督问道：

“我想，关于你问的那件公寓自杀案，所有内部掌握的情况你都了解吧？我早把情况传给你了。”

“是的，谢谢。起码，这是官方掌握的情况，简单明了的记录。”

“刚才你谈到的一些东西使我想起了这个案，我要马上再想一想。这是一件司空见惯而又令人神伤的事。一个放荡的女人，喜欢男人，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忧虑的事，饮酒过量，人老珠黄。后来，她得了我所谓的健康

忧郁症。你知道，她们相信她们得了癌症或这一类的什么病，她们找医生去看病，他告诉她们说，她们完全正常。于是，她们便回家了，可是并不相信他的话。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这通常是因为她们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对男人有吸引力了。这才是真正叫她们伤心的原因。是的，这种事是历来如此的。我想，她们是些孤独而又可怜的人。查彭蒂尔太太恰恰就是其中之一。我并不认为——”他停住了，“噢，是的，当然，我想起来了。你问起我们的一位议员里斯—霍兰先生。他本人就是一个颇为放荡的人，但行事却比较小心谨慎。不管怎么说，露易丝·查彭蒂尔一度是他的情妇。就是这样。”

“是一种认真的私通吗？”

“哦，大概并非特别认真吧。他们一起去过某些得打个问号的夜总会以及其它类似的场所。你知道我们对那种事是严密注意的。可是新闻报道上从不涉及。这类事是一概不刊登的。”

“我明白。”

“不过，这件事只持续了一段时间，看见他们断断续续地在一起大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不过，我并不认为她是他唯一的情妇，我也不认为他是她唯一的情夫。因此，你从中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对吗？”

“我不这么想。”波洛说。

“可是，尽管如此，”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想道，“尽管如此，这是一个环节。它说明麦克法伦先生为难的神情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一个环节，极微小的环节，是一个议

员埃姆林·里斯一霍兰和露易丝·查彭蒂尔之间的环节。”或许，它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它一定要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我知道得太多了，”波洛心里恼火地说道，“我知道得太多了。每件事，每个人我都了解一点儿，可是我组不成一个模式。这些事实有一半以上都是互不相干的，我需要一种模式。一种模式。我要不惜一切地组成一个模式。”他大声地说道。

“对不起，您说什么，先生？”电梯工吃惊地转过头来，问道。

“什么也没说。”波洛说。

第十八章

波洛在韦德伯恩美术馆的门口停了下来，看着一幅画，那画上是三只神态好斗的母牛，一座巨大的、设计复杂的风车将阴影投到这三只牛的庞然之躯上。牛与风车这二者之间或与那奇妙的紫红色彩之间似乎毫不相干。

“很有意思吧?”一个柔和而愉快的声音说道。

一个中年男子站在他的身边，第一眼看去，他那一笑似乎过多地显示出了那一口漂亮而雪白的牙齿。

“太新鲜了。”

他那双白手又大又丰满，挥动起来的时候就像摆出了一副“阿拉柏斯克”的舞姿[1]。

---

[1] 芭蕾舞的一种姿势，一脚着地、一脚向后平伸，两手分别向前后伸出。——译注。

"一次巧妙的展览,上个星期闭幕的。克劳德·拉斐尔的作品展览是前天开始的。这次展览将会成功,将会非常成功的。"

"啊!"波洛说道,他被领着穿过一道道灰色的丝绒帘子,走进了一间很长的房间。

波洛发表了几句小心而又含糊其辞的评论。那胖乎乎的男人习以为常地拉住了他的手。他显然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人唬走。他是一个在艺术品推销术方面经验丰富的人。你马上就会感到,只要你乐意的话,哪怕你什么都不买也会被欢迎到他的美术馆里呆一整天的。你会独自一人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些讨人喜欢的画——尽管在你走进这家美术馆的时候,你也许并不认为这些画是讨人喜欢的。可是,等到你走出门去的时候,你就会相信,用讨人喜欢这个字眼来描写这些画是最恰当不过了。在接受了一些颇为有益的艺术指导,以及说了几句诸如"我很喜欢这张画"之类的业余爱好者的套话之后,博斯库姆先生用下面这种鼓励的话答道:

"你这么讲倒是很有意思。这显示出了——假如我可以这样讲的话——了不起的鉴赏能力。当然,你知道这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能力。噢,我是否可以说,大多数人显然都喜欢那样的东西。"他指着放在画廊一角的一幅蓝色和绿色条纹的画说道,"可是这幅画呢,是的,你已经认准了这东西的质量了。我大概可以这样讲——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这幅画是拉斐尔的杰作之一。"

他和波洛一块儿歪着脑袋看着一幅画,那上面画的是一个桔黄色的倾斜的菱形,菱形上伸出一些看上去像是蛛

网似的细丝，下面挂着一对人的眼睛。波洛发现，他们之间愉快而和谐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时间也显然要多少有多少了，于是便说道：

“我想，有一位弗朗西丝·卡里小姐为你工作，对吧？”

“啊，对。弗朗西丝。那是个聪明的姑娘，很有艺术气质，也很能干。她刚从葡萄牙回来，是去为我们安排一次艺术展览的。展览非常成功。她本人就是个相当优秀的艺术家，不过，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得说她不是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她更善于做生意。我想，她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听说，她是一个地道的艺术赞助人？”

“哦，是的。她对新手[1]很感兴趣。她鼓励天才，春天说服了我为一小批年轻的艺术家举办了画展。画展十分成功——新闻界都注意到了——你知道，完全是小型的。是啊，她自有她的被保护人。”

“你明白吧，我是个多少有些守旧的人。有些年轻人啊——好啊[2]！”波洛的双手举了起来。

“啊，”博斯库姆先生宽容地说，“你不应该以外表去判断他们。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时尚。什么络腮胡子呀，劳动裤呀，或者锦缎呀，头发呀，都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罢了。”

波洛说：“那个叫大卫什么的——他的名我忘记了——

---

[1] 原文为法语：Les Jeunes. ——译注。

[2] 原文为法语：Vraiment. ——译注。

卡里小姐好像觉得他很了不起。”

“肯定你指的不是彼得·卡迪夫吧？眼下，他就是她的被保护人。请注意，对他我可不像她那样有把握。他是个——嗯，无可置疑的反潮流分子，其实，他也并不是十分标新立异的。有时候，还很有些——很有些——伯恩·琼斯[1]的风格呢！即使这样，天晓得会怎么样呢。你确实得去理解这些反潮流的东西。她偶尔给他当当模特儿。”

“大卫·贝克——这就是我刚才在使劲想的名字。”波洛说。

“他还不错，”博斯库姆先生没有什么热情地说道，“以我来看，没有什么独创性。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帮艺术家中的一个，不过，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是一个好画家，可是不突出。是学别人学出来的！”

波洛回到了家里。莱蒙小姐送给他一些信件请他签署，签妥以后，她又拿着信离开了。乔治带着不易被觉察的同情的神态给他端来了一个有配菜的炒鸡蛋。午饭以后，当波洛坐在他那方背扶手椅里，身旁放上了一杯咖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先生，是奥利弗太太。”乔治说道，他拿起了电话，放在他身边。

波洛勉强地拿起了话筒，他不想和奥利弗太太讲话。他觉得，她恐怕会催他去办一些他不想办的事情。

“波洛先生吗？”

---

[1] 爱德华·伯恩·琼斯(1883—1898)英国画家，装璜家。——译注。

"我是[1]。"

"喂,你正在干什么? 你干了些什么啊?"

"我正坐在椅子里,"波洛说,"想事。"他添了一句。

"就这些吗?"奥利弗太太问道。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嘛,"波洛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能否成功呢。"

"可是,你必须找到那个姑娘。她大概被绑架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波洛说,"我这里有一封她父亲的信,是中午邮差送来的,催我去看他,告诉他我有了什么进展。"

"那么,你有了什么进展?"

波洛勉强说道:"眼下什么进展也没有。"

"真的,波洛先生,你确实得对自己控制一下才行。"

"你也一样!"

"你说我也一样,是指什么呀?"

"像跟我催命一样。"

"你干嘛不到查尔西区我脑袋上挨打的那个地方去呢?"

"让我的脑袋也吃一下吗?"

"我简直不理解,"奥利弗太太说,"我在咖啡馆找到了那个姑娘,给了你一个线索。你是这样讲过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从窗户跳出来的女人是怎么回事。从这件事里你

---

① 原文为法语:C'est moi. ——译注。

发现什么没有?"

"是的,我已经做过调查了。"

"怎么样?"

"什么也没发现。她这样的女人有的是。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很迷人的,她们搞不正当的关系,她们欲火正旺,那种事越搞越多,她们人老珠黄了,便感到不幸,酗酒,认为自己得了癌症或其它什么不治之症,于是,最后在绝望与孤独中,便从窗户里跳下来了!"

"你说过,她的死是很重要的,说它其中有名堂。"

"它本来就该发生的。"

"真的!"奥利弗太太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便挂断了电话。

波洛靠回了扶手椅中,因为扶手椅是直背的,所以他尽量地往后靠着,他挥手叫乔治拿走了咖啡壶和电话机,便开始回想他已经了解的以及还不了解的事。为了清理自己的思路,他大声地说着。他回想起了三个哲学问题。

"我了解什么?我可以指望什么?我应当做什么?"

他无法肯定,它们的次序他摆得是否恰当,它们是否确实是些十分恰当的问题,然而,他在考虑着这三个提问。

"也许我是太老了。"赫尔克里·波洛非常绝望地说道,"我了解到了些什么呢?"

在反躬自省之中,他觉得他了解到的太多了!他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

"我可以指望什么?"哦,人们总是能有所指望的。他指望他那比任何人都好用得多的杰出的头脑迟早会对一个难

题做出答案，这个难题使他不安地感到，他还没有真正理解它呢。

“我应当做什么？”哦，这是非常明确的。他应当做的事，是去拜访那个显然正在为女儿而心神不定的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毫无疑问，他会抱怨波洛到现在还没有亲自把女儿交给他。这一点波洛是能够理解的，而且同情他的观点。但是，波洛不愿意把自己送进那令人不快的局面中去。除此之外，他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在电话上拨通某个号码，问问那里是否有什么进展。

不过在打电话之前，他愿意先回到那个被放在了一边的问题上去。

“我了解到了什么？”

他知道，韦德伯恩美术馆受着怀疑——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过，蒙骗愚陋无知的百万富翁，将那些可疑的画卖给他们，它大概是不会迟疑不决的吧。

他回忆着博斯库姆先生，以及他那双肥胖的白手和满口的大牙。他判定，他不喜欢他。他是那种几乎肯定会干肮脏勾当的人，尽管他无疑将会很出色地保护自己。这也许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事实，因为它也许和大卫·贝克联系起来。接下去就是那个孔雀——大卫·贝克本人了。关于大卫他知道些什么呢？他碰到过他，和他交谈过，而且他已经对大卫形成了某些看法。大卫为了钱是会做任何不正当的交易的，他会为了钱而不是为了爱情和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他也许会成功。是的，他也许会成功的。安德鲁·雷

斯塔里克肯定相信这一点，大概他是对的。除非——

他琢磨着安德鲁·雷斯塔里克，他更多地是在想着那张悬挂在他头顶上的肖像而不是他本人。他回忆着他的那些显著的特点：向前伸出的下颚，不屈不挠、富于决断的神态。随后，他又想到了那位已经故世的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太太，她的嘴边的痛苦的皱纹……也许，他要再到"篱宅"去一趟，看看那张肖像，以便瞧得更清楚一些，因为那上面或许会有关于诺玛的线索。诺玛——不，他还不能考虑诺玛。还有什么事可想呢？

还有那位玛丽·雷斯塔里克。那个姑娘索尼亚说她一定有个情夫，因为她常常到伦敦来。他思量着这个问题，但他并不认为索尼亚是正确的。他认为雷斯塔里克太太到伦敦更可能是为了看一看是否有看得过去的房地产可买，是为了看一看梅依费尔[1]豪华的公寓、住宅、装饰社等等伦敦这样的都可能用钱买到的一切。

钱……他似乎觉得所有经过他脑子的问题归根结蒂都集中到这一点上来。钱。钱的重要性。在这件案子中涉及到了大量的金钱。不知怎么的，金钱以某种不甚明朗的方式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钱起着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东西使他确信查彭蒂尔太太的死是诺玛促成的。没有证据，没有动机，然而他似乎觉得两者之间有一种无可否认的联系。那姑娘曾经说过，她"可能犯了谋杀罪"，而死人的事就发生在一两天前。在她住过的大楼里发生了一起死

[1] 伦敦西区贵族住宅区。——译注。

人事件。肯定，要是那次死亡与此毫无联系，岂非太巧合了吗?他又想到了玛丽·雷斯塔里克得过的那种神秘的病。这件事是如此简单，以至基本上是个典型的事件。一桩下毒案——下毒者是——必然是——同住一家的人。是玛丽·雷斯塔里克自己给自己下的毒吗?是她丈夫想要毒死她吗?是索尼亚那姑娘下的毒吗? 或者诺玛就是罪犯。赫尔克里·波洛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指向了诺玛，似乎她是合乎逻辑的罪犯。

"诚然，"波洛说道，"因为我什么也没发现，那么就让逻辑滚他妈的蛋吧。"

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吩咐乔治替他叫辆出租汽车。他得去赴安德鲁·雷斯塔里克的约会。

第十九章

克劳迪娅·里斯—霍兰今天不在办公室。接待波洛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说，雷斯塔里克先生正在等他，并把他引进了雷斯塔里克的房间。

“怎么样？”雷斯塔里克还没等他走进房门便问道，“喂，我女儿怎么样？”

波洛摊开了两手。

“还是——一无所获。”

“可是请注意，朋友，一定有某些东西——某些线索的。一个姑娘总不会隐遁到稀薄的空气中去吧。”

“姑娘们以前就这样失踪过，以后还会这样失踪的。”

“不要考虑费用，要不惜一切代价，你明白吗？这样下去，我——我可受不了啦。”

此刻，他好像显得十分紧张不安。他看上去消瘦了，那

通红的眼眶显示出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我知道你是多么着急，不过，我向你担保，我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去寻找她了。这些事情，唉，不能着急呀。”

“她也许已经失去了记忆力，或许——或许她——我是说，或许她不舒服，病了。”

波洛想，那语句的中断意味着什么，他是一清二楚的。雷斯塔里克刚才差点儿说“她或许死了。”

他在写字台的另一侧坐下，说道：

“请相信我，我懂得你的焦急心情，我不得不对你再说一次，假如你和警厅商量一下的话，结果会来得快得多。”

“不！”这个字爆发似地冲口而出。

“他们有较为完备的设施，查询的路子广。我向你保证，这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钱的效果是不能和一个高度有效的组织所能做到的事相提并论的。”

“朋友，你安慰我是没有用的。诺玛是我的女儿，是我的独生女，是我唯一的亲骨肉。”

“你能肯定你把有关你女儿的每一件事——每一种可能性都告诉我了吗？”

“我还能告诉你什么更多的东西呢？”

“这就要你来说了，而不是由我来说。譬如说，以前出过什么事吗？”

“什么样的事呢？朋友，你指的是什么？”

“有没有明显的神经不稳定的病史。”

“你认为——你认为——”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又怎么知道呢?"雷斯塔里克突然心酸地说道,"我了解她什么呢?这么些年了。格雷斯是个痛苦的女人,一个不轻易宽恕和忘却的女人。有时候我感到——我感到,抚养诺玛,她不是个合适的人。"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然后又坐了下来。

"当然,我本来不应该离开我的妻子。这一点我明白。可我离开了,让她去抚养孩子。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为自己找到了借口。格雷斯是个品格高尚的一心扑在诺玛身上的女人,是诺玛的一个完全称职的保护人。可是,她是那样吗?她真的是那样吗?格雷斯给我写的一些信充满了愤怒和报复之心,仿佛如闻其声。哦,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这些年我一直出门在外。我本应该回来,常常回来,看看这孩子过得如何。我想,我当时是心中有愧。哦,现在,再找借口就不对了。"

他猛地转过头来。

"是的,当我又见到她的时候,我确实认为她的整个举止都显得神经质,难以控制。我曾希望她和玛丽经过一段短时间后会——会处得更好些,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这姑娘不完全正常。我觉得,最好是让她到伦敦找个工作,周末回家来住,而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强迫她和玛丽在一起。哦,我想我把一切都搞糟了。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波洛先生?她在哪儿?你认为她或许已经丧失了记忆力了吗?人们是时常听到这种事的。"

"是啊,"波洛说,"这是一种可能性。处在她那种状况

下，她可能会丧失本性而四处乱走的。或许她已经发生了意外事故。这种可能性要小一些。我向你保证，所有的医院和别的地方，我都已经查询过了。"

"你不认为她——你不认为她死了吧？"

"我敢肯定，死了要比活着容易找。雷斯塔里克先生，请你镇静一些。想一想，她也许有一些你根本不认识的朋友、有一些住在英国某地的朋友，一些和她母亲同住时或和她姨妈同住时结识的朋友，或者一些她在学校中的朋友的朋友。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才能查明。也许——你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她和某种类型的男朋友在一起。"

"是大卫·贝克吗？要是我想到这点的话——"

"她不是和大卫·贝克在一起。这一点，"波洛冷冷地说，"我一开始就查明了。"

"我怎么知道她有什么朋友呢？"他叹息道，"要是我找到她，当我找到她的时候——我愿意这样来表达我的意思——我准备让她摆脱这一切。"

"摆脱哪一切？"

"离开这个国家。我一直感到难受，波洛先生，自从我一回到这里就觉得难受。我从来都是厌恶伦敦的城市生活的。我厌烦这种办公室的例行公事，厌烦和律师们以及金融家们的频繁的磋商。我所喜欢的还是那种依然如故的生活，出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荒蛮、人迹罕至的地方去。这就是为我准备的生活，我本来决不该离开这种生活的，我本来应该让诺玛到国外去找我的。正如我说的那样，在我找到她的时候，我就打算这样做。已经有人向我提出了

各种投标，购买我的全部产业。哦，他们可以以极为有利于他们的条款得到全部产业的。我要带上现款，回到一个有意义的国家去，这是真正的生活。”

“啊哈！对此你太太会怎么说呢？”

“玛丽吗？她习惯那种生活。那就是她出生的地方。”

“对有大笔财产的女人[1]来说，”波洛道，“伦敦可是很有吸引力的呀。”

“她会和我一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抓起了话筒。

“喂？噢，从曼彻斯特来的吧？是的。要是克劳迪娅·里斯—霍兰，请把电话接过来。”

他等了一分钟。

“哈罗，克劳迪娅。是的。大声点儿——这条线路太糟糕了，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他们同意了？……啊，真可惜……不，我认为你干得很好……对……那么，好吧。请坐晚班火车回来。明天早上我们再谈。”

他将话筒放到支架上。

“这是个能干的姑娘。”他说。

“里斯—霍兰小姐吗？”

“是的。非常能干。替我分担了许多麻烦。我给她以全权到曼彻斯特去做成这项买卖，成交条件由她决定。我确实感到我无法集中精力。她干得棒极了。在某些方面，她和男人一样能干。”

---

[1] 原文为法语：les femmes. ——译注。

他望着波洛，突然使自己回到了眼前的事中。

“啊，是的，波洛先生。哦，我怕我很有些失去控制了。你需要更多的钱开销吗?”

“不需要，先生。我向你担保，我将尽我的全力找到你的女儿，并使她安然无恙。我已经为她的安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他穿过外间办公室向外走去，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他抬头望着天空。

“有一个问题已经得到明确的答案了，”他说，“这正是我需要的。”

第二十章

波洛抬头望着那座威严的乔治王朝时期的宅第的正面，这幢宅第座落在一个老式商业城镇上的一条至今依然十分幽静的街道上。这个城镇迅速地赶上了进步发展的潮流，不过新式的超级市场，礼品商店，马杰里妇女时装商店，佩格咖啡店和一家壮观的新银行都是在克罗夫特街选址的，没有占用狭窄的海伊路。

波洛赞赏地注意到那黄铜门环擦得锃明瓦亮。他按了按门旁的电铃。

门几乎立刻就被一个身材颀长、外表尊贵的女人打开了。她那花白的头发向上梳着，精神饱满。

“是波洛先生吗？你很守时啊，进来吧。”

“是巴特斯比小姐吗？”

“当然是啦。”她把门往后拉开，波洛走了进去。她将他

的礼帽挂在了高高的衣帽架上，领着他走进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房间，从这里可以俯瞰一座狭小的、四面环墙的花园。

她朝一把椅子挥了挥手，自己摆出了一副期待的姿势，坐了下来。很清楚，巴特斯比小姐不是那种用老生常谈来浪费时间的人。

“我想，你是梅多菲尔德学校的前校长吧？”

“对。我是一年以前退休的。我想你是为了前在校生诺玛·雷斯塔里克的事来见我的吧。”

“是的。”

“在你的来信中，”巴特斯比小姐说道，“未对我谈及详细情况。”她接着说，“我也许可以说，我知道你是谁，波洛先生。因此，在我进一步谈下去之前，我不揣冒昧地想多打听一点儿情况。譬如说，你是打算雇用诺玛·雷斯塔里克吗？”

“不，我并无此意。”

“因为我了解你的职业是什么，你能理解我为什么想知道进一步的详情吧。譬如说，你有诺玛的哪一位亲戚写给我的介绍信吗？”

“没有，”赫尔克里·波洛说，“我会进一步解释我的来意的。”

“谢谢。”

“事实上，我是受雷斯塔里克小姐的父亲安德鲁·雷斯塔里克雇用的。”

“啊。我想，他出门多年，已经在最近回到英国来了。”

“是这样的。”

“不过，你没有给我带来他的介绍信吧？”

"我没有请他写。"

巴特斯比小姐探询地望着他。

"他也许会死乞白赖地要跟我一起来的。"赫尔克里·波洛说,"那会妨碍我向你提出我想问的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使他感到痛苦忧伤。眼下他已经在忍受着折磨,再引起他更大的忧伤是毫无道理的。"

"诺玛出什么事了吗?"

"我希望没出事……然而,有这种可能性。巴特斯比小姐,你记得这个姑娘吧?"

"我记得我所有的学生。我记忆力极好。总之,梅多菲尔德学校规模不大,顶多有二百名女学生。"

"巴特斯比小姐,你为什么要从那所学校辞职呢?"

"真的,波洛先生,我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毫不相干,我只不过是表示一下自然而然的好奇心而已。"

"我已经到古稀之年了,难道这不是一个理由吗?"

"我必须说,根据你的情况,这算不上是个理由。在我看来,你显得精神十足,体力充沛,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担任你的女校长的职务。"

"时代变啦,波洛先生,人们并不总是喜欢它们变化的方式。我会满足你的好奇心的,我发现我对那些父母们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为女儿所树立的目标是没有远见的。老实讲,是非常愚蠢的。"

正如波洛从资历调查中所得知的那样,巴特斯比小姐是位著名的数学家。

"别以为我在过着一种闲散的生活。"巴特斯比小姐说，"我过着一种更投合我志趣的生活，我指导着高年级的学生。那么，现在我是否可以得知你对那个叫诺玛·雷斯塔里克的姑娘发生兴趣的理由呢？"

"目前存在着某种让人焦虑的理由。说得严重一些，她已经失踪了。"

巴特斯比小姐仍依然显得很漠然。

"真的吗？当你讲到'失踪'的时候，我推测你是指她没有告诉父母便离开了家，到什么地方去了。哦，我相信她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是没有告诉她父亲她到什么地方去了。波洛，现在这种时候，这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雷斯塔里克没有和警厅进行磋商吗？"

"他坚决不肯这么办。他明确地拒绝了。"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知道这姑娘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听说过关于她的任何情况。真的，自从她离开了梅多菲尔德学校以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所以，我恐怕对你是爱莫能助了。"

"确切地说，我想要知道的不是这类情况。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姑娘——你会怎样形容她。不是指她的外表，我不是就外表而言的，我指的是她的个性和特点。"

"在学校的时候，诺玛是个非常普通的姑娘。学习上并不突出，不过，她的功课倒还过得去。"

"她不是神经过敏型的人吧？"

巴特斯比小姐考虑了一下。随后，她缓慢地说道："不是，我看不是。考虑到她的家庭环境，她并不过分，并不出乎

我们的意料之外。”

“你指的是她母亲有病吗?”

“是的,她是在一个破裂了的家庭里长大的。我想,她很爱她的父亲——他突然和另一个女人出走了。这件事情她母亲自然是非常忿恨的。她可能毫无节制地发泄她的忿恨,使她的女儿心烦意乱,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如果我问问你对已故的雷斯塔里克太太的看法的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吧?”

“你想问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吗?”

“要是你不反对的话?”

“不反对,回答你的问题,我丝毫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在一个姑娘的生活中,家庭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在尽一切力量通过我所能得到的一点点可怜的资料来研究这些条件。应该说,雷斯塔里克太太大概是个情操高尚而正直不阿的女人。她主持正义,眼里揉不得沙子,然而由于她是个十分愚蠢的人,生活也就此毁啦。”

“啊!”波洛恍然大悟地说道。

“应该说,她也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1],是个有点儿小病就大惊小怪的人。这种女人总是出入于私人医院。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姑娘来说是不幸的——尤其是对一个没有明确个性的姑娘更是如此。在知识上,诺玛没有显著的抱负,缺乏自信心,她不是那种我愿意为之推荐从事某种职业的姑娘,我对她所抱的希望是,找个普普通通的工作,随后

① 原文为法语:malade imaginaire。——译注。

就结婚,养孩子。"

"请原谅我的提问,你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看到过她有精神不稳定的迹象吗?"

"精神不稳定?"巴特斯比小姐说,"胡扯!"

"胡扯!好啊,这是你说的。她也不神经质吗?"

"任何一个姑娘,或者说差不多任何一个姑娘都会神经质的,尤其在青年时期,在她和世界初次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时,她依然是不成熟的。在她初次接触异性的时候,还需要加以指导。姑娘们常常受到完全不适当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小伙子的吸引。现在这年头,父母能运用他们性格的力量去挽救他们的女儿,使她们免遭这种危险的事似乎已经没有或很少了;因此,她们常常要经受一段时间的歇斯底里的痛苦,也许会导致一次不适当的婚姻,不久以后,又以离婚而告终。"

"但诺玛没有显露过精神不稳定的迹象吗?"波洛固执地问着这个问题。

"虽然她爱动感情,但却是个正常的姑娘。"巴特斯比小姐说道,"精神不稳定!我已经说过了——这是胡扯!她大概是和哪个小伙子私奔了,去结婚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

第二十一章

波洛坐在他那方形的大安乐椅中。他的双手放在扶手上，两眼视而不见地望着面前的壁炉架。他的身旁是一张小桌子，上而放着整整齐齐地钉在一起的各种文件，这是戈毕先生送来的报告、从他的朋友、总警督尼尔那里得到的情报和一系列写着“传闻”、“流言”、“幽默”等标题的单页纸，以及它们的来源或出处。

此刻，他无需参考这些文件。实事上，他已经仔仔细细地通读过了，并将它们放到了一边，以备有什么特殊情况时，可以再次参阅。现在，他想把他了解到的或听到的一切在心里组合起来，因为他确信这些东西必定可以组成一种模式。一定存在着一种模式。现在，他正考虑着从什么确切的角度来接近这一模式。对于某些特殊的直觉所持的热情他是不相信的。他不是一个富于直觉的人，然而他却确确实

实是有感觉的。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感觉本身，而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些感觉。起因才是有意义的，而你认为是起因的却往往并不是起因，你常常必须运用逻辑推理，运用感觉和知识才能把握住它。

在这桩案子中他感觉到了什么——它是哪一类案子呢？让他先及一般而后及具体吧。这桩案子的最突出的事实是什么呢？

他认为，金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不知道它是怎样起作用的，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金钱嘛……他也愈来愈认为，在某处包藏着罪恶。他是熟知罪恶的。他以前遇到过它。他了解它的气息，它的滋味，它的经历。麻烦在于，他不知道它确切地存在于何处。他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去和罪恶博斗，希望这些措施是充分的。某种事情正在发生，某种事情正在发展，然而它还没有完结，某人在某地正面临着危险。

麻烦在于，这些事实是带两面性的。倘若他认为处在危险中的那个人确实有危险的话，到目前为止他似乎还看不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特定的人处在危险之中呢？犯罪动机并不存在。倘若他认为处在危险之中的那个人并没有危险的话，那么所有的探讨也许要完全颠倒过来了……所有针对一面的事情，他必须来个大掉个儿，从完全相反的观点来考虑了。

此刻，他暂且把这个搁一搁。他由此转而考虑人——那些人。他们构成了什么样的模式呢？他们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是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到现在为止，他已经

积攒了相当数量的有关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其人的情况。对他出国前后的生活有了一个概观。这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来不长期地住在一个地方或追求一项目标，然而人们普遍对他有好感。他从来不挥霍，从来不招摇撞骗。也许，他不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在许多方面是软弱的？

波洛皱起了眉头，感到不满意。不知道怎么的，这番描绘与他所遇到的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是对不上号的。他肯定不是个软弱的人，瞧他那突出的下颚，镇定的双眼和决断的神态吧。显然，他也是个成功的商人。前几年，他干得很出色，在南非和南美做成过几笔好买卖。他的财产增加了，他带回国内的是成功的经历而不是失败的记录。那么，他怎么可能是个软弱的人呢？也许，他只是在关系到女人的时候才显得软弱吧。他在婚姻上犯过一个错误——娶了一个不恰当的女人……也许是他的家庭强迫他成婚的？后来他碰到了另外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女人吗？还是有几个女人？这么多年以后要找到那种记载是太困难了。肯定，他不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不忠实的丈夫。他曾经有过一个正常的家庭，大家都说，他喜欢他的小女儿。然而后来，他偶然碰到了一个让他爱得足以使他离开家庭、离开故国的女人。这是一次真正的恋爱。

但是，这也许还掺杂着别的动机吧？是厌恶伦敦商界，厌恶办公室的工作，厌恶伦敦的日常例行公事吗？波洛认为，也许是这样的。这和那模式是相符的。他好像也是一个孤独型的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人们都喜欢他，但他似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确实，要他在海外交密友是困难

的，因为他从来不在任何地方长住。他曾投身于某种冒险事业，打了一个漂亮仗，成为一个大功告成的胜利者；但他随后便感到厌倦了。于是，又到了别的地方。简直是游牧生活！一个流浪者。

但这与他自己的画像仍然对不上号……画像？这个词在他脑海里翻动着，使他记起了挂在雷斯塔里克办公室里那张写字台背后墙上的画像，这本来是同一个人十五年前的肖像。这十五年给坐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呢？总的来说，少得让人吃惊！头上的白发多了一些，肩膀笨重了一些，但是脸上的纹路特点是完全一样的。一副表情坚決的面庞。这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并想去得到它的人，一个乐于冒险的人，一个有些残酷无情的人。

他纳闷，雷斯塔里克为什么要把那张画像带到伦敦来？这本来是一对夫妻的配对肖像。严格地从艺术上讲，它们是应当留在一起的。一个精神病学家会不会说，这是雷斯塔里克下意识地想要和他的前妻再分离一次，把他和她分开呢？他会不会是精神上依然想躲避她的存在，尽管她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些画像可能是和其它的家庭陈设什物一起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毫无疑问，玛丽·雷斯塔里克曾经选用过某些私人家什来补充罗德里克爵士让出的“篱宅”的家具陈设。他搞不清，那位新太太玛丽·雷斯塔里克是否愿意悬挂这对非同一般的画像。假如她把那幅前妻的画像放到一个顶楼里，这也许倒来得更自然一些。可是，他随后想到，在“篱宅”大概没有一个顶楼可供收藏多余的东西。也许，这对回

国的夫妻在伦敦四处寻找合适的房子的同时，罗德里克爵士已经让出了一些家什。所以，这并不成什么问题，把两张画像都挂上可能倒方便一些。再说，玛丽·雷斯塔里克似乎是个明智的女人——不是个好嫉妒或爱动感情的人。

“诚然[①]，”赫尔克里·波洛心中想道，“女人们[②]全都有嫉妒心的，有时，你认为最不可能嫉妒的却偏偏是个醋坛子呢！”

他的思路转到了玛丽·雷斯塔里克的身上。他转而考虑她了。他突然想到，他对她想得如此之少，真是怪哉！他只见过她一次，不知怎么搞的，她没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他想，这是一个具有某种能力的人，也是一个有些——他怎么表达才好呢——虚虚假假的人?（“可是，我的朋友，”赫尔克里·波洛又一次附带地说道，“在这里你应当琢磨一下她的假发！”）

真是荒谬，一个人居然对一个女人了解得如此之少。一个能干的、戴着假发的女人，一个美貌的、明事理的女人，一个会发火的女人。是的，在她看到那个小伙子孔雀不邀自来地在她的宅子里四处走动的时候，她曾经发过火。她激烈地，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了她的愤怒。而那个小青年——他的表现如何呢？他觉得有趣，如此而已。可是，看到他在那里，她却愤怒之极。哦，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一位母亲也不会为她的女儿挑选他这种人的——

---

① 原文为法语：Tout de même. ——译注。

② 原文为法语：les femmes. ——译注。

波洛猛地收住了自己的思路，苦恼地摇了摇头。玛丽·雷斯塔里克不是诺玛的母亲。她是不会因为这个女儿结了一门不相宜的、不幸的亲事或是与一个不相宜地作了父亲的人搞出了一个私生子而感到极度痛苦和忧心忡忡的。玛丽对诺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也许，头一个感觉就是认为她是一个讨厌透顶的姑娘——她和一个显然会成为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担忧和烦恼的根源的小伙子勾搭上了。但这之后是什么呢？对于一个显然是蓄意要毒死她的继女，她有什么想法和感觉呢？

从态度上看，她好像是个明智的人。她要把诺玛从家里弄出去，使她自己脱离了危险，她要和她丈夫同心协力把已经发生的丑闻压下去。诺玛偶或来度度周末就足以维持门面了，可从此以后，她的生活就必须是以伦敦为中心了。甚至在雷斯塔里克夫妇搬进眼下他们正在物色的房子里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提议让诺玛和他们同住的。现在，大部分姑娘都是和自己家庭分住的。所以这是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对波洛来说，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是谁给玛丽·雷斯塔里克下毒这个问题还远没解决呢。雷斯塔里克本人相信那是他的女儿——

可是波洛感到疑惑……

他的脑子里正在浮动着关于索尼亚姑娘的各种可能性。她在那座房子里干些什么？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她已经把罗德里克爵士稳稳地掌握在她的手心里了——也许她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了吧？也许她的谋划纯粹是为了达到结婚的目的吧——像罗德里克爵士那样的老头儿和漂亮

年轻的姑娘结婚，这种事在一个星期的七天里是天天都有的。从世俗的观念来看，索尼亚是会把自己安排得稳稳当当的。稳固的社会地位，守寡之后可望有一笔稳定的、充裕的收入——也可能她的目的完全不是这样吧？难道她将罗德里克爵士丢失的文件夹在书中带到丘园去了？

玛丽·雷斯塔里克对她、对她的活动、对她的忠诚、对她休假日去的地方和她与谁见面已经产生了怀疑了吗？是索尼亚下了那些小剂量的积累性的毒药吗？它们除了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炎所致以外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

他暂时将“篱宅”里的人搁到一边去了。

他的思路转到了诺玛到伦敦以后的事情上，开始考虑起那三个共租一套公寓的姑娘。

克劳迪娅·里斯—霍兰，弗朗西丝·卡里，诺玛·雷斯塔里克。克劳迪娅·里斯—霍兰是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的女儿，家境殷实，精明强干，受过良好训练，容貌漂亮，是个第一流的秘书。弗朗西丝·卡里是一位农村律师的女儿，艺术家，曾在戏剧学校里呆过一段短时间，随后她到了斯莱德，但又放弃了那里的职业。她有时为艺术家协会工作，现在则被一家美术馆雇用。她的薪水不低，爱好艺术，和一些放浪不羁的艺术家有往来。她认识大卫·贝克这个年轻人，但要是说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又不大看得出来。也许她爱他？波洛认为，他是那种为父母双亲，社会团体以及警方所普遍讨厌的年轻人。波洛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那些良家碧玉。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事实。他本人对大卫的看法到底如何呢？

他第一次在“篱宅”的楼上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带着一种厚颜无耻、逗人发笑的神态，当时他正在为诺玛跑腿（也许是他自己要搜寻什么东西，谁说得准呢?）。波洛用汽车给他捎脚的时候，是第二次看到他。一个有个性的年轻人，着实给人一种他想办什么事，就一定能办好的印象。然而，在他身上显然还有令人不能满意的一方面。波洛拿起了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的一份文件，研究了起来。尽管没有什么确凿的罪行，但却是劣迹在案。在汽车修理厂搞过一些小诈骗，有流氓行为，捣毁过一些东西，受过两次缓刑处分。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今日之时髦。这些行为不在波洛所谓的罪行范畴之内。他曾是个有希望的画家，可是他放弃了这方面的造就。他是那种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他爱虚荣、自负，是一只孤芳自赏的孔雀。除止之外，他还有些什么别的吗？波洛搞不清楚。

他伸出一只手拿起了一张纸，上面是用潦草的笔迹记下的诺玛和大卫在咖啡馆里谈话的大致内容——那是奥利弗太太尽其所能回忆出来的。波洛想，它能够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呢？他深表怀疑地摇了摇头。谁知道奥利弗太太会在那一点上发挥其想象力呢！这小伙子确实爱诺玛吗？真的想和她结婚吗？她对他的感情是无可置疑的。他曾经提出要娶她。诺玛自己有钱吗？她是个有钱人的女儿，但这和自己有钱并不是一回事。波洛恼火地惊呼了一声。他忘记调查已过世的雷斯塔里克太太遗嘱的条款了。他急匆匆地翻着笔记。不，戈毕先生并未忽略这一显然是必要的情况。雷斯塔里克太太活着的时候，她的丈夫显然给了她足够的

钱维持生活。她自己显然有一笔小收入，也许一年只有一千磅。她把她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她女儿。波洛认为，这笔钱很难构成求婚的动机。也许，作为父亲的独生女，在她父亲死后她可能会继承一大笔钱，但这和她自己有钱根本不是一回事。要是她父亲厌恶她所嫁的男人，他也许只会留给她很少的钱。

他倒情愿说，大卫确实爱她，因为他愿意和她结婚。然而——波洛摇了摇头。这大约是他第五次摇头否认这个想法了。所有这些事情还联系不起来，构不成令人满意的模式。他想起了雷斯塔里克的办公桌和他开出的支票——那显然是收买这个小伙子的——而这个小伙子显然也十分乐意被收买！所以，这又是一个对不上号的事实。那张支票肯定是开给大卫·贝克的，而且数额很大——的确是一个大得出奇的数额。这笔款子足以诱惑任何一个贫穷的、品质恶劣的年轻人，而他提出和她结婚仅仅是一天以前的事。当然，这也许不过是一套策略中的一个步骤——一个抬高他的要价的步骤。波洛想起了雷斯塔里克曾经坐在那里，嘴唇绷得紧紧的。他一定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女儿，情愿出一笔如此之高的数目，而且他也一定担心那姑娘铁心要嫁给他。

他的思想从雷斯塔里克身上转到了克劳迪娅身上。克劳迪娅和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她之所以成为他的秘书，是机会、纯碎的机会造成的吗？他们之间或许有什么瓜葛吧。克劳迪娅。他琢磨着她。三个姑娘同住在一套公寓里，在克劳迪娅的公寓里。她是最初承租那套公寓的人，起先是和一个朋友、一个她已经认识的姑娘同住，一起分担房租，随后

又找了一个姑娘，第三姑娘。波洛在想，第三姑娘。是啊，问题总是回到这上边来。第三姑娘，这就是他最终的归结点。他曾经考虑过的归结点。所有游离于模式之外的想法都被引向这一归结点，引向了诺玛·雷斯塔里克。

一个当他坐在那里吃早餐的时候来找他商量的姑娘。一个他曾在一家咖啡馆里同桌相遇的姑娘。也就是在那家咖啡馆里，他刚和她所爱的年轻人一起吃过烤豆（他注意到，他似乎总是在吃饭的时候看到她！）。他对她怎么看呢？首先，别的人对她怎么看呢？雷斯塔里克关心她，为她急得焦头烂额，为她而担惊受怕。他不仅仅是怀疑——他显然十分肯定她曾企图毒死他新婚不久的太太。他曾为她而找过医生。波洛感到他迫切地想和那位医生本人谈一谈，不过他怀疑这是否行得通。医生们除了对例如双亲这样具备正式认可身份的人以外是不肯轻易向任何人介绍治疗情况的。不过，波洛能相当准确地想象出那位医生会讲些什么。波洛想，医生一定会很谨慎的，这才和他的职业相称。他会对医治的情况哼哼嗯嗯地不置可否，或说声“也许吧”。医生是不会很明确地向他强调精神病的问题的，但是，毋庸置疑，他会在这方面有所提及或暗示的。事实上，医生可能私下已经肯定她精神上有病态。然而，他对有歇斯底里倾向的姑娘很了解。有的时候她们干出的事实际上并不是精神上的原因所引起的，而仅仅是由于情绪、嫉妒、感情激动和歇斯底里所引起的，他本人既不想当精神病学家也不想当神经病医生。他想当一名不冒风险地提出尚无把握的指控，而同时出于谨慎又能做出某些建议的普通医生。这是某个地方所具

有的一种职业——这就是伦敦城里所存在的一种职业，再往下嘛，也许还是由专家去进行治疗吧。

别的人对诺玛·雷斯塔里克怎么看呢？克劳迪娅·里斯—霍兰怎么看呢？他不得而知。他对她了解得这么少，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她具有隐藏任何秘密的能力，她要是不愿走漏什么，那肯定漏不出去的。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想把那姑娘赶走的迹象——要是她担心她的精神状态的话，她本来是会这样干的。她和弗朗西丝之间肯定没有多谈这个问题，因为另外那个姑娘如此天真无邪地就漏出了诺玛在周末回家以后尚未返回她们那里的事实。克劳迪娅对此是十分恼火的。也许，克劳迪娅比她的表象更应进入这个模式之中呢。波洛想，她很有头脑，又很能干……他的思路又回到了诺玛身上，又一次想到了那个第三姑娘。她在这个模式中处在什么地位？处在能把整个事情联系起来的地位。他想，她莫非是个奥菲利娅[1]？但是，对奥菲利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正如对诺玛有两种看法一样。奥菲利娅是真病还是装疯？怎样扮演这个角色，女演员中是有各种各样的分歧的——或许他应该说是在舞台监督中存在着各种分歧吧。他们是出主意的。哈姆莱特是疯了还是神志清醒呢？随你怎么看都行。奥菲利娅是疯了还是神志清醒呢？

对于他的女儿，雷斯塔里克即使在思想上也不会使用

[1]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的人物。她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的未婚妻，后因哈姆莱特装疯，她不知内情，精神受到刺激而分裂，最后自杀而死。——译注。

“疯狂”这个词儿的。所有的人都宁可用精神紊乱这个词。在谈到诺玛时使用过的另一个词是“反常”。“她有点儿反常。”“不完全正常。”“有点儿不够数，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难道这些只在白天来干活的女佣人们是优秀的判断者吗？波洛认为她们也许是。诺玛身上肯定有些奇怪的地方，不过，她的奇怪之处也许和她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并不相同罢了。他想起了她无精打采地走进他房间时的情景，一个摩登的当代姑娘，她的外表和其他许多姑娘们毫无两样。披散在肩头的柔软的头发，毫无特色的衣裙，膝部显得过于窄小——所有这些以他那老派的眼光来看，就像个有意想装成孩子的成年女子。

“对不起，你太老了。”

也许这是真的。他是用上了年纪的人那种毫无赞羡之意的眼光来看她的。对他来说，她只不过是一个显然不想讨人喜欢的、毫无风骚之态的女郎，是一个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女人气质的姑娘——没有魅力，没有神秘感，没有诱人之处，也许除了一般的生物的性感以外，就别无其它了。因此，她对他的谴责也许是对的。他无法帮助她，因为他不能理解她，因为他甚至连欣赏她的可能性都没有。他已经为她竭尽全力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自从她求助于他以来他到底为她做了些什么呢？答案很快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保障了她的安全，至少如此，假如她确实需要有人来保障她的安全的话。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她需要保障安全吗？那个荒谬之极的坦白！真的，再没有一种坦白比这样的公开表白更为荒谬了：“我想

我也许犯了谋杀罪。”

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因为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对付谋杀，侦破谋杀案，防止谋杀！作一头追获谋杀犯的良犬，这就是他的职业。已经有人报告发生了谋杀。谋杀就发生在某处。他已经在寻找它了，然而还没有找到。这是一个在汤里下砒霜的模式吗？是一个小流氓们相互捅刀子的模式吗？那既可笑而又不吉利的说法：庭院喋血。左轮手枪的一声射击。是向谁射击呢？是为了什么呢？

犯罪的形式不应当是如此的。因为这种形式与她说过的那句话“我也许犯了谋杀罪”毫不相配。他此前一直是在黑暗中茫然踯躅，竭力想看出某种犯罪的模式，竭力想搞清这个第三姑娘在这一模式中所处的地位，然而每次他总是返回到急需弄清她到底是怎么一个姑娘这一点上来。

就在那时，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话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鲍罗登公寓大厦有个女人被认为是自杀的。这倒能对上号。那个第三姑娘就住在那里。那一定就是她所说的那次谋杀了。说几乎在同时又另外搞了一次谋杀就太过于巧合了！再说，在这前后并没有任何别的谋 杀的迹象和痕迹。没有别的死亡事件促使第三姑娘在聚会上听到他的朋友奥利弗太太向众人言过其实地吹嘘他的成就之后，便急不可耐地找他来商量。因此，当奥利弗太太满不在乎地告诉他那个从窗户跳楼的女人的情况时，他似乎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线索有了。这就是对他那谜团的答案。他在这里会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原因，时间，地点。

"真迷惑人啊。[①]"赫尔克里·波洛高声地说了出来。

他伸出一只手，将那份打字打得整整齐齐的关于一个女人生活的简况挑了出来。那是有关查彭蒂尔太太生活的毫无虚饰的事实的记录。她是一个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四十三岁的人。据说她曾经是个放荡的姑娘——两次结婚——两次离婚——是一个喜欢男人的女人，是一个在最后的几年中饮酒过量，因而损害了她的身体健康的女人，一个喜欢聚会宴饮的女人，一个眼下传说曾经和比她小得多的男人鬼混的女人。她单独住在鲍罗登大厦的一套公寓里。波洛能够理解并体会到，她曾经是，而且历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他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女人会在一天清早在绝望醒来之时以跳窗而了却一生。

是因为她得了癌症或她认为自己得了癌症吗？**但是在死亡原因庭审调查时，医学证据已经非常确凿地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这个女人和诺玛·雷斯塔里克之间的某种联系。他无法找到。他把那份干巴巴的情况记录又看了一遍。

在死亡原因调查庭审上，证明她的身份的是一位叫露易斯·卡彭特的英国人，尽管她用的是她的法国姓——查彭蒂尔。这是因为这个名字和她的名字一样吗？露易斯？为什么露易斯这个名字听来熟呢？是有人无意中提到过吗？是某个短语吗？他迅速地翻动着那些打字的文件。啊！有了！只有一处提到了。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是为了一个名叫露

① 原文为法语：Quelle d'eception. ——译注。

易斯·伯莱尔的姑娘才和他的妻子分手的。事实证明,这个姑娘在雷斯塔里克以后的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大约在一年以后,他们吵了嘴,分手了。波洛想,这是同样的模式。可能这个特殊的女人的整个一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疯狂地爱一个人,破坏他的家庭,也许和他同居,然后就和他吵架,离他而去。这个露易斯·查彭蒂尔就是那个露易斯·伯莱尔,他觉得自己对这一点是有把握的,完全有把握。

然而尽管如此,这又怎么和那个叫诺玛的姑娘联系起来呢?在他回到英国以后,雷斯塔里克和露易斯·查彭蒂尔又搞到一块了吗?波洛对此是有怀疑的。他们一起生活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由于机缘而重又搞到一处的可能性看来是几乎没有的!这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实际上无足轻重的迷恋而已。他现在的妻子是不会因为他丈夫的过去而嫉妒到想把他以前的情妇推出窗外的地步的。可笑之至!在他看来,可能因为怀着多年的宿怨而想对这个破坏她的家庭的女人实行报复的唯一的人只可能是第一个雷斯塔里克夫人。然而,听起来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了,无论如何,第一个雷斯塔里克夫人已经死了!

电话响了起来。波洛没有动。在这非同一般的时刻,他不愿被人打搅。他有一种正在进行某种追踪的感觉……他想继续追下去……电话铃不响了。太好了。有莱蒙小姐在对付呢。

门打开了,莱蒙小姐走了进来。

“奥利弗太太想和你讲话。”她说道。

波洛挥了挥手，“现在不行，现在不行，我恳求你！我现在不能和她通话。”

“她说，她刚刚想到了一些事——这些事她忘记告诉你了。是关于一页纸——一封没写完的信，它好像是一张从装在家具车上的办公桌里掉出来的吸墨纸。写着一些前后不连贯的东西。”莱蒙小姐补充了一句，话音里流露出一种非难的口气。

波洛更加使劲地挥着手。

“现在不行，”他使劲地说着，“我求求你，现在不行。”

“我告诉她，你很忙。”

莱蒙小姐退了出去。

房间里又恢复了安静。波洛感到一阵阵的疲乏向他袭来。思考得太苦了。人总得松一松劲呀。是的，必须消除紧张——在松驰中那模式大概就会出现了。他合上了双眼。所有的组合成份都已具备了。眼下，对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他从外部再也没有什么情况可了解了。它必须来自内部。

说来也非常突然——就在他放松眼皮假寐的时候——它来了……

一切都不缺了——都为他准备好了！他必须把它们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他现在明白了，所有的片断事实俱在，那些互不连贯的片片断断也都对号入座了。假发，肖像画，清晨五点钟，女人和发式，小伙子“孔雀”——全都归到了那句这样开头的话：

第三姑娘……

"我也许犯了谋杀罪"……当然啦！

他想起了一首可笑的儿歌。他大声地将那儿歌背了出来：

擦呀，擦呀，擦，三个人在澡盆里擦，
你猜猜他们都是谁？
屠夫，面包师，一位老兄做烛台……

太糟糕了。他记不起最后一行了。

面包师，对啊，太牵强附会了，屠夫——

他试着模仿女人的声音：

拍呀拍，拍糕糕，三个姑娘在公寓拍糕糕，
你猜她们都是谁？
一个助手私人雇，一个姑娘从斯莱德来，至于那个第三位——

莱蒙小姐走了进来。

"啊——现在我想起来了——'她们都从牛肉香肠土豆来。'"①

莱蒙小姐着急地望着他。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非要立即和你通话不可，他说事情很急。"

① 这是儿歌的最后一句。——译注。

"告诉斯蒂林弗利特医生他可以——你是说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吗?"

他把她推到一边,一把抓起了话筒。"我在这儿。是波洛在讲话! 出什么事了吗?"

"她从我这儿走出去了。"

"什么?"

"你听得见吧。她走出去了。从前门走出去的。"

"你放她走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

"你可以阻止她嘛。"

"不行。"

"放她走就是发疯。"

"不行。"

"你不明白。"

"这是说好的,想走随时都可以走。"

"你不明白会有什么后果。"

"那么好吧,就算我不明白吧。可是我是心中有数的。要是我不让她走,我对她做的一切工作就会一风吹。我已经在她身上做了工作。我的工作和你的工作不一样。我们的目的不一样。告诉你,我正在取得某些成功,某些成功,因此我有把握,她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

"啊,是的,不过,亲爱的[1]。她确实走掉了。"

"老实讲,我不理解。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旧病复发。"

---

[1] 原文为法语:mon ami。——译注。

“因为出了某些事。”

“是的，不过是什么事呢？”

“她看到了某个人，某个和她讲过话的人，某个发现了她在何处的人。”

“我不明白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可是你好像不明白，她是个不受约束的人，她必定是个不受约束的人。”

“有人找到了她。有人发现她所在的地方了。她接到过信，电报或电话吗？”

“没有，没有任何这类情况。这我相当肯定。”

“那么是怎么——有啦！是报纸呀。我想，你那儿有报纸吧？”

“当然有了。她过的是正常的日常生活，从我的工作出发，我就是主张这样的。”

“那么，他们就是这样找到她的。正常的，日常生活。你订着什么报纸？”

“五种。”他说出了五种报纸的名称。

“她什么时间走的。”

“今天上午。十点半。”

“一点儿不错。在她看完报纸以后走的。我们一开头就弄明白了这一点就算不错了。她平常看哪种报纸？”

“我不认为她专挑哪种报纸看。有时候看这种，有时候看那种，有时候全看——有时候只是瞟它们一眼。”

“哦，我可不能说闲话浪费时间了。”

“你是认为她看到了一个广告之类的东西吗？”

“那还能有什么其它的解释呢？再见，现在我没什么好

说了。我得去寻找。查一查可能的广告，然后迅速行动。”

他将话筒放了回去。

“莱蒙小姐，请给我把我们订的两种报纸拿来吧：《晨报》和《每日彗星报》。让乔治斯出去把所有其它报纸都买来。”

他一边打开报纸，翻到了个人广告栏，逐行地仔细地读着，一边继续他的思考。

他要及时行动。他必须及时行动……已经有了一次谋杀了，另一次也就要发生了。可是，他，赫尔克里·波洛，要阻止这场谋杀……如果他赶得上的话……他是赫尔克里·波洛——是为无辜者报仇雪耻的人。他说过（他这样说的时候人们总是笑话他）“我不赞成谋杀。”人们把这话看作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话。然而，这并非软弱无力之词。这是一种毫无夸张的对实情的简洁的表白。他不赞成谋杀。

乔治拿着一束报纸走了进来。

“这就是今天上午的全部报纸，先生。”

波洛看着莱蒙小姐，她正站在一旁等待发挥她的效能。

“仔细查看我已查过的那些报纸，以防我万一疏漏了什么。”

“你指的是私人广告栏吗？”

“对。我想，那上面也许会有大卫这个名字、一个姑娘的名字。是某种昵称或绰号。他们不会用诺玛这个名字的。也许是要求帮助或会面之类的东西。”

莱蒙小姐略微带着厌恶的表情顺从地拿过了报纸。这可不是那种能发挥她效能的工作，不过眼下波洛没有什么

其它工作可交给她办。他自己打开了《晨间纪事》。这里要查的篇幅最大，一共有三栏。他俯在那打开的报纸上。

一位女士想卖掉她的皮毛大衣……旅行者们想乘汽车到国外旅行……一处可爱的老宅待售……私宅寄宿者……低能儿童……家制巧克力……“弗利亚。永远不要忘记。永远是你的。”这很像那种东西了。他琢磨着，但是把它放过了。路易十五时期[1]的家具……中年太太愿帮助管理一家旅店……“处于绝望困境，一定要见到你。请务必于四点三十分到公寓来。我们的代号：歌利亚[2]。”

他喊道：“乔治斯，叫辆出租车。”并随即披上外套，走进了门厅。也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正当乔治打开前门的时候，奥利弗太太走了进来，和乔治撞了个满怀。三个人在狭窄的过道里挤成了一团。

---

① 路易十五是法国波旁王朝国王(1715—1774)。——译注。

② 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非利士勇士，为童年的以色列国王大卫所杀。此处隐指约见诺玛的是大卫·贝克。——译注。

第二十二章

1

弗朗西丝·卡里背着短途旅行包顺着曼德维尔路往下走着，一边和在街角上刚巧碰上的朋友聊着，一边向鲍罗登公寓大厦走去。

“真的，卡里，住在那座楼里就跟住在监牢里似的，和草窝棚之类没有什么两样。”

“瞎说，艾琳。告诉你，那些公寓舒服极了。我太幸运了，跟克劳迪娅住在一起真不错——她从来不打扰你。她找到了一个按天付工资的极好的工作。这家公寓确实管理得非常好。”

“那里就你们两个人吗？我忘了。我想你们又找了一位姑娘和你们一起住吧？”

“哦，她好像离开我们了。”

“你是说她不付房租吗？”

"哦,我想房租上没发生过什么麻烦。我想她大概是和一个男朋友有点儿瓜葛吧。"

艾琳没兴趣了。交男朋友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你现在是从哪儿回来的呀?"

"曼彻斯特。搞了一次私人画展。非常成功。"

"你下个月真的要到维也纳去吗?"

"对,我是要去维也纳。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谈妥了。真有意思。"

"要是有些画被盗的话,那不是太可怕了吗?"

"哦,都保过险了,"弗朗西丝道,"不管怎么说,所有的真正有价值的画都已经保了险。"

"你的朋友彼得的画展怎么样?"

"不算顶好。不过《艺术家》杂志的批评家们的评论倒很不错,这是挺管用的。"

弗朗西丝拐进了鲍罗登公寓,她的朋友继续向在这条路的另一头她自己住的小平房走去。弗朗西丝对看门的道了一声"晚安",乘电梯上了六楼。她一边沿着走廊走着,一边哼着一支小曲。

她把钥匙插进了自己公寓的门里。过道里的灯还没有打开。克劳迪娅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能从办公室回来。可是起坐间的门却半开着,灯亮着。

弗朗西丝大声说道:"灯开着。真是有意思。"

她脱下外套,放下了旅行包,把起坐间的门又推开了一些,走了进去……

突然,她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里,张了张嘴,随后又合

上。她全身都僵硬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接着，她的双眼又慢慢地向墙上的镜子抬起，镜子里照出了那悚然的面孔……

这时，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暂时的麻痹过去了，她猛地甩过头去，尖叫了起来。她向公寓外跑去，放在门道里的旅行袋绊了她一下，她把那袋子踢到一边，沿着走廊跑着，发疯似地捶着隔壁公寓的门。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打开了门。

"怎么了——"

"有人死了——死人了。我想那是个我认识的人……叫大卫·贝克。他趴在地板上……我想他是被人用刀捅死的……他一定是被捅死的。到处都是血——血。"

她开始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雅各布斯小姐往她手里塞了一个玻璃杯，"留在这儿，把它喝了。"

弗朗西丝顺从地呷了一口。雅各布斯小姐迅速地走出门去，沿着楼道走进了那个开着的门，灯光从门里射出。起坐间的门大敞着，雅各布斯小姐径直走了进去。

她不是那种遇事会尖叫的女人。她站在进门的地方，紧抿着双唇。

她所看到的像是一幕恶梦中的景象。地板上躺着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的两臂张开，栗色的头发散在肩头，他穿着一件深红的丝绒外套，白色的衬衣上沾满了斑斑血迹……

她蓦然一惊，发觉还有第二个身影和她一起在这个房间里。一个姑娘后背紧紧贴着墙站在那里，她上面的那巨大

的"哈里昆"好像正在跃过那画中的蓝天。

那姑娘穿着一件白色的羊毛衬衫,浅棕色的头发垂落在脸的两边,她的手里拿着一把厨房用刀。

雅各布斯小姐盯着她,她也盯着雅各布斯小姐。

随后,她用一种平静的、沉思的声音开口说了起来,仿佛在回答谁的问话似的:

"是的,我杀了他……鲜血从刀上流到了我的手上……我到浴室里把血洗掉了——可是像这样的东西你实际上是无法洗掉的,对吗?后来,我又回到了这里,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是它是真的……可怜的大卫……不过,我想我是不得不这样干的。"

震惊把一些本来不可能讲出来的话从雅各布斯小姐的嘴里挤了出来。当她讲这些话的时候,她觉得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可笑!

"真的吗? 你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干呢?"

"我不知道……至少——我想我不得不这样干——真的。他遇到了极大的烦恼。他找我来——我就来了……可是我想摆脱他,我想离开他。我并不真正爱他。"

她小心翼翼地把刀放在桌上,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是危险的,对吗?"她说道,"恨任何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来……就像露易斯……"

随后,她平静地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给警察挂个电话吗?"

雅各布斯小姐顺从地拨了999。

2

现在墙上挂着“哈里昆”的房间里有六个人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警察来过以后又去了。

安德鲁·雷斯塔里克像个吓懞了的人似地坐在那里。有一两次他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我无法相信……”他接到电话以后便从办公室里赶来了,克劳迪娅·里斯—霍兰陪他一起来的。她以她那不声不响的办事风格,一刻不停地高效率地办着事情。她已经和律师们通过了电话,给“篱宅”和两家房地产代理商行打了电话,想和玛丽·雷斯塔里克取得联系。她已经让弗朗西丝·卡里服用了镇静剂,并且照顾她躺了下来。

赫尔克里·波洛和奥利弗太太并排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是一起和警察同时到达的。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走了的时候,一个文静的男人最后到达了这里,他满头白发,一派绅士风度。这是苏格兰场的尼尔总警督,他略微点了点头,和波洛打了个招呼,并且被介绍给了安德鲁·雷斯塔里克。一个高个子、红头发的年轻人站在窗边,注视着下面的院子。

他们都在等着什么呢?奥利弗太太在纳闷。尸体已经被搬走,摄影师们和其他警官已经干完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在一窝蜂地进入了克劳迪娅的寝室之后,现在又回到了起坐间。她猜想,他们都在这里等候着苏格兰场的人到达。

“如果你想让我走的话——”奥利弗太太委决不下地对

他说——

“你是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对吧？你不用走，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很愿意让你留下。我知道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它好像不是真的。”

奥利弗太太合上了双眼——那一幕情形又重新浮现在眼前。那个小伙子“孔雀”死的情景多么像一幅画面，而他又似乎像是个舞台上的人物。至于那个姑娘——那姑娘可就不一样了，她已经不是来自“篱宅”的那个令人捉摸不定的诺玛了。不是那个被波洛称之为相貌平平的奥菲利娅了，而是成了一个平静的悲剧中的庄严的人物——泰然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波洛曾问过，是否可以去打两个电话，其中一个是苏格兰场的。警官起初有些怀疑，通过电话询问之后，便同意他去打电话了。警官把波洛领到了克劳迪娅寝室的电话分机前，他把身后的门关上，从那里打了电话。

那警官继续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对他的下级低声嘟囔道：“他们说没关系。天晓得他是谁？这个怪模怪样的矮家伙。”

“他是外国人，是吗？也许是特别部的吧？”

“我可不这么认为。他找的是尼尔总警督。”

他的助手扬起了眉毛，但口哨却没吹出来。

波洛打完电话以后，又打开了门，招手把站在厨房里的摸不着头脑的奥利弗太太叫到了他面前。他们并排地坐在克劳迪娅·里斯—霍兰的床上。

“我希望我们能做些事情。”奥利弗太太——她总是个闲不住的人。

“要耐心，亲爱的太太。”

“你是肯定能做些什么事啰？”

“我已经做过了。我已经给有必要通电话的人打了电话。在警察没有结束他们的初步调查之前，我们在这里是无事可做的。”

“给总警督打完电话以后你又给谁打了电话？她父亲吗？他会不会到这里来，为她保释或做些其它别的什么事呢？”

“在事关谋杀的情况下，可能不会同意保释的，”波洛平淡地说，“警察已经通知她父亲了。他们从卡里小姐那儿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她在什么地方？”

“我听说，她在隔壁的雅各布斯小姐那里发过一通歇斯底里。她就是发现尸体的人，好像这使她乱了套，尖叫着从这里冲了出去。”

“她就是那个艺术型的姑娘，对吗？要是克劳迪娅的话，她倒会保持镇静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她是个非常——沉着的年轻女人。”

“那么，你是给谁挂了电话呢？”

“头一个，也许你听到了，是给苏格兰场的尼尔总警督。”

“他们会愿意让他来加以干涉吗？”

“他不是来干涉的。近来他一直在为我做某些调查，这

些调查也许能帮助弄清这件事。”

“噢——我明白了……你还给谁打电话了?”

“约翰·斯蒂林弗利特医生。”

“他是谁? 是来说明诺玛有些疯狂,忍不住要杀人吗?”

“如果必要的话,他的资格使他有权在法庭上提供这样的证据。”

“他了解她吗?”

“大概很了解吧。自从你那天在‘快乐酢浆草’咖啡店发现她以后,他就一直照顾着她。”

“谁把她送到他那儿去的?”

波洛笑了,“我送去的。在我到咖啡馆和你见面之前,我打电话做了安排。”

“什么? 我一直都对你感到失望,老是催你采取一些行动——而你已经采取了行动了吗?可是你从来没告诉过我!真的,波洛! 你真是滴水不漏! 你怎么能这样——这样自私呢。”

“太太,我恳求你不要这样大光其火。我所干的事,都是为了把事情干得好上加好。”

“人们做了那些特别让人恼火的事的时候,总是这样说的。 你还做了些什么呢?”

“我做了安排,让她父亲雇用我,这样我就可以为她的安全做出必要的安排了。”

“你指的是这位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吗?”

“是斯蒂林弗利特。 你说得对。”

“你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我连一刻也没想过,你会是被

她父亲选中来做所有这些安排的人。他看上去是个对外国人疑心很重的人。”

“我强迫自己去和他打交道——就像魔术师让纸牌听他的调遣一样。我拜访过他，声称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是他叫我去拜访的。”

“他相信你了吗？”

“自然相信啦。我把信都亮给他了。那封信是用他办公室的信笺打的，并且签着他的名字——尽管正像他对我指出的那样，那笔迹不是他的。”

“你是说那封信实际上是你自己写的吧？”

“对。我正确地判断到，这一定会引起他的好奇心，这样他就会见我了。这以后嘛，那就全凭我自己的才能了。”

“你告诉过他，你打算和这位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怎么办吗？”

“没有，我谁都没告诉。你知道，这是危险的。”

“对诺玛有危险吗？”

“对诺玛，或者说诺玛对别人是危险的。自打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那些情况用哪一种可能性进行解释都是可行的。企图毒死玛丽·雷斯塔里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拖得太久了，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杀人企图。接着，就是那个关于在这儿、在鲍罗登公寓发生了左轮手枪射击的模模糊糊的传闻——以及另外一个关于振腕刀和血迹的传闻。每次发生这样的事，诺玛对它们都一无所知，都记不清，如此等等。她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砒霜——可是记不得曾把它放在那儿了。当她记不起她干过的事的时候，她声称她

失忆了，失忆很长时间了。因此，人们不得不自问——她的话是真的呢，还是由于个人的某些理由而捏造出来的？她是某个穷凶极恶的、也许是疯狂的阴谋的潜在受害者呢，还是她本人就是其策动者？她是在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精神不稳定之苦的姑娘呢，还是她头脑中就存有谋杀的意图，并用责任心的减弱来打掩护呢？”

“今天她与往日不同，”奥利弗太太缓缓地说道，“你注意到了吗？大不相同。不再显得——不再显得神思恍惚了。”

波洛点了点头。

“她不是奥菲利娅——而是伊芙琴尼亚了[1]。”

公寓外面的一阵骚乱声转移了他们俩的注意力。

“你认为——”奥利弗太太收住了话头。波洛走到窗前，俯身望着楼下的院子。一辆救护车停在那里。

“他们准备把他运走吗？”奥利弗太太用颤抖的声音问道。接着她又以遗憾的口吻冲口补充一句，“可怜的孔雀。”

“他很难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波洛冷冷地说道。

“他太爱打扮了……而且这么年轻。”奥利弗太太说道。

“这对女人[2]来说已经足够了。”波洛一边往外张望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寝室的门打开了一道缝。

---

① 出自希腊神话。迈尼锡王阿迦门农远征特洛亚时，由于他先前曾得罪过狩猎女神，女神便惩罚他的军队滞留在奥利斯港。预言家忒其托答应，如果阿迦门农将自己的爱女伊芙琴尼亚献祭给女神阿尔忒弥斯，军队即可出发。伊芙琴尼亚决定牺牲自己，但在祭司挥刀杀她之时，阿尔忒弥斯化作一牝鹿突然落在神坛上将其救走，送到了陶里刻。——译注。

② 原文为法语：les femmes. ——译注。

他说："我离开你一会儿，请你原谅。"

"你去哪儿？"奥利弗太太疑惑地问道。

"据我理解，在这个国家里，这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波洛责备地说道。

"噢，请你原谅。"

"这和玩纸牌可不一样啊。"她在拿眼往门缝里张望的时候压低声音在他身后说道。

她走回窗边，观察着下面的动静。

"雷斯塔里克先生刚刚坐着一辆出租汽车来了，"在几分钟后，波洛无声无息地溜进房间的时候，她说道，"克劳迪娅和他一起来了。你刚才是想进诺玛的房间吧。真的，你究竟想去什么地方呀？"

"诺玛的房间让警察占上了。"

"你真让人恼火。你手里拿着的那个黑文件夹里装的是什么？"

波洛反问道。

"你那个带波洛斯马的帆布提包里装的是什么？"

"是我的购货袋呀？里面恰巧有两三个鳄梨。"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我就把这个夹子托付给你保管吧。请不要毛手毛脚的，也别挤着它。"

"那是什么？"

"我想找的一些东西——我已经找到了一些东西——啊，事情开始不找自来了——"他所指的是愈来愈高的嘈杂声。

波洛的话使奥利弗太太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使她觉得

这些嘈声比英语词句更能准确地表达事物。雷斯塔里克正在那里高声而愤怒地讲着话，克劳迪娅准备进屋来打电话。可以瞥见一个警方的速记员不辞辛苦地跑到隔壁公寓去记录弗朗西丝·卡里和那名叫雅各布斯小姐的神话般人物的证词。人们出出进进地按照指令干着事，终于，两个挎照相机的人离去了。

这时，一个满头红发，作风散漫的高个子年轻人突然闯进了克劳迪娅的卧室。

他根本没注意奥利弗太太，自顾对波洛说道：

“她干什么事了？谋杀吗？被杀的是谁？男朋友吗？”

“是的。”

“她承认了？”

“好像是这样。”

“太不妙了。她是明明白白地讲的吗？”

“我没有亲耳听到她这样讲。我还没有任何机会亲自问她什么话呢。”

一个警察探进头来。

“是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吗？”他问道，“警官想和你说句话。”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点了点头，跟在他的后面走出了房间。

“这么说，那就是斯蒂林弗利特医生了？”奥利弗太太问道。她考虑了一会儿，“他有两下子，对吗？”

第二十三章

尼尔总警督拿过一张纸，草草地在上面作了一两点笔记，然后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的另外五个人。他的嗓音干脆而刻板。

“雅各布斯小姐？”他望着站在门旁的那个警察说道，“我知道，康诺利警佐，她的证词已经拿到了。不过，我想亲自问她几个问题。”

几分钟之后，雅各布斯小姐被带进了房间。尼尔彬彬有礼地站起来招呼她。

“我是尼尔总警督，”他说道，和她握了一下手，“第二次打扰你，我甚感抱歉。不过，这一次是正式的。我只不过是想更清楚地了解你的所见所闻。恐怕这是痛苦的吧——”

“痛苦，不，”她接过他递给她的一把椅子，“当然，这很吓人。不过这里不牵扯感情问题。”她又补充道，“你好像已

经把事情处理完毕了。”

他推想，她指的是搬走尸体这件事。

她那敏于观察的、苛刻的眼光泰然自若地扫视着聚集在这里的人，到波洛的时候，她流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惊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奥利弗太太的时候，她略有些好奇；她仔细打量斯蒂林弗利特医生那满头红发的后脑勺；由于是邻居，她认出了克劳迪娅，便向她微微点了点头；最后，她向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流露出了同情之色。

“你一定是那姑娘的父亲吧，”她对他说道，“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吊慰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们最好什么都不说。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里——或者说我是这么看的。依我看，姑娘们太费心机了。”

随后，她镇定自若地把脸转向了尼尔。

“有什么见教？”

“雅各布斯小姐，我想请你用你自己的话把你见到的和听到的确切地讲一讲。”

“我想，那样就会和我以前讲过的有差别了。”雅各布斯小姐出人意料地说道，“你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想尽量把事情讲得确切一些，所以就要多费口舌。我认为，这样反倒不容易把事情说得很确切。在不知不觉中我想你会把你认为自己可能看到的或本来应该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加进去。不过，我将尽力而为。

“我开始听到的是尖叫声，我吓了一跳。我想，一定是有人伤着了。因此在有人一边尖叫着一边敲门的时候，我就

已经往门口走了，我打开门，看见的是我隔壁 67 号住着的三个姑娘中的一个。虽然我见面认识她，但我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弗朗西丝·卡里。”克劳迪娅说。

“她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了，结结巴巴地说有人死了，是某个她认识的人，叫大卫。我没听清他姓什么。她呜咽着，浑身发抖。我把她让了进来，给了她一点儿白兰地酒，自己就跑去看了。”

人人都感到，雅各布斯小姐大概一辈子都会这样应付一切的。

“我看到了什么，你已经知道了，还要我说一遍吗？”

“是不是扼要地谈一谈。”

“是个小伙子，一个摩登小伙子，衣着华丽，长头发。他躺在地板上，显然已经死了。衬衣上的血都凝成了硬块。”

斯蒂林弗利特动了动身子，他转过头去，敏锐地望着雅各布斯小姐。

“后来，我发觉有一个姑娘在房间里。她手里握着一把菜刀。她好像很平静，也很自制——真的，太出奇了。”

斯蒂林弗利特说：“她讲了什么没有？”

“她说，她到洗澡间里把手上的血洗掉了——随后，她又说：‘可你是不能把那种事情洗刷掉的，对吗？’”

“不可设想，妈的，真够呛。”

“她倒并没有使我特别想到麦克白夫人[①]。她——我怎么讲才好呢？——她十分镇定。她把刀放到桌子上，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她还说了些什么？”尼尔总警督问道，他两眼向下看着自己面前那字迹潦草的笔记。

“说了些关于**仇恨**的话，说，**恨**任何人都是有危险的。”

“她说过什么‘可怜的大卫’之类的话，对吗？或者说你对康诺利警官这样讲过。还有，她想要摆脱他。”

“对了，我忘记讲了。她说是他叫她到这儿来的，此外还说了一些关于露易斯的话。”

“关于露易斯她讲了些什么？”波洛猛然往前一俯身，问道。雅各布斯小姐惑然地望着他。

“什么也没说。真的，只是提了一下这个名字。她说，‘**就像露易斯一样**’，随后她就停住不说了。这句话是在她说完恨别人是有危险以后讲的……”

“后来呢？”

“后来她非常镇静地告诉我，叫我最好给警察挂电话。我照办了。我们在那里一直坐到警察来。……我想我不应该离开她。我们什么也没说。她好像在一心想着什么，而我——哦，坦率地讲，我想不出有什么好说的。”

---

①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一剧中主角。麦克白是苏格兰的大将，为了篡夺苏格兰国王邓肯的王位，与麦克白夫人一起用酒将其灌醉后杀害。事后，麦克白夫人出主意将血涂在两个熟睡的侍卫身上，并把刀放在他们身边。随后，麦克白夫妇将自己手上的血迹用清水洗去。——译注。

"你难道看不出她精神不稳定吗?"安德鲁·雷斯塔里克说道,"你能看得出可怜的孩子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干吗?"

他满怀着希望,恳求似地说道。

"要是谋杀了人以后显得特别清醒和泰然是神经不稳定的迹象的话,那我倒会同意你的话。"

"雅各布斯小姐是用一种断然不能苟同的声调讲这句话的。"

斯蒂林弗利特说:

"雅各布斯小姐,她在什么时候承认过是她杀了他的吗?"

"哦,是的。这我本来应该在前面就说的——她最先说的就是这个。仿佛是在回答我向她提的问题。她说:'是的,我已经把他杀了。'随后,才继续说她洗过了手。"

雷斯塔里克呻吟着,双手捂住了面庞,克劳迪娅将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胳臂上。

波洛说:

"雅各布斯小姐,你说,那姑娘把她拿着的刀放到了桌子上。它离你很近吗?你看清了吗?你是不是觉得那把刀也冲洗过了呢?"

雅各布斯小姐踌躇地望着尼尔总警督。很显然,她感到波洛在这似乎是官方的调查中插进了一种异国的、非官方的调子。

"也许能承蒙你的好意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尼尔说。

"不——我并不认为那把刀被冲洗过,或用什么办法擦

拭过。那上面有血迹，和一些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粘乎乎的厚东西。”

“啊。”波洛靠回到他的椅背上。

“我原以为你自己大概已经完全知道那把刀的情况呢，”雅各布斯小姐责难地对尼尔说道，“你的警察没有检查过它吗？要是他们没检查的话，我觉得这太马虎了。”

“哦，不，警察查过了，”尼尔说，“可是我们——呃——总是愿意再确证一下的。”

她很快地向他投去了精明的一瞥。

“我想，你真正的意思是想弄明白你的证人们的观察精确到何种程度。有多少是他们想象的，有多少是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或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

他淡然一笑，说道：

“雅各布斯小姐，我想，我们无须怀疑你。你会是一个出色的证人。”

“我并不以此为乐。不过我想，这是一种一个人不得不奉陪的事。”

“恐怕是这样吧。谢谢你，雅各布斯小姐。”他环视了一下，“没人再提什么问题了吧？”

波洛表示他还有问题。雅各布斯小姐老大不乐意地在门边停了下来。

“是吗？”她说。

“是关于被提到的那个叫露易斯的人。你知道那姑娘说的人指的谁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也许可能指的是露易斯·查彭蒂尔太太。你认识查彭蒂尔太太，对吗？”

“不认识。”

“你知道她最近从这所公寓大楼的窗口跳楼了吧？”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可我不知道查彭蒂尔太太的名字叫露易斯，而且我本人也不认识她。”

“大概也不特别想认识吧？”

“我可没这么说，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不过，我承认那倒也是实在话。她是最要不得的房客，我和别的住户也常常对这里的经理诉苦呢。”

“确切讲，诉什么苦呢？”

“坦率地说，这个女人喝酒。实际上，她的公寓就在我的上层，那里不断地举行乱七八糟的聚会，打碎玻璃杯，碰倒家具，唱歌，叫喊，老是出出进进的。”

“她大概是个孤独的女人吧。”波洛暗示道。

“从她的行为来看，很难给人这种印象。”雅各布斯小姐尖刻地说，“死因调查会上指出，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非常消沉。这完全是她自己的想象。她好像啥毛病也没有。”

雅各布斯小姐毫无同情之意地讲完查彭蒂尔太太的事之后便走了。

波洛将注意力转到了安德鲁·雷斯塔里克的身上。他微妙地问道：

“雷斯塔里克先生，你有一段时间与查彭蒂尔太太很熟，我这样想对吗？”

有一阵工夫，雷斯塔里克没有答话。随后，他深深地叹

了口气，转而望着波洛。

“对。有一段时间，那是在许多年之前了，我确实很了解她……我也许可以说，那时候她不用查彭蒂尔这个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叫露易斯·伯莱尔。”

“你——呃——爱过她？”

“是的，我爱过她……狂热地爱过她！为了她，我离开了我的妻子。我们到南非去了。仅仅只有一年工夫，一切就告吹了。她回到了英国。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我甚至不知道她变成什么样了。”

“你女儿怎么样呢？她也认识露易斯·伯莱尔吗？”

“她肯定记不得她了。那时她是个五岁的孩子呀！”

“可是她认识露易斯吗？”波洛固执地问道。

“是的，”雷斯塔里克缓缓地说道，“她认识露易斯。也就是说，露易斯以前到过我们家，她常常和那孩子一起玩耍。”

“所以，那姑娘也许记得她，甚至在隔了许多年之后还记得？”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露易斯变成什么样了，不知道她变化有多大。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再也没见到过她。”

波洛温和地说：“可是你听到过她的消息，对吗？雷斯塔里克先生？我是说，自从你回到英国以来，你听说过她的情况吧？”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是一声愁苦的叹息。

“对——我听说过她的情况……”雷斯塔里克说道。接

着，他怀着突然涌起的好奇心，问道："波洛先生，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波洛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他把那张纸打开，递给了雷斯塔里克。

雷斯塔里克略为有些困惑不解地皱起眉头，看着那张纸。

亲爱的安迪[1]：

我从报上看到你又回家来了。我们一定得见面，谈谈咱们俩这些年来的情况——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接着又重新起头。

安迪——猜猜这封信是谁写的吧！是露易斯呀。大概你还没忘记我吧！——

亲爱的安迪：

看到这封信上方所写的地址，你就会知道我和你的秘书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世界是何其小啊！我们一定得见面。下星期一或星期二你能来喝点儿吗？

亲爱的安迪，我一定得见到你……除了你，

---

① 安德鲁的爱称。——译注。

谁对我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你也并没有真

正忘记我,对吗?

"你怎么拿到这个的?"雷斯塔里克轻轻地拍着那封信,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波洛道。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搬运车上发现的。"波洛瞟了奥利弗太太一眼,说道。

雷斯塔里克反感地望着她。

"我实在没办法,"奥利弗太太说道,她准确地理解到了他目光中的含义,"我想,往外搬的是她的家具,那些男人没抓牢那张书桌,一个抽屉掉了下来,东西撒了一地,风把这张纸吹得顺着院子跑,于是,我就将它捡了起来,想还给他们,可他们生气了,不想要它,所以我连想都没想就把它塞进了我的外套口袋。直到今天下午我要把外套送到干洗店去,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的时候,才看到它。所以,这实在不是我的过错。"

她停住了,略略有些喘不过气来。

"最后她给你的信写成了吗?"波洛问道。

"是的——她写成了——是一封刻板得多的信!我没有回信。我认为不回信要明智得多。"

"你不想再见到她吗?"

"她是我最不想见的人!她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女人——从来如此。而且我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情况——是说她成了个酒鬼。并且还有——其它的事情。"

"你把她的信保存下来了吗?"

“没有。我扯掉了!”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出其不意地提了一个问题。

“你女儿对你谈到过她吗?”

雷斯塔里克似乎不愿意回答。

斯蒂林弗利特催促道:

“你知道,倘若她对你提起过的话,也许是很重要的。”

“你们这些医生啊!是的,有一回她确实提到过她。”

“确切地讲,她说了些什么?”

“她非常突然地说:‘爸爸,那天我见到露易斯了。’我大吃一惊。我说:‘你在啊儿见到她的?’她说:‘在我们公寓的餐厅里。’我有点儿发窘。我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还记得她。’而她说:‘我从来就没忘记过。即使我想忘记,妈妈也不让我忘。’”

“是的,”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是的,这肯定是很重要的。”

“而你,小姐,”波洛突然转过身去,对克劳迪娅说道,“诺玛和你谈到过露易斯·查彭蒂尔吗?”

“谈到过——是在她自杀以后。她说了一些她是个坏女人之类的话。她是用孩子腔讲这话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在那天夜里——或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清早,查彭蒂尔太太自杀的时候,你在公寓里吧?”

“那天夜里我不在这儿,不在!我不在家,记得我是第二天回到这儿的,并且听说了这件事。”

她半转向雷斯塔里克,“你记得吗?那天是二十三号。我

到利物浦[1] 去了。"

"是的，当然了。你代表我去参加海弗的托拉斯会议。"

波洛说：

"可是，诺玛那天晚上是在这里睡觉的吧？"

"对。"克劳迪娅似乎有些不自在。

"克劳迪娅？"雷斯塔里克把手放在她的胳臂上，"关于诺玛你了解一些什么？一定有些事。有些事你在隐瞒着。"

"什么也没有！我怎么会知道她的事呢？"

"你觉得她疯了，对吗？"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用一般谈话的口气说道，"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也这么想。你也这么想，"他蓦地转向雷斯塔里克，添了一句，"我们大家都举止得体，避免谈这个问题，可是脑子里却全这么想！这位总警督除外，他什么都不会想的。他正在搜集事实：是疯子，还是女凶手。你怎么想，太太？"

"我吗？"奥利弗太太一怔，"我——不知道。"

"你想保留，不做判断吗？我不怨你。这是很难的。总之，大部分人想的都是一致的。他们使用着不同的措词——如此而已。说她发痴，神不守舍，头脑不够数，神智失常，精神病，有谁认为这姑娘是神智清醒的呢？"

"巴特斯比小姐。"波洛说。

"巴特斯比小姐是谁？"

"一位女校长。"

"要是我有一个女儿的话，我就送她去那所学校……当

---

① 英国的一港口城市。——译注。

然，我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了解。我了解那姑娘的一切！”

诺玛的父亲凝视着他。

“这个人是谁？”他问尼尔，“他说他了解我女儿的一切，那他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我了解她，”斯蒂林弗利特说，“因为她前十天一直在我的职业性的看护之下。”

尼尔总警督说：“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是一位极有资格和名气的精神病医生。”

“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她是怎么到你那里的？”

“问那个八字胡吧。”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向波洛点了点头说。

“你——你……”

雷斯塔里克简直无法用言辞来表达他的愤怒了。

波洛平静地说道：

“你吩咐过我。你要我在找到她以后照顾她，保护她。我找到了她——我设法让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对她的病例感兴趣。雷斯塔里克先生，她当时处在危险之中，非常严重的危险之中。”

“她所处的危险莫过于现在了！被指控犯了谋杀罪而遭逮捕！”

“从法律上讲，她还没有被指控。”尼尔嘟嘟囔囔地说。

他接着说道：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愿意对于雷斯塔里克小姐的精神状态以及她对她的行为实质与含义的意识如何发表你职业性的看法？”

“我们可以省去法庭上的毫无意义的程序。”斯蒂林弗利特说，“你们现在想了解的非常简单，就是这姑娘是疯了，还是神智清醒？好吧，我告诉你们吧。这姑娘神智清醒——就像你们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一样清醒！”

第二十四章

他们都凝视着他。

“你们想不到吧?”

雷斯塔里克愤怒地说:“你错了。那姑娘甚至不知道她干了什么。她是无罪的——完全无罪的。她不能为她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所干出的事负责。”

“请你让我再说一会儿。我知道我谈的是什么,而你不知道。那姑娘神智是清醒的,应该对她的行为负责。过一会儿,我们叫她进来,让她自己讲。她是唯一的还没有机会为自己讲话的人!哦,是的,她还在这儿,和一个女警察一起被锁在她的卧室里。不过,在我们问她一两个问题之前,你们最好先听我讲一讲。

“那姑娘刚到我那里的时候,她完全被麻醉品麻醉了。”

“麻醉品是他给她的!”雷斯塔里克喊道,“就是那个堕

落的、卑鄙的小青年。”

“十拿九稳，是他使她染上这个习惯的。”

“谢天谢地，”雷斯塔里克说，“真要谢谢上帝啊。”

“你向上帝谢什么呢？”

“我误解你了。在你反复说她神智不清醒的时候，我以为你要把她置之于死地呢。我错怪你了。原来是麻醉品造成的。麻醉品使她干出了她自己决不愿意干出来的事，而且干了以后还一点儿也不知道。”

斯蒂林弗利特提高了嗓门：

“你别一个劲儿顾自讲个没完，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你要是让我讲的话，我们就能讲下去了。首先，她并不是个上了瘾的人，没有注射的痕迹。她也没吸过可卡因，不知是什么人——也许是那个小伙子，也许是别人——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给她服用了麻醉剂。那不只是一两片现在流行的‘紫心’药片，而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几种麻醉品的混合物——L. S. D.[①]，它能产生活灵活现的连续的梦境——恶梦或美梦。大麻还能产生时间错觉，因此，她也许会把几分钟的感受当作一个小时的感受。麻醉品里还含有其它许多我不打算让你们任何人知道的稀奇古怪的物质。有人很会用麻醉品，弄得那姑娘真够呛。兴奋剂、镇静剂都发挥了作用，控制了她，使她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雷斯塔里克打断了他的话：“这正是我要说的。诺玛不能负责！这些事是有人使她进入催眠状态时干的。”

---

①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是一种意识扩张麻醉品。——译注。

“你还是不得要领！没有任何人可以让那姑娘去做她不想做的事！他们所能办到的，就是使她觉得那是她干的。现在我们让她进来，让她明白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吧。”

他探询地望着尼尔总警督，尼尔点了点头。

当他走出起坐间的时候，他回头对克劳迪娅说，“你把那个姑娘放到哪儿去了？就是那个你从雅各布斯小姐那儿带走，给了一杯镇定剂的那个。是在她屋里的床上吗？想想办法，把她摇醒一会儿，拉她来。我们需要有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克劳迪娅也走出了起坐间。

斯蒂林弗利特推着诺玛走了回来，说着一些不在点子上的鼓励话。

“你是好姑娘……没有人会咬你的。坐在那儿。”

她顺从地坐了下来。她的驯顺仍使人觉得有些吓人。

那女警察愤愤然地望着，在门边来回徘徊。

“我所要你做的，就是把真相讲出来。这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困难。”

克劳迪娅和弗朗西丝·卡里一起走了进来。弗朗西丝深深地打着哈欠。当她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的时候，她那垂下的黑发像帘幕一样遮住了她的半个嘴。

“你需要来杯兴奋剂。”斯蒂林弗利特对她说。

“我希望你们让我去睡觉。”弗朗西丝含糊不清地咕哝道。

“在我没把事办好之前，谁也甭想去睡觉？现在，诺玛，你回答我的问题——那个从走廊里来的女人说你承认是你

杀了大卫·贝克。这话对吗?”

她那驯服的嗓音说着:

“是的。我杀了大卫。”

“刺死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是你干的?”

她有些迷惑地望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躺在这里的地板上——死了。”

“刀在哪里?”

“我把它拾起来了。”

“上面有血吗?”

“有。在他的衬衣上。”

“你对刀上的血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弄到手上又不得不洗去的血呀——湿吗?还是更像草莓酱?”

“像草莓酱——粘乎乎的。”她颤抖着,“我不得不去把它从我手上洗掉。”

“非常明智。嗯,它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地联系起来了。被害者,谋杀者——你——以及武器。你还记得你实际上是怎样干的吗?”

“不……我记不起来了……不过一定是我干的,对吗?”

“别问我!那时我不在这里。这么说的人是你。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次谋杀,对吗?那一次谋杀的时间更早一些。”

“你指的是——露易斯?”

“对。我指的是露易斯……你第一次想到要杀她是什么

时候？”

“多年以前。哦，好几年以前了。”

“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吗？”

“对了。”

“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对吧？”

“我已经全都忘了。”

“一直到你又见到她，并认出了她的时候，对吧？”

“对。”

“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恨她。为什么呢？”

“因为她把爸爸——我爸爸——抢走了。”

“而且使你的母亲很不幸？”

“妈妈恨露易斯。她说露易斯是个地地道道的坏女人。”

“我想，她常常对你谈到她吧？”

“是的。我希望她不这样……我不想老是听她的事儿。”

“太单调了——我明白。仇恨是没有创造力的。当你又见到她的时候，你真的想杀死她吗？”

诺玛好像在考虑着。她脸上现出一丝淡淡的感兴趣的表情。

“你知道，我并不真想……一切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无法想象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无法肯定是你杀了她。是这样吗？”

“是的。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那就是我根本没有谋害过她。也许，她真是自己从窗口跳下去的。”

“嗯——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我知道是我谋害了她——我说过那是我干的。”

"你说过那是你干的？你是对谁说的呢？"

诺玛摇了摇头，"我不应该……那是有人想好心——帮助我。她说，她将假装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事。"她继续往下说着，说得又快又激动。"我站在露易斯的门外，是76号门，刚刚从里面出来。我想，我是在梦游。他们说——她说——出了意外事故了，我们便下楼到院子里去了。她一个劲儿对我说，这事和我毫无关系。谁也不会知道的——而我也记不清我干了什么——可是我手上有东西——"

"东西？什么东西？你指的是血吗？"

"不，不是血——是扯下来的窗帘布。是我把她推出去的时候扯下来的。"

"你记得是你把她推出去的，对吗？"

"不，不。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什么事都想不起来的。那正是我为什么还抱着希望，为什么要去——"她把头转向波洛——"找他——"

她又转向斯蒂林弗利特。

"我从来都记不住我所干过的事，一样也记不住。不过，我感到愈来愈害怕。因为常常有一段长时间的空白——真正的空白——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我说不清道不明，记不清我在哪里或做过些什么。但是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一定是我自己收藏起来的东西。玛丽被我毒害过，在医院里他们发现她中毒了。而我发现了我藏在抽屉里的除草剂。在这里的公寓里有一把振腕刀。而且我有一把手枪，我根本记不得我什么时候曾经买过手枪了！我确实杀过人，不过我记不得杀过他们了，所以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谋杀犯——我只

是——发疯了！我终于认识了这一点了。我疯了，我拿它没办法。要是你在发疯的时候做了什么事，人们是不能责怪你的。如果我能到这儿来，而且竟然杀死了大卫，这就说明我疯了，不对吗？”

“你很愿意发疯吗？”

“我——是的，我想是的。”

“要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对人承认说是你把她从窗口推出去害死的呢？你告诉的是谁？”

诺玛犹犹豫豫地转过头去。随后举起手来，指着说道：

“我告诉了克劳迪娅。”

“这完全是假话，”克劳迪娅轻蔑地望着她，“你从来没对我说过那种事！”

“我说过。我说过。”

“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对我讲过，她把那些事都对我讲了，”弗朗西丝含糊不清地说道，“坦率地说，我当时认为她有些歇斯底里，那些事全是编的。”

斯蒂林弗利特望着波洛。

“她可能是在编呢，”他公正地说道，“这样结局，也确实有立案的可能。不过，事情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找出她想让那两个人——露易斯·查彭蒂尔和大卫·贝克——丧命的动机，找出那个强烈的动机。是一种孩子气的恨吗？那不是在许多年之前就已经被忘却了，结束了吗？这是扯谈。对大卫呢——仅仅是为了‘摆脱他’吗？姑娘们是不会

因为这个去杀人的！我们希望找到比那更有力的动机。譬如说大笔的财产！也就是说贪婪！"他四下看了看，他的声音又恢复了通常的语调。

"我们还需要一点儿小小的帮助。这里还缺一个呢。雷斯塔里克先生，你太太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吧？"

"我想不出玛丽能到哪儿去，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克劳迪娅小姐已经在我们能想到的地方都留了口信。到现在，她至少该从什么地方挂电话来了。"

"也许我们想错了吧，"赫尔克里·波洛说道，"要是我们能这样说的话，也许，太太至少已经有一部分在这里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雷斯塔里克愤怒地喊道。

"也许我能麻烦你一下吧，亲爱的太太？"

波洛朝奥利弗太太俯过身去。奥利弗太太瞠目结舌了。

"我让你保管的小包呢——"

"噢，"奥利弗太太将手伸进了购货袋，把他的黑文件夹递给了他。

他听见他身边有人猛地抽了一口气，然而他并没有回头。

他小心翼翼地将皮包打开，举起了——一个蓬松的金色假发。

"雷斯塔里克太太不在这里，"他说，"但是，她的假发在这里。有意思啊。"

"这鬼玩艺儿是从哪儿拿到的，波洛？"尼尔问道。

"是从弗朗西丝·卡里小姐的短途旅行袋里拿到的，她

还没来得及把它拿走吧。我们要看一看她戴着是多么合适吗?”

他随即用一个简单而又灵巧的动作,十分成功地将遮在弗朗西丝脸上的黑发全撩到了一边。她还没来得及防备,一顶金发的光晕就盖在她的头顶上了,她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奥利弗太太惊呼了起来:

“老天爷——这是玛丽·雷斯塔里克。”

弗朗西丝像一条恼怒的蛇一样扭曲着身子,雷斯塔里克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打算奔到她的身边去——但尼尔那强健有力的手制止了他。

“不。我们不希望你使用暴力。你知道,这场戏已经该收场了,雷斯塔里克先生——或许我应该叫你罗伯特·奥韦尔吧——”

那男人嘴里吐出了一串不堪入耳的脏话。弗朗西丝突然提高了嗓门:

“住嘴,你这个该死的蠢货!”她说。

波洛将他的战利品,那个假发放到了一边,走到诺玛的面前,温和地将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孩子,你的苦难结束了。受害者不会被牺牲掉的。你既不疯,也没有杀任何人。那是有两个残忍的、毫无心肝的人在暗中谋害你,他们狡猾地使用麻醉剂,用谎言竭力驱使你去自杀,或使你相信自己是有罪的、疯狂的。”

诺玛恐惧地盯着另一个密谋者。

“我的爸爸。我爸爸?他竟能对我那样。对他的女儿。

我的爸爸是爱我的——”

“我的孩子[1]，那不是你的爸爸，——那是一个在你爸爸死后到这里来的男人，他冒名顶替，把一大笔财产攫到了自己的手中。只有一个人可能会认出他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能认出这个不是安德鲁·雷斯塔里克。那就是十五年以前安德鲁·雷斯塔里克的情妇。”

① 原文为法语：non enfant。——译注。

第二十五章

波洛的房间里坐着四个人。波洛坐在自己的方椅子里，喝着一杯复盆子果子露[1]。诺玛和奥利弗太太坐在沙发上。奥利弗太太显得喜气洋洋的，她穿着一件不得体的苹果绿锦缎衣服，头上的发型煞费了一番苦心。斯蒂林弗利特医生伸着两条长腿，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因此，他那两条腿仿佛伸过了半个房间。

“哦，有许多事情我都想了解。”奥利弗太太说道。她的口气里带着责备。

波洛赶紧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可是，亲爱的太太，请想一想吧。我对你的感谢真是难以表达呀。我所想到的一切好主意完完全全都是受了你的

---

① 原文为法语：Sirop de Cassis. ——译注。

启发啊。”

奥利弗太太疑惑地望着他。

“给我介绍‘第三姑娘’这个词儿的不就是你吗?住在一套公寓里的三个姑娘中的第三姑娘——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是在这里结束的。我想,严格地讲,诺玛始终都是第三姑娘——可是,当我用正确的方法来看待这些事情时,它们就各正其位了。那欠缺的答案,那拼搭游戏中空缺的块块,每次都是相同的——都是这个第三姑娘。

“那是一个始终不在场的人,要是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话。对我来说,她只是一个名字,如此而已。”

“我弄不明白,我就从来也没把她和玛丽·雷斯塔里克联系在一起过。”奥利弗太太说,“在‘篱宅’我见过玛丽·雷斯塔里克,和她谈过话。当然,我第一次见到弗朗西丝·卡里的时候,她长着一头黑发,垂下的头发遮住了半个脸,那会把任何人都蒙过去的!”

“太太,使我注意到一个女人的外表可以通过改变发型来改变这一事实的也是你啊。想一想吧,弗朗西丝·卡里受过戏剧表演的训练,完全懂得快速化装的技巧。她可以根据需要而改变嗓音。当她是弗朗西丝的时候,她就把长长的黑头发披散在脸庞的四周,把脸半遮起来,在脸上涂上浓重死白的颜色[1],眉毛描得很黑,还涂上了染睫演,说话拖着沙哑的嗓音。当她是玛丽·雷斯塔里克的时候,她就戴上那副有着整齐的金色波浪卷发的假发套,穿上普通的衣服,操着

① 原文为法语:maquillage.——译注。

略带殖民地腔的口音，谈吐活泼轻快，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了。然而，自打一开始，她就使人感到不甚真实。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当时我并不知道。

“对于她我太不机灵了——是的——我，赫尔克里·波洛，一点儿也说不上机灵。”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波洛，我是头一次听到你这么说！真是无奇不有！”

“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有两重身份。”奥利弗太太说。“这样来打马虎眼似乎没有必要嘛。”

“不。这对她是非常有用的。你知道，她不管什么时候需要，都可以以自己不在现场为借口。想想吧，这种情况一直就摆在我的眼前。而我居然视而不见！我一直下意识地觉得不安而又不明白为什么不安。两个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看到她们在一起。她们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之妙，以至在未予挑明时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们在时间上的极大的脱节。玛丽常常到伦敦采购，拜访房屋代理商，带一大堆订单回去看，使人以为她就是这样来消磨时间的。弗朗西丝常常到伯明翰去，到曼彻斯特去，甚至飞到国外去，她时常到查尔西区找她那一伙冒充艺术家的非同寻常的小伙子们。她雇用这些人来进行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为韦德伯恩美术馆设计了一些特殊的画框。这些正在崛起的年轻艺术家们在那里举行过‘展览’——他们的画销路很好，被运到了海外，或连同秘密地塞着一包包海洛因的画框一起送出去展览。他们贩卖艺术品进行诈骗，巧妙地伪造那些不为众人所熟知的名家之作。一切都是由她安

排、组织的。大卫·贝克就是她雇用的这些艺术家中的一个，他具备成为一个出色的临摹者的天分。”

诺玛嘟囔着：“可怜的大卫。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棒极了。”

波洛恍惚地说：“我脑子里总是没完没了地回想着那幅肖像。雷斯塔里克为什么要把它拿到办公室去呢？它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终究[1]，我愚钝到这步田地，真是无法自我称赞了。”

“我不理解关于那些肖像画的事。”

“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主意，它可以当一种身份证用。一个他那个时代走红的名画家画的一对夫妻画像。当它们从仓库里取出来的时候，大卫·贝克将雷斯塔里克的画像换成了奥韦尔的画像，并且使其外貌年轻了二十岁。任何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幅肖像是个伪造品。那风格，那笔力，那画布，都有些极其令人信服的味道。雷斯塔里克将它挂在自己的办公桌的上方，任何一个多年以前就认识雷斯塔里克的人都会说：‘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或者‘你的变化真大啊。’都会仰首望望那张肖像，可是，他却只会认为自己已经真的想不起那个人曾经是什么样子了！”

“雷斯塔里克——或者最好说奥韦尔——这样做太冒风险了。”奥利弗太太若有所思地说道。

“比你想象的要小。你知道，狭义地说，他从来没有做过收账人。他只不过是伦敦商界一家众所周知的商号的一员，

① 原文为法语：Enfin. ——译注。

在国外度过了多年以后，回家来处理他哥哥死后的事务。他把不久前娶的一位年轻的太太带了回来，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半瞎的但却极其显贵的姻亲伯父住在一起，自从他学生时代以后这位伯父就对他很不了解了，而且毫不生疑地接纳了他。他除了一个最后一次告别时还是个五岁的孩子的女儿以外，没有一个近亲。在他最初离家赴南非的时候，职员中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办事员，以后也都去世了。现在这年头，年轻的职员是从来不在任何地方久呆的。家庭律师也亡故了。你可以肯定，在他们定下锦囊妙计之后，整个形势已经由弗朗西丝在现场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

“她好像是两年以前与他在肯尼亚邂逅相逢的。尽管他们俩的兴趣全然不同，但他们都是骗子手。他作为一个探矿者曾经干过许多以劣充优的买卖——雷斯塔里克和奥韦尔曾经一起在一些穷乡僻壤勘查过矿藏。曾经有一时传说雷斯塔里克死了（也许是真的），可后来又被否认了。”

“我想这个赌局里关系到一大笔财产吧？”斯蒂林弗利特说。

“关系到一笔数额极大的财产。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赌博——赌注吓人。它成功了。安德鲁·雷斯塔里克自己是个很有钱的人了，而且他是他哥哥的继承人。没有人对他的身份发生过疑问。后来——事情出了岔子。他出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女人的信，要是她与他面而相对的话，她立刻就能知道他不是安德鲁·雷斯塔里克。接着第二个厄运也冒头了——大卫·贝克开始讹诈他。”

“我想，这也许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斯蒂林弗利特

沉思地说道。

"他们可没有料到，"波洛说，"大卫以前从来没有搞过讹诈。我想，是这个男人的巨大的家财使他起了这份心。在贝克看来，他为伪造画像而付的钱似乎远远不够。他想要更多的钱。于是，雷斯塔里克便给他签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并佯称是因为他女儿的缘故——是为了使她摆脱一次不足取的婚姻。他是否真想娶她，我不知道——他也许想。但是要讹诈像奥韦尔和弗朗西丝这样的两个人却是件危险的事。"

"你是说，那两个残酷无情的人策划好了要杀死两个——不露声色地——就像那样地杀死两个人吗？"奥利弗太太问道。

她露出十分懊丧的表情。

"太太，他们也许把你也加了进去呢。"波洛说道。

"我？你的意思是说打我脑袋的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吗？我想，是弗朗西丝吧？不是那个可怜的孔雀吗？"

"我不认为是孔雀。可是你曾经到过鲍罗登公寓。现在也许你跟踪弗朗西丝到查尔西区，或者说她是这么想的，而且你为自己编的那套理由很让人怀疑。因此，她便溜了出来在你的头上轻轻地来了那么一下子，先让你为好奇心付出点儿代价。我警告你有危险的时候，你就是不愿听嘛。"

"我简直不能相信是她！那天在那间肮脏的工作间里，她还躺在那里摆出了一副伯恩·琼斯画里的女主角的姿势呢。可是，为什么——"她望望诺玛——随后又转向波洛。"他们利用她——处心积虑地——影响她，对她施用麻醉

剂，使她相信她谋杀了两个人。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想找个牺牲品……”波洛说道。

他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向诺玛走去。

“我的孩子[1]，你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劫难。它永远不会在你的身上重演了。请记住，现在你可以对自己充满自信力了。在这场短兵相接之中，要知道纯粹的罪恶意味着什么，就要防止生活施加于你的影响。”

“我想你是对的。”诺玛说，“认为自己疯了——并且真的相信这一点，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她颤抖着。“我不明白，即使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为什么逃脱了——为什么谁都有些相信我没有杀害大卫——甚至在我已经相信是我杀害了他的时候，都相信不是我杀的呢？”

“血不对头。”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用平淡的声调说道，“伤口流的血已经凝结。正像雅各布斯小姐说的那样，衬衣粘着凝血而发硬了，不觉得湿。据认为，你杀死他不会超过弗朗西丝尖叫前的五分钟。”

“她是怎么——”奥利弗太太对事情开始动脑筋分析了，“她到曼彻斯特去了呀——”

“她是乘早一些的火车回来的，在火车上她戴上了她那玛丽的假发，化好了装。她作为一个无人认识的金发女郎走进了鲍罗登公寓，坐电梯上了楼。走进了大卫正在等着她的公寓，这是她事先吩咐他这样做的。他一点儿也没有疑心，她便刺死了他。随后，她又出来，一直守望着，直到看见诺玛

---

[1] 原文为法语：Mon enfant. ——译注。

走了进来。她溜进了一间公共更衣室，换了装，改了相，在街道的尽头碰上了一位朋友，并和她一起走着，到鲍罗登公寓前和她道了别，自己就上楼来干自己的事了——我想，她对于干这种事是颇为得趣的。等到警察被叫到的时候，她并不认为有什么人会因为时间上的间隔而起疑心。我必须说，诺玛，那天你有一阵把我们大家都搞了个一塌糊涂。你坚持说那两个人是你杀的，你看你！”

“我想坦白招供，好了结这件事……那么——你认为我真的可能干出那样的事吗？”

“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知道我的病人能干些什么不能干些什么。不过，我认为你是想把事情弄得十分棘手。我不知道尼尔能果断大胆到什么程度。我似乎觉得警察的程序并不适当，你看看他让波洛自由行动的程度吧。”

波洛笑了。

“尼尔总警督和我已经相识多年了。此外，他也对某些事情进行了调查。你从来也没真正到过露易斯的门外。弗朗西丝把房号掉换了，她把你们自己门上的 6 和 7 对换了一下。这些数字牌已经松了，用钉子安在门上。那天夜里，克劳迪娅外出了。弗朗西丝给你服了麻醉药，于是一切对你来说就成了一场恶梦。”

“我突然悟到了这一真相。那唯一有可能害死了露易斯的另一个人是真正的‘第三姑娘’弗朗西丝·卡里。”

“你知道，当你对我说，一个人好像恍惚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时候，”斯蒂林弗利特说道，“你一直是能够半认出她来的。”

诺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你对人太粗暴了。”她对斯蒂林弗利特说道。他显得稍微有些吃惊。

“粗暴?”

“你对大家说的那些事,简直是大叫大喊地说出来的。”

“噢,是的,也许我……我习惯那样了。这些人真他妈的叫人恼火。”

他突然冲波洛咧嘴笑了笑。

“她真是个女孩子,对吗?”

奥利弗太太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我得回家了。”她望着那两个男人,随后又望了望诺玛。“我们把她怎么办呢?”她问道。

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

“我知道,眼下她和我住在一起,”她接着说道,“而且她说她很快活。不过,我的意思是,确实有个问题啊。你有许许多多的财产,因为你父亲——我指的是你的真父亲——把它们都留给了你。这会引起一系列问题的,恳请信什么的就全来了。她可以去和老罗德里克爵士住在一起,但是那对一个姑娘来说是不会有多大乐趣的——他已经差不多又聋又瞎了——而且自私之极。顺便问一下,他丢失的那些文件怎么样了!那姑娘呢?还有丘园的事怎么样了?”

“它们在他认为他曾经看到过那些文件的地方被找出来了——是索尼亚找到的,”诺玛说,接着她又补充道,“罗迪伯父和索尼亚准备结婚了——在下星期——”

“再也没有比上了年纪的傻瓜更傻的人了。”斯蒂林弗

利特说。

“啊哈！”波洛说，“那么说，那位年轻小姐宁愿生活在英国而不愿搞政治了。也许她是明智的，那个小东西。”

“那也就没什么可说了，”奥利弗太太带着下结论的口气说道，“还是接着说诺玛的事吧，人总得现实一些，总得有个计划。这姑娘自己是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的，她等着别人来告诉她呢。”

她严峻地望着他们。

波洛一言不发。他笑了。

“哦，她吗？”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好，我来告诉你吧，诺玛。下星期二我将飞往澳大利亚。首先，我想看一看——看看为我准备的一切是否顺当以及所有这类事情。然后，我将打电报给你，你就可以到我那儿去，随后我们就结婚。对此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我想要的不是你的钱。我可不是那种想为建立庞大的研究机构之类的事而募股的医生。我只是对人感兴趣。我也认为，你能把我管好的，就说我对人粗暴等等吧——我自己就没注意到这一点。这很奇怪，真的，当你想起你曾经陷入的困境的时候——可怜得就像一只落在糖蜜中的苍蝇——然而，将来不是我指挥你，而是你指挥我。”

诺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非常仔细地望着约翰·斯蒂林弗利特，她仿佛是在考虑着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了解到的一些事情。

随后，她莞尔一笑。这一笑非常美——像是一头幸福的小山羊似的。

"好吧。"她说。

她穿过房间向赫尔克里·波洛走去。

"我那时也很粗鲁，"她说，"是我到这儿来找你，就是你正在吃早饭的那天，我对你说，你太老了，无法帮助我。那是一句唐突的话，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她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吻了他一下。

"你最好给我们叫辆出租汽车来。"她对斯蒂林弗利特说道。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奥利弗太太收拾起了手提包和皮毛披肩，诺玛匆匆穿上外套，跟在她后面向门口走去。

"太太，等一等——[①]"

奥利弗太太回过头来。波洛从沙发的凹陷处拾起一个漂亮的灰白色的发卷。

奥利弗太太恼火地大声说道："这东西就像现在制造的一切东西一样，糟糕透顶！我是说，那些发卡。它们一滑出来，一切也就都掉下来了！"

她皱着眉头向外走去。

过了不一会儿，她又把头从门外伸了进来，悄悄地说道：

"你就告诉我吧——没关系，我已经让她下楼去了——你是有意把这姑娘给那个非同一般的医生送去的吗？"

"我当然是有意的啦。他的资格——"

---

① 原文为法语：Madame，un petit moment. — 译注。

“别管他的资格。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和她——你是这个意思吗?”

“倘若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是这样的。”

“我想就是这样嘛。”奥利弗太太说,“你太老谋深算了,对吧?”